

11 MAR 1940

新中國

卷二

期 一 第 卷 二 第

版 出 日 一 月 三 年 九 十 二 國 民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七方斗筆

快適の筆調

批發半打起碼
歡迎各界惠顧



北京總批發處 東城燈市口路南七十八號

李廣泰自來水筆專號

七方斗筆 版田製作所



中國文藝

三
月
號



第
二
卷
第
一
期

中國文藝社發行



刊月

中國文藝

三月號·第二卷·第一期
民國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出版

隨

筆

文論

批評與介紹

散

關於阿

病房雜記

我父與我

談文人相輕

遊居鑒古錄

與友人談讀書的一封信

寒窗隨筆

蓄窗貓命達記

「文章憎命達」

隨便談談

清代詩人論詩之主張及其總成績

自然與彫琢

再談詩學文藝之欣賞

日本的「中國熱」與中國的「日語熱」

莎十比亞傳

古本笑話之發見

「掛枝兒」與「劈破玉」

讀林榕君所譯「小新房」

文藝枝談

評「新學究」

露加斯散文選

一風車
二檢東西

·知堂(一)

·張我軍(四)

·芸蘇(六)

·夏孟剛(八)

·瀾滄子(一〇)

·王楚材(三)

·文木杉(四)

·余秋蟲(六)

·植荒(八)

·者也(一〇)

·金受申(三)

·靳極蒼(五)

·殿錚(七)

·徐羽冰(九)

·劍鏢譯(七)

·傅惜華(四)

·傅芸子(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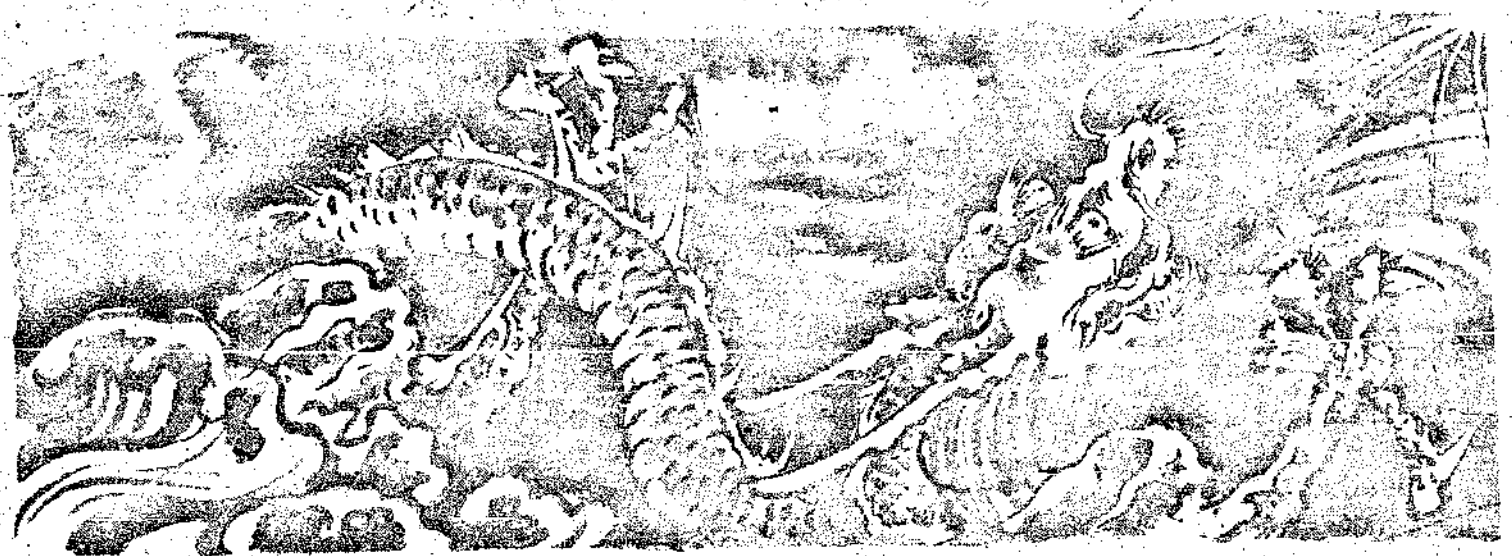
·D D(四)

·陳迎(四)

·司徒珂(四)

·山客譯(五)

·吳興華譯(五)



文
遠方輯
一 遠方
二 莓情
三 窗夜
四 雪夜

藝 術

談 (雙陸)
六法論研究

蓬壺吟
紫泉河畔
捲菸告訴我的故事

歌
鑿石者
葡 萄

畫 報

名畫的流傳
朱萊斯西門巴齊肖像
巴齊捐贈國家之美術陳列館

漫 畫 之 頁
巴齊捐贈名畫選

短篇創作
赤壁之戰
黑貓
懷想
爐灰

長篇連載
咆哮山莊 (愛密黎·勃朗特作)

補白
文藝雜誌
談徐悲龍及其作品
悲劇家伊索奇洛斯之死
勃蘭克斯對安徒生的贊美
剪影 (四幅)

後記

畢基初 (五)
(五)
(五)
(五)

橋川時雄 (五)
佰精 (五)

瀾滄子 (六)
丁卉 (六)
鐘秀 (三)
素輝 (七)
問流 (七)

諦聽 (六)
諦聽輯

朋弟等 (六)
泥佛 (七)
侯北子 (七)
潘中一 (七)
西澈 (八)

林 栖譯 (八)

編者
陳秋秋 賈樵 健
志 智 峰 民
(五)
(六)
(七)
(八)



關於阿Q

知 考

阿Q近來也潤氣起來了，居然得到畫家給他畫像，不但畫而且還有兩幅。其一是豐子愷所畫，見於漫畫阿Q正傳其二是蔣兆和所畫，本來在他的畫冊中，在報上見到。豐君的畫從前似出於竹久夢二，後來漸益浮滑，大抵只趕得着王冶梅算是最好，這回所見，雖然不能說比護生畫集更壞，也總不見得好。阿Q這人，在正傳裡是可笑可氣而又可憐的，蔣君所畫能够抓到這一點，我覺得大可佩服，——那一條辮子也安放得恰好，與漫畫迥不相同。不過蔣君的阿Q似乎太瘦一點了，在有些場面，特別是無賴胡扯的時位，阿Q如是那麼瘦便有點不相稱的，實際上阿Q本人也還比較肥胖。文學家所寫，藝術家所畫的人物，自然不必全要照原樣，但是實物的比較有時也不是無用。我在三十年前曾認識真阿Q，說起來有點面善，就所記憶略記數則，以供參考。

阿Q本來是阿桂拼音的縮寫，照例拼音應該寫桂作不，

ing，那麼當作阿K，但是作者因為Q字樣子好玩，好像有一條小辮，所以定為阿Q，雖然聲音稍有不對也不管了。其實阿桂也原是對音的字，或者是阿貴也說不定，只因通常寫作阿桂，這里也就沿用，不問他的生日是否在陰曆八月裡。阿桂姓謝，這是我查了民國四年的日記才記起來的。說到民國四年，那麼阿Q之在辛亥年未被槍斃可想而知了，作者硬把他槍斃了事，這里有兩個原因，其一是不能槍斃這正傳便無從結束，其二更重要的則由於作者對於死罪犯人沿路唱戲大家喝彩的事很感興趣，借此可以寫進去。阿桂平日只是小小的鹹點東西罷了。他有一個胞兄，名叫阿有，專門給人家舂米，勤苦度日，大家因為他為人誠實，多喜歡用他，主婦們也不叫他阿有，却呼為有老官，以表示客氣之意。阿桂在名義上也是打雜的短工，但總是窮得很，雖然並不見他酗酒或是抽大煙。到了窮極的時候，他便跑去找他老兄，有一回老兄不肯給錢，他央求著說，

這幾天實在運氣不好，偷不着東西，務必請借給一點，得手時即可奉還。他的哥哥喝道，這叫做什麼話，你如不快走，我就要大聲告訴人家了。他這才急忙逃去。其時阿有寄住在我們一族的大門的西邊門房裡，所以這件事我記得的很清楚。阿桂雖然以偷為副業，打雜總算是正業罷，可是似乎不曾被破獲過，吊了來打，或是送官戴大枷，假如不過一定會得街上傳遍，我們也就立刻知道了。所以他在這一點上，未始不是運氣很好。但是話雖如是，槍斃的可能他也並不是沒有。辛亥革命那一年，杭州已經反正，紹興的知縣和綠營管帶都逃走了，城防空虛，人心惶惶，那時阿桂便在街上走着曠道，我們的時辰來了，到了明天我們錢也有了，老婆也有了。有破落的大家子弟對他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家可以不要怕。阿桂對答得好：你們總比我有。有者，俗語謂有錢也。這樣下去，阿桂說不定真會動起手來，可是不湊巧，嶧縣的王金法已由省城率隊到來，自己立起軍政分府，於是這機會就永遠失掉了。

阿桂雖窮而並不憔悴，身體頗壯健，面微圓，頗有樂天氣象。我所記得的阿桂的印象是這一副形相，赤背，赤脚，繫短布袴，頭上盤辮。吾鄉農工平常無不盤辮，蓋為便於操作故也，見士紳時始站立將辮髮推下，這就是說把盤在頭上的辮子向後一推，使之下垂背後，以表敬意。赤

脚也是鄉民的常習，赤背在夏天原是很普通的事。是阿桂難道通年如此的麼？這未必然。那麼為什麼我總記得他是赤背的呢？這理由其實很是簡單。有一年的夏天，內約總是民國初年，我看見他在我們門口走過，赤着背，如上文所記的那種形相，兩手捧着一隻母雞，說道，雞要不要買？有人笑問，阿桂你這雞那裏抓來的？他微笑不答。恐怕這雞倒不是偷來的，有些破落的大人家臨時要用錢，隨手拏起東西叫人去賣，得了幾角小洋，便從中拏一角給做酬勞，這是常有的事。我還有一回看見阿桂拏了一個銅火鍋叫賣，那時他的服裝已記不得了，不知怎的那回買雞的印象留得很深，所以想起來時總覺得他是赤着背。此外大約還賣別的各色東西，雖然我未曾親見，但是聽人說這什麼是問阿桂買來的，也是常有的事。我同阿桂做過幾次交易，卻是古博之類，他聽說我要買有字的博頭，找了幾塊來賣，後來大概因為沒有多大油水的緣故罷，不再拏來了。查舊日記，在民國四年乙卯那一冊裡找到這幾項紀錄。

十一月十六日，雨。上午謝阿桂携一博來，三面有文，云永和十年太歲在甲寅，□月□章孟高作，孟南成，共十九字，字多訛泐，頂有雙魚，兩面各平列八魚形。下午又以其一來，頂文曰十二月葬，正書，云皆是胡氏物，



共以一元易得之。

十九日，陰。下午阿桂以二斷磚來，留拓二紙。

廿一日，陰雨。上午阿桂來，斷磚因素值高議不諧，即還之。

十二月廿五日，晴。上午謝阿桂又持天監普通二斷磚來，以五角收之。

右四磚均於民國八年移家時搬至北京。永和十年磚後來托平伯持贈階青先生，曾見其手拓一紙，有題記曰，「永和專見著錄者二十有四，十年甲寅作者有汝氏及泉文專，而長及一尺一寸，且遍刻魚文者，惟此一專，彌可珍矣。階青記。」梁博全文，一日天監二年癸未，一日普通四年作，亦胡氏物，皆未上臘，而堅黑如鐵砂，天監又寫作鑿，特別可喜。十二月葬乃是常磚，我看至多是趙宋時代而已，或曰葬字寫得怪，恐非唐人不能，我也不能表示是否。總之阿桂賣給我過這些磚頭，我對於他是不無好意的。他的行狀，據我們知道可以說的就是這一點，正傳中有許多乃是他的弟兄們的事，如對了主人家的僕婦跪下道，你給我做老婆罷，這事是另有主名的，移轉來歸入他的賬下，先賢說過，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其是之謂歟。廿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記。

創 稿
工 作

剪 影

陳志濃作



病房雜記

張我軍

小引

是冬已脫掉那副冷笑的面孔，開始大肆虐威的一個午後。北風陣陣，捲着砂塵在怒吼，天色是那樣的陰慘的；雖然還在日中的午後一點鐘，却已大有黃昏之意了。本已憂鬱的我們的心情，不由得更加憂鬱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我和妻各坐上一輛支着棉棚的洋車，朝着××醫院走去。我的車上還放着一件行李，不知者還以為是出門去旅行，其實是準備在醫院住下的。經醫生診斷的結果，妻的病確有住院的必要，我們便在被指定的病房，隨寓而安的住下了，這一住，足足住了十七天。

病房的生活，在我是破題兒頭一遭的體驗。所謂頭一遭的體驗，總有什麼新奇的事體足以喚起好奇心；而況我是爲看護病人而陪住的，所以更有若干餘裕去探尋足以滿足好奇心的材料。

我一向關於病房生活，始終懷着一種漠然的神秘。關於病房裡的神秘，不是別的，那是發生於男患者和女護士之間的形形色色的羅曼斯。我們從小說裡面往往可以看到，從朋友的嘴裡也常常聽過這一類的羅曼斯。

從前，我也曾經想過，假如有了住病房的機會，一定要探一探這個神秘的究竟，機會終於來到了！只是現在的我已非十幾年前的我，這種神秘不待探究，當我進入病房的一剎那，便幻滅得無跡無影了。

住在病房的病人，大都是彷徨於生死線之間的。病房的世界，是人生戰線的最後一線，耳聞目睹，盡是痛苦的呻吟和掙扎的慘狀。死神時刻伸出魔手來，要把每個人的生命奪去；我們在沒有病痛的時候，是無意識地和死神抵抗着，一旦負了傷——病了，便有意識地和它抗戰起來了。病而至於住進病房，那便是焦頭爛額的人生的勇士，他們此刻是據病房爲背水之陣，眼睛瞪着生死的界線，拿出所有的餘力在和死神抗戰的。那裡只有凄壯的情景，並沒有什麼羅曼的神秘。

人的反省與思索，大都不用在喜樂的時候，往往只傾注於慘苦的當前。這十七天的病房生活，在種種耳聞目睹的事件之中，叫我這個傍觀者也嘗了辛酸苦辣的滋味，結果，並沒有什麼新奇的事件，足以滿足我的

好奇心，然而，却很足以促我對於病和死有所反省有所思索了。現在我想把這些事件拉雜記下來，作爲我涉世過程中的一段紀念，並留下我對於病和死的反省與思索。

死過人沒有？

女護士來試體溫，躺在床上的病人第一句問她的話是：

「這屋子死過人沒有？」

睜着眼睛瞪着護士，等着她的答話。護士微笑着，然而態度很莊重，口氣很誠實的，慢慢地答道：

「沒——有，這棟病房是新添的，您進來還是第二位哩。」

神經質的病人似乎放心了，我也放心了，其實我總以為凡是病房都死過人，至少，這樣想是比較沒有錯的。即如此刻護士所答的話。後來我就證明它未必靠得住。因爲我們住了不幾天，東隣就死掉了一個，再不幾天，西隣又圓寂了一位；東西兩隣和我們住的是一棟，不也是新添的病房嗎？我所以放心的，並不是放心沒死過人；放心的，是護士的答話似乎足以使病人放心。

病人所以打聽自己住的屋子死過人沒有理由，我是明白的。俗語說得好：「好死不如歹活」，人，即便不怕死，也沒有不希望活的，所以罵人說「貪生怕死之輩」，這就等於罵自己。不過話又說回來，活的東西，總有個死；希望活，也終於不能永遠活着；怕死，也終於有死的一日。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對於這一層，到底還是看不透，所以個個不願意死；要是辦得到的話，還希望永遠活着。尤其是遇着有死的危險的時候，爲了死的威脅的切迫，對於生的留戀，活的希望，更加熱烈，更加切迫起來。死的問題固執地在病人的腦海中盤旋不離的原因就是爲此；賢明的醫生，醫治病人的第一方，便是對病人宣布道：「你的病不礙！」

人死了變成鬼；這個觀念，可以說是起原於所謂野蠻蒙昧的元始時代，一直到所謂科學昌明的現代，還歸據於人類精神之一隅的怪物。鬼是什麼樣的東西，雖然有些人說得畫形畫聲，言之鑿鑿，其實恐怕是壓根兒就沒有有人看過。然而這怪物，居然被人類當作可怕的事物之尤者，想來人類也够可笑的了。妻便是信鬼的一份子，當然也怕鬼。尤其是病了當兒，「病——死——鬼」形成一個三角形，在腦海中不停地旋轉着，那是無可疑的了。她第一句問話的理由，豈不甚明？

不過，平心而論，縱然是不信鬼的人，若想到自己此刻躺着的床上曾經有人在那裡躺着死過，心裡也不會好受的罷。

文藝雜談：

——健民——

讀者與作者之心契

真正鑒賞文學作品，即可算是拜訪作家。鑒賞之最高境，即是讀者與作者心神的契合；探到作家幽深的意蘊心宅，自然會能湧起無量的真趣。此時讀者或喜或悲總之是與作者共鳴共感的。如司馬遷之評嬰屈賦，史記屈原傳：「……屈原疾王聽之不聽也，謔詔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能無怨乎？」屈原之作離騷蓋自怨主也。贊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流涕，想見其爲人。」以上各段略資證明：即可稱司馬遷鑒賞屈賦之報告，證明讀者與作者心神之契合。由「悲其志」，「想見其爲人」。二句看來頗與屈原同感共鳴。

章學誠文史通論上說：「……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言而已矣……人知離騷爲辭賦之祖矣。司馬遷讀之而悲其志。」是賢人之賢人也。杜甫詠懷古蹟（第二詠宋玉）：「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恨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由此可知杜甫與宋玉心契之證明。

讀者與作品中人物之神交

某文學批評家曰：「讀小說傳記文學，不過是拜訪作者所介紹之人物。」小說傳記作者最要

的職責，即是介紹有意義的人物。澈底的代表人生的某一方面（或善，或惡），是爲有意義的人物。

司馬遷善介紹歷史上有意義的人物。如屈原傳，伍子胥傳，介紹屈原伍子胥，此輩人物確能澈底的代表人生的一方面，又如伯夷，魯仲連等傳，介紹伯夷魯仲連此輩人物亦能澈底的代表人生的另一面。學者研讀史記列傳，有時能將傳中主要人物輪結神交。茅坤氏論讀史記之反應，以爲讀者能爲傳中性格所同化。曰：「今人讀游俠列傳，即欲輕生。讀屈原傳，買宜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門；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君傳，即欲獎士；若此何哉？蓋各得其情，而肆於心，因非因感文字激射也。」

讀者由作者之暗示

而泯消俗意引發至情

引發人間各種之純愛——家族朋友等々純愛，可以說品鑒文學在美育中寓有群育之意義。如誦常棣之什而倍篤兄弟之誼。誦伐木之章而益增友侶之愛。前人有言：「實境詩於貧境裡讀之，哀樂更自百倍。讀者處境與作者處境如相似相同，則讀者對作品之感會特深切。黃汝亨氏莊風之人生態度文學風格及參莊參屨之功用曰：「莊生遊世之外，故清濁一流。醒同狀奇幻於寢中，標旨於象外，而屈子以其獨清獨醒之意沈世之內，殷憂君上，憤懣瀾濁，儒者標易之幽而參讀詩之深而參於屨，參於莊可以群，參於屨可以怨，其庶幾矣。」「參於莊可以群」此語最爲精切。夫屨之怨，亦根於偉大之群性。善參屨者，亦可以養群性也。

我 父 與 我

芸

蘇

子女是自己的延長，盼望子女成人，拿得出去，原是爲父母的應有的心情。晉書謝安傳謂：「安嘗戒約子弟，因曰：『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謝車騎這兩句話，對於父兄責備子弟的心理，實在解釋得很妙；誰家庭階，願意牠長些什麼雜草呢？五柳先生是千古的曠達人，他對於富貴榮華，視若浮雲，可是說到他兒子的賢愚，也就未能免俗，不得不有介於懷了。他有一首責子詩說：「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得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念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此詩雖寫得溫柔敦厚，十分蘊藉，然也不免有倖倖失望之意，流露於字裏行間。由優生學的原理來推測，陶處士這五位少爺，何至於盡如他所說的那麼不肖？則亦不過是因爲望之切，故不免責之深罷了。

古人有言：「知子莫若父」，我覺得這句話只能道着真理的一面而已，蓋父子日夜相處，兒子的性癖，爲父母的原是較有觀察的機會，不過他們的觀察，總不免雜揉着很濃厚的偏私之見於其中；有些好處，自然是滿心歡喜，要誇得言過其實；有點壞處，也就難免失望懊惱，要罵得狗血淋頭了。莊子謂：「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蓋親父的毀譽，終是雜着偏見，難得公允，褒貶起來，當然不容易搔着癢處，倒不如局外人之能够看到廬山真面也，古者易子而教，實在大有道理，有子自教，別的毛病先不必提，只在督責上，因有偏私之念存於其間，就難寬嚴得中，蓋情感深的人，既容易失之於寬，而理

智重的人，又容易失之於嚴，均免不了有流弊。韓愈有詩云：「有兒雖其憐，教示不免簡」，教子過簡，毛病猶小，若如晉書孫盛傳所說：「盛性方嚴，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我們試想一想，如果碰上這種頑固不通人情的老頭子，天天在家中聒噪發脾氣，豈不難乎其子孫嗎？孟子謂：「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實在是閱歷有得之言，要保持一家慈祥之氣的人，是不可不奉爲圭臬的。

我先父棄生公，是一個蓄道德而能文章的人，原很值得尊敬，對我幼時，也很寵愛，只因他蔑視了「易子而教」這條原則，終於弄到父子失歡，無法恢復，令我抱恨終身。他是前清的一個秀才，甲午之役，淪於棄地，眼看世事日非，便絕意功名，也就不再內渡，而以詩文自娛，過那隱逸的頭民生活，當時有一班不自重的投機分子，學得幾句外國話，可以奔走權貴，便狐假虎威，忘却本來面目，大有古人所謂「漢兒學得胡兒語，高踞城頭罵漢兒」的氣概，我父恨之入骨，所以不令我們入學校，而親自督責我們在家中誦讀經史。我在幼時，頗能自強，十二歲的時候，居然能誦至詩，又跟我父一個朋友杜幼紹先生學畫，也蒙杜先生十分誇獎，我父甚爲喜歡，曾作五古一首說：「我少解詩文，作書性所拙，下筆走龍蛇，自笑同枿柘，至於六法間，更不識毫髮，每羨畫書詩，昔人成三絕；輞川圖中景，米家船中物，時懸我心目，誰能相彷彿？吾兒秉幼慧，游思造化窟，渴墨入鴻濛，佳句出倉猝，有畫兼有詩，文字亦勃勃。但此俱末藝，未可矜寶筏，鄭處老畫師，王維徒詩佛，儒生抱膝吟，貴能知治忽，區區筆墨中，小材同綫轡，右相馳丹青，踟促伏堂闕，庶子號浮華，承平空翻

敵，汝果爲通才，須立那侯骨，早慧未足奇，老成斯卓越。方今天地非，有才良拂爵，滄海橫流時，無才更沈沒，萬卷床前書，供汝自除破，汝以藝爲游，勿以藝爲汨，有成作班超，無成作楚屈。

十四歲的時候，我讀完左傳和通鑑輯覽，即大作其史論，我父又在我的窗課後面題一七古說：『時勢變遷一至此，讀書今已無種子，仁義道德等繩條，糞土五經廿四史！吾兒閉門讀典墳，吾與汝作義皇人，世風不染歐非美，時事遠知魏晉秦。姑從故紙討生活，三國六朝最膠葛，英雄豈子一剎那，氏獨匈奴況豪末。汝幼讀書慧眼懸，他時見異勿思遷，經濟汗流獲機括，新法西學皆蹄筌。此間教人限等級，有如結蟻寶丸粒，吾家幸不隨步趨，汝輩惟當安誦習。開道中原大改更，用夷入夏日勾萌，不信秦嬴遺禍火，至今商洛發儒坑。我自不求同時世，授汝一經爲一藝，仕夷早已鄙劉殷，猶夏今更輕后羿。屈指于今十八秋，閱人閱世真蟬蛻，河山百戰蠻蝸角，寶海千邦楚沐猴。人才生今殊抑塞，有如黃楊當閹厄，蘇軾願兒爲八慈，陶潛訓子望三益。海外方今禁讀書，乃公將史作舊會，治身治世知治亂，一編何止伴閑居。』

讀了這首詩，可以看出我父是怎樣地怕我墮俗浮沉，見異思遷；怎樣地盼我能在故紙堆中，去尋覓清高的精神生活。可是那時正是新舊劇變而我正當知識初開的時候，要我『見異思遷』，談何容易？我當時知識慾十分熾烈，家中所藏的瀛寰志略，萬國史記，格致新編等書，都很有吸引我的魔力，其中最感動我的，却是我父看過的一大堆舊的新民叢報，和十幾本鼓吹排滿的復報；復報的內容和執筆者，我已想不起來了，唯牠的封面那兩個反寫的每期換色的大字誌名，至今猶歷歷在目。我看了這些書報，思想和興味，都大起動搖，覺得這個世紀的青年，是不應該只在五經廿四史這些故紙堆中討生活的，而須想法子去吸收新的知識，有一番作爲纔是。然而在我的環境中，要想吸收新的知識，只有學習日語，是唯一的門徑。但是要公然學習日語，却又和我父的家教，大相背馳，所以我非常煩悶。幸而當時有一

個住在緊鄰的族兄，是日本師範學校的畢業生，我就和他商量，每晚偷偷跟他學日文和算術，承他答應，學了一年多，就把日本小學六年的課程，全部讀破。不過一心不能兩用，這樣一來，對於我父所教的功課，自然不能兼顧，只好敷衍了事，兩年之間，全無寸進，我父非常生氣，就作一首廢學數以呵我說：『身材日大心日驕，塊然質在神乃祖，去年至今無隻字，後來料汝成偏枯。有兒早不願早慧，望汝我亦知我愚，功名事業世無有，學問文章我有無。汝小有才汝不學，我長無用我何圖？詩文書畫雖末藝，一藝成名勝朽樗，坐而不習何由變，不變何由與衆殊。幾年課汝誦經史，望汝積殖爲矩儒，近年攜汝遊山水，望汝脩遠離塵趨，汝不扶犁不戴笠，形既甚泰心何劬，奈何飽食終不用，方寸封閉爲萊蕪。心本如花復如稻，一日不灌同枯株。人生望子如望歲，苗雖已敗猶望蘇，嗚呼謂罵當知恥，不恥定知不丈夫。此非挾山非超海，汝苟安步何崎嶇，行百里者半九十，饒嶷豈可及東隅，及此回頭猶未晚，再三年後將攀拘，文人未必便無後，有眉山蘇秀冰朱。此生我亦讀書誤，舍却讀書無遠謨，書香迺豆名山業，一錢當得千鈞扶。』

『書香迺豆名山業』，這是飽經憂患，抑志難伸的人纔能發生的心情，要以此來期望一個雄心勃勃的十幾歲的少年，向此目標去努力，當然是要失敗的。義大利詩人勒阿巴耳地(G. Leopardi)說過：『兒子和父親決不會講得來，因爲兩者年齡至少總要差二十歲』，我父和我就是很好的一個明證。我父教我以好，我還聽不入耳，難怪乎陳代陳萬年教子學誦，以致其子陳咸厭倦入睡，至於頭觸屏風，留爲千古笑柄也。我和我父既然發生正面衝突，我就決心抓破臉皮各行其是，於是就把我父存在銀行的六百圓儲金，偷取出來，買船逃到東京去留學。我父也看出我這儒子是終不可教的，便也索性讓我胡鬧。現在事過境遷，我在外面已胡鬧了二十餘年了，終於落得個『一事無成兩鬢斑』，深悔當年不如老老實實去傳受我父的家學，或者還有成個『一得之愚的希望』，也免得父子失和，貽憾終生；而今我父的墓木已拱了，『樹欲靜而風不止』，此情此景，負負徒呼！

談文人相輕

夏 孟 剛

自古以來，就流傳着一句不大滿意文士的諷刺話，便是：「文人相輕」，他們說的時候，一定還帶着鄙薄的神氣，嘴一撇，頭亂搖，彷彿表示文人都是些不要臉的東西。可是我們去檢查這句話，是不是一種橫逆的侮辱；信口的污蔑呢？假如是的，那麼我們就應該把說話的人的嘴上，貼了「妄言者」的封條，永遠禁止他們說話。不過事實是常勝於雄辯的，文人之間互相藐視，設有尊重的誠意，却有許多的確有據的事蹟可以證明，這官司恐怕僅是憑三寸不爛之舌，也絕不會佔上風的吧？

大概文人有一種「自命不凡」的狂氣，總覺着自己的聰明才力是比別人強得多，別人是當低首下心的崇拜他自己。因為具着這樣「唯我獨尊」的信念，所以不願別人突出自己之上，爲着維持本身至高至上的地位，遂演成文人相輕的喜劇和悲劇。故此文人與文人的摩擦衝突，也是必然的形勢了。我們觀察文人的生活是有些特殊的，大都是藏身於書齋之內，迴旋於斗室之中，與現實生活未免隔膜，眼界自狹隘，於是養成一種固執不馴的頑強脾氣，以爲自己的思想是正確的，自己的文章是奧妙的，別人的就一無是處了。因而對於別人對自己的評價概不置意，祇是自己提高自己的評價，高到無可再高的境地，露出「目中無人」的狂態。日文學家鶴見祐輔氏在所著「書齋生活與其危險」中論這樣的文人說得最好，他道：「度着和實生活相隔離的生活的人們，却和這世間的評價毫無交涉，一生只是正視着自己的內心。所以他對於自己本身，只有惟一無二的評價，好壞都是自己所給與的評價。這評價過大時，我們便給加上一個「誇大妄想狂」的冠稱，將這些人們結束掉。」由此我們可以得一箇比較合理的結論，就是文人所

以相輕的緣故，是因於一方把自己的評價定得太高，一方將別人的估價值放得太低，失了平衡，自然發生紛爭的現象，世間一切難於和協的事情，全是從不公平而起的！

其實文人相輕的惡習，不獨中國如此；換諸外洋文壇亦復若是，真是文學家的通病。如俄國以描寫心理擅長的小說家榮恩退夫斯基與名小說家屠格涅甫交惡。榮恩退夫斯基甚至特意去拜託屠格涅甫，而當面斥罵他作的小說「煙」（商務印書館有樊仲雲的譯本）寫的太糟，簡直不成東西，應該讓灶下婢拿去燒掉，這樣盡情辱罵了他和他的作品之後，便揚長去了。又如英國的文豪蕭伯納與善於作傳記的赫理斯，兩人雖是朋友，意見却往往相左，時常因之吵嘴。赫理斯要替蕭伯納寫傳，蕭伯納狠不客氣的寫了一封信給他道：「說也奇怪，你雖會寫作，但你却有門外漢與收藏家的幼稚，忠厚，與妄想。無論如何，我不要你寫我的傳，奈妮（赫理斯夫人的小名）可以做得比你好得多。你把莎士比亞寫成一個介於傳奇劇中的水手，與悔罪思母的法國犯人之間的人物。你要把我寫成甚麼東西，就連上帝也不知道。我是那一種動物，你毫不知道。如果我有工夫的話，我要把我的生平事蹟告訴你，叫你惶惑不安；但是我沒有這閒工夫，所以你祇好作罷。這不是我的幽默（你是獸子！）而是確實平凡的真話。」（見赫理斯著的蕭伯納傳有黃嘉德譯本）這封信裡充滿着諷刺，不信任，輕視，傲慢的話頭，真夠赫理斯難堪的了，不知他看這封信時是哭是笑呢？

又如得了一九三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美國小說家辛克萊、劉易士，他就有一種喜歡詆毀人家，以增高自己身價的壞脾氣。有一次在一個議會席上，他又犯了毛病，大放厥辭，把別人謾罵得體無完膚，似

乎世界上就是他一個完人。當時有一位大文學家德爾塞在旁聽了狠不高興，遂勸他不要這樣自吹自擂的發誇大狂，顯出淺薄的神氣。這得意忘形的劉易士不但不聽德爾塞的忠告，還表示看不起他的態度，德爾塞氣憤極了，便突然在劉易士的臉上重重的賞賜了一個耳刮子，兩人幾乎揪打起來，鬧了一場大笑話。這都是文人相輕的故事。實在是些可嘆可哂的怪現狀！

文人相輕的表現也可分為數種，是：說大話，吹毛求疵，妒嫉毀傷，傲慢無禮貌。總之，這些手段全是令對方大不痛快，而生怨恨之心。至於這樣待人的法子，與其說是損人爲着利己，倒不如說是祇是減少自己的價格，而不見得能打倒別人，徒然掀起風波，引動糾紛，太無聊了！現在從舊書籍裡找出幾則文人相輕的記載，鈔錄於下，以見他們的形色花樣，各有不同，意味幽默，頗有可觀：

『韓浦韓泊咸有辭學，泊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爲文，譬如樞繩草舍，聊庇風雨。餘之爲文是造五鳳樓手！」浦勃聞其言，偶得蜀箋，以詩贈泊曰：「十樣蜀箋出益州，寄出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談苑)

『蘇味道爲天官侍郎，杜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唐書)

『賀鑄長於度曲，撥拾人所棄遺，少加隱括，皆爲新奇。嘗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宋史)

『張祐憶柘枝詩云：「鴛鴦繡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爲問頭詩。祐曰：「明公亦有目連經，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蓮訪母耶？」』(西陽雜俎)

『呂文穆薄遊一縣，胡旦隨父宰邑，客有譽呂，舉其詩曰：「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明年中甲，寄聲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談苑)

『唐李潘嘗綴李賀詩歌爲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與賀筆視之交，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清曰：「某蓋見其所爲，亦嘗見其多點竄者。所緝者視之，當爲改正。」潘喜并付之。彌年絕跡，潘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自少多

同處，恨其傲忽，嘗思報之。所得歌詩，彙舊有者，一時投溷中矣。」』(幽閒鼓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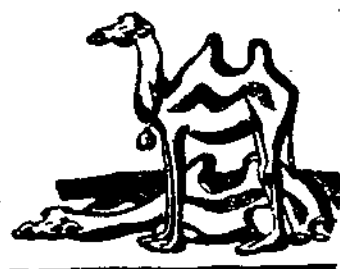
『劉畫制賦，以六合爲名，自謂絕倫，乃嘆儒者勞而寡功。會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畫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賂駝，伏而無嫉媚。」』(北史)

『張率十二能屬文，虞詡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爲詩示焉，託云沈約。詡使句句嗟嘆，稱無字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詡慙而退。」』(南史)

『魏明好作詩詞，多而格下。嘗携近詩詣韓熙載。韓託以目疾，請置几案徐覽。明日：「侍郎自昏，清自爲吟之。」韓曰：「耳聾加劇切恐不聞。」』(南唐近事)

從以上所舉的事實看來，韓泊賀鑄等的狂傲，張祐胡旦等的挑剔，劉畫魏明的不知自量，以及魏收邢子才虞詡韓熙載的輕薄無禮，冷嘲熱諷，尤使人難以爲情，他們的態度皆是不好的。最足爲後世文人警戒的，是李賀的傲忽，爲出表兄所嫉恨，至於其死後，尙怨恨不釋，竟然毀滅他的文集，其報施的嚴酷，真是殘忍而奇特！案李賀字長吉，爲唐代青年早死的天才詩人。(公之七九一一八一七)據他的傳上說：「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賀賦詩，援筆立成，二人大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且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得句即投其中，不先立題，及暮歸，於燈下綴成篇什。母每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這樣刻苦做詩的才士，不幸二十七歲就死了！他的詩流傳於世的祇薄薄的一冊，(沈子明集的，杜牧爲之序)大概他所失落的詩文，一定很多，也許他那些嘔盡心血，如時花美女的詩篇，有不少的是葬送在污穢臭惡的茅廁中吧？這是何等可痛惜的事情！

我以爲站在時代潮流前端的文學家，若是還在書齋中自誇自耀，那簡直是自己戕害自家的文藝生命，並不足永久保持高尚的評價！就應該用廣闊的眼光，謙恭的風度，容納人之所長，捨掉己之所短，互相協調，共相觀摩，切莫再造些彼此輕視的笑話。那麼將來文壇的光輝燦爛，便是他門同心努力達到文藝使命的成功，這就是我在這裡馨香祝禱的了！



遊居鑒古錄 (二)

瀾 滄 子

十月十七日 與黃君赴法源寺。附近一帶多舊時會館。風趣頓異，另是一種境界，所謂會館，見着令人起思鄉之情，是故鄉的陳列所，也可以說是縮影，安慰旅懷，聊勝於無。但可惜各地會館未能將地方色充分表現耳。例如某省會館就宜仿該省建築式樣，方有意味。

入法源寺而想起日本京都洛西的許多寺院的光景。每一寺院除主要建築外，周圍環繞着一些院落以供僧侶居住，如村莊。如里巷，構成群居念佛的現象，為獨身修行與社會生活的融合的所在。人到底是社會的動物。

大雄寶殿前有明碑二。石帶淡綠豆色。石皮有剝落處。明碑有二種。一近元式，碑體薄，式樣灑灑。一近清式，頗板直生硬。後殿兩旁壁上各懸方形大幅水墨人物畫，為乾隆時傳雲指畫，其左方一幅為三友圖。藏經樓上存唐佛，此次不獲重觀，深為遺憾。嗣往牛街清真寺。參觀禮拜廳。門框及金描

圖案裝飾為回數式樣。全體構造裝飾頗為堂皇富麗。寺對過為新月女子中學。取名清新。又至崇效寺。有明代隆慶年萬緣碑。以屋蓋為頂。正面分為數層，每層陽刻柱廊，廊中陰刻有緣者姓名。式樣新奇。

又至報國寺內願炎武祠。有唐代石井欄。內圓而外作八角方形，其上陰刻開成四年五月建，已模糊難辨。開成乃唐文宗年號。又遼代或金代石幢殘段，文字亦已瀟漫。庭院頗整潔。余曾於前門大柵欄地攤上購願祠集帖三帙，首為亭林先生遺墨書簡五通。

其 一 云
別兄歸至西齋飲酒一壺讀離騷一首九歌六首九辯四首士衡擬古十二首子美同谷七首洗兵馬一首壺中竭又飲一壺夜已二更一醉遂不能起日高三四丈猶睡也月之二日將往千城面兄之期當在初七八屆期更以酒三爵棹一架奉訪于西郊與君考五經譜四聲可哉玄恭仁兄弟絳頌首。

其 二 云

數日前有詩一章致兄并借○演義當已達覽○文稿○呈正乃近日之作恐亦無當于大方之目耳外有疆圍一封玄恭仁兄總孤弟絳頌首。

其 三 云
弟終日碌碌運甓而兄終日酣飲壘中物此殆天乎弟詩不足觀以比兄作則瓊瓚之于寶鼎矣何足汗鑿敬完趙吾輩不能多讀書未宜輕作詩文如盆盎中水何裨于滄海之大祇供人覆瓿而已予將守口如瓶不作雷鳴之瓦釜矣玄恭仁兄弟絳頌首。

其 四 云
緝合葉洽不知可通叶否兄試為考之九歌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緝洽為韻九辨願衡枚而無言兮常披君之○○太公九十顯庸兮誠未遇其匹合○○為韻子美八詩葉○○為韻左司郡中對兩詩緝葉為韻据弟所見如此玄恭仁兄弟絳頌首。

其 五 云
日來契闊思君如三秋矣欲與三哥一譚未得

適有菊數本可惜一至否如可當具日以請辭
曰數日不見如三秋分鞠有黃華可以游兮彼
妹者子酌言酬分陳饋八簋無我尤兮玄翁弟
綽啓
字體頗有大會玉版十三行遺意。

又至廣惠寺，參禮祖師堂，內供達摩及
其他二祖師，皆木彫塗金，衣裾下垂如板甚
長，掩飾龜座，為一特異之式樣，其一相貌
為蒙古人，甚肥碩，三祖氣象皆渾穆古樸。左
龕置木彫漆金佛，眉間嵌一智慧寶料堅亮，
相貌敦厚圓實，古色古香，胎露處極黝黑而
漆金殘留者光澤甚精美，當係明代作品，溫
瑩如玉，無絲毫俗氣，亦無一點仙佛氣。

十月十九日 午後與羅君出遊，見三路
居之兒子在屋外啜飯，狼吞虎咽，問其年，
甫八九歲耳。又至三塔寺村，重觀明碑二塊，
近於元式，酒脫豐腴，不似明式之沈重，亦
不似清式之板刻。訪元拙龍先生，似乎正在
授課，乃叩其臥室，見門內一女，眼大而
臉壯，以為元之女也，問其父在否則云不在，
問在鄰室者何人，則云我的媽媽。入一鐵路
旁之茶館，室內上無天花板，建築骨幹畢露
無遺，餘以為可倣此造一飯廳及廚房。今之
房屋普通俱糊頂棚，令人氣悶。糊之一字實
為目前社會通弊，在此種地方亦可看出。鄰
桌有一老者，忽爾仰靠，放聲朗吟「春眠不
覺曉」一詩。村中常遇美好小兒女，惜無人
教養也。

十月廿一日 晏起譯美學史一兩頁，頗
有興味，因早晨頭腦清楚，又鋼筆頭從新
洗過故也。喝豆漿，吃窩窩頭。窩窩頭可以
整理胃腸，使大便通順，硬，直，長，條暢
而有力。到沙鍋居對過茶館中候晤黃君，暢
談甚久，斜吃花生六碟，又往龍泉居午餐，
放懷縱談，飯後往東城祿米倉東口智化寺參
觀。寺大半頹廢而規模之大猶可矜驚想像其
崖略。東院萬佛閣前棄置明鐵鐘一口，與鼓樓
後同一口同一形式。明大理石碑兩座，似沒
字碑。閣下有殿，中央供大佛一尊，左右明
天順石碑一座。由重梯登閣，上供大佛，木
彫漆金，中央大佛蓮花台座甚為壯麗，佛像
亦雄渾。其背後壁上有小萬佛龕，全部木彫
漆金。建築華美，輝煌燦爛。下閣至西院前
殿，內供彌勒佛，木彫漆金，似西山碧雲寺
銅鑄彌勒佛，左右建鐘鼓樓，傾頹已甚，幾
欲崩倒。正殿大佛似已毀。西廂中央有漆金
木塔，似為八角，塔上嵌置木彫方塊龜牌無
數，上刻施主生地，如雁門某某之類，塔南
有大坐佛一尊，似唐式而較為純重。東廂北
龕亦有一尊，色彩黝黯濃烈，南側有像數尊，
又似神像，亦為明代物。

十月二十八日 正午往西四候晤黃君，
不久即來，同至兩三兄處，相借出朝陽門外
散步。順東河沿北行。路東多藕池或葦塘。
人家破舊，宛如廢墟。入一古寺。正殿有乾
隆汪承霽行書匾額「般若莊嚴」四字。殿內南

北兩壁上掛乾隆時陰刻十八羅漢像墨拓本。
出寺過東直門，乘自來水公司東橋北行。此
處風景漸佳，公司建築亦偉大。依牆角西轉
見城垣東北角，北望元代土城故址，逶迤如
丘陵，下有葦塘一片，澄明如鏡，人物村屋
倒影其中，意態生動。入安定門。門闕石質
陽刻安定門三大字，為顏刻體，甚雄勁。門
框上寬下窄，亦殊別致。大街中道如灰土坑，
煙塵飛騰，人不能行。

十月二十九日 與黃君遊先農壇，攝石
彫雲神龜影一片，龜形如圓頭圭，全面陽刻
雲紋。又攝太歲殿前大銅缸影，式樣磊落大
方，簡截明快，其台座為三石，俱為立方體與
缸極相稱，有現代感。殿門透彫式樣亦古雅
大氣。至誦齋堂，有木匾，楷書誦齋堂三字
為沈瑞麟所書，墨地綠字唯年號用朱色，而
捺章則白地朱文，乃一優美之圖案也。

十月三十日 偕黃君至泡子河呂祖祠。
門額赤書勅建護國永安宮。後殿西方小院中
供靈官像一大尊，木彫漆金。其右有銅製大悲
佛立像一大尊，惜為新加之塗飾所損。後殿
內兩旁佛座上散置小木佛頗多，有精妙者，
為明清物。出崇文門，遊夕照寺。夕景誠佳。
後殿右壁為壽山陳松寫五松圖。墨色構圖俱
精，氣韻沈厚。壁呈舊黃色，尤覺古雅。過
玉清勝境，乃一道觀，其門匾書此四字。門
聯云，玉洞仙桃花正發，清都丹灶火純青。
觀中嘉慶時匾額頗多。

與友人談讀書的一封信

王 楚 材

前半個多月，接到郵差送來一封書信，折開一看，係一個朋友寫來，請問讀書的方法，因為這個問題太重要，未能即時答復，祇得將原信保留起來。過了幾天，又來一信，重申前請。欲待不答復，實非所以處朋友之道，欲待答復，但是我已經離開學校將三十年，一些讀書的法子，多半忘記，且時代變遷，舊日方法，亦未必切合適用，躊躇了好幾天，無從着手，長此擱置，又似覺太不儉話，謹就管見所及，約略具復，合用與否，則在所不計也。原錄於次：

(上略)兩接來信，均以讀書的方法，殷々下問，自覺學識謏陋，毫無心得，謹就所見，略陳大概，以當土壤細流之一助耳。吾人讀這一部書，須對於這一部書有相當的印象，先存愛讀之心，然後熟讀，乃為有益，若先無愛讀之心，則與此書絲毫不發生感情，雖有老師和朋友從旁誘掖，也是沒有好大的益處，因為讀書的習慣，讀書的興味，發生於個人的心胸中，非自外鑠者也，故讀

書的第一要法，宜使讀書者的思想，與著書者的思想，兩相融洽，膾合無間，庶收事半功倍之效。至讀書的人，因為年齡環境的情形不同，所以目的亦異，大約不外下述三項：一，官僚政客下台之後，年事既高，退老山林，或隱居縵市，借讀書的題目，聊以自遣，其對於書，殆與周鼎商彝，同為玩賞之具，藉以消磨歲月，非求有益者也。二，凡夫俗子，藉讀書以欺世炫名者，則涉獵文典，高翔藻彩，廁足詞華，自命為文人才士，究其所學，不過皮毛，直如餽釘糟粕而已。三，真正讀書的人，須先立定志向，如欲研究舊文學，須讀經史子集等部，如欲研究新文學，須讀近代名家著作，或兼學外國文字，以為翻譯東西洋著述之用，再如欲研究某一項科學，須讀專談某一項科學的書籍，求其適當，求其合宜，斯為真能讀書者矣。

就書籍一項言之，近代所傳的書，無論新的舊的，要皆古今名人一生精神所聚，但

因種類不一，功用亦自不同，吾人讀某項書，足使一己的心思與之同化，久之則一切動作，無不隱受陶鑄，惟妙惟肖，可知讀書的方法，於人格的養成，實有重大的關係，故凡看人的賢否，似從其所讀的書觀之，未有不中者矣。再就吾人資質言之，普通資質，每一星期，當可讀書一卷，一年可讀新書五十卷，以五十年平均計算，則一生所讀之書，亦僅二千五百卷，而近代書籍之多，汗牛充棟，如日本東京圖書館，法國巴黎圖書館，英國倫敦博物院，所藏書籍，均在數百萬卷，而各國每歲續出的新書，亦在數萬卷，實非吾人畢生所能盡讀，若是不用分別選擇的方法，無所適從，雖有其志，亦不過望洋興歎而已。

江夏張通政仲欣，嘗手訂讀書規則三條，一，非出版已逾一年者不讀。二，非出自名手撰述者不讀。三，非投己所好者不讀。其意因出版稍久，而社會上自有相當的批評，其書的優劣，當可想見。撰自名手，則其書定有良好的價值，並非與無根據的言論所可同日而語也。至所讀的書，與性情相近，實易於領略其中趣味。湘陰柳禮部翼雲嘗謂古人著述，有僅行於一時者，有可傳諸後世者，似當讀傳世之作，其他均可置之不問。此以書之傳與不傳，而定吾的取舍，斯言似覺偏宕。殊不知坊間所售惡劣小說或詞曲，雖無可讀的價值，未始不傳，若政治家或文學家，討論現代某項重要問題的佳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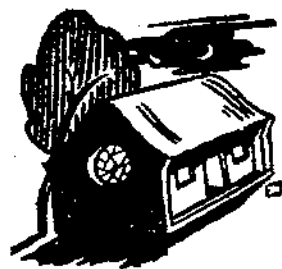
以及詩人流覽名區記述風景的稿件，雖為一時一地而作，亦有披覽的必要，吾人似未可拘於柳禮部的成見也。不過凡讀一書，先察當代名人，對於此書的批評，則書的好壞，已得二三，復察著書者的學術品行，以及著書並發行的宗旨，是否希圖利益，則書的好壞，又可得二三，然後詳覽序文凡例，細檢篇目，於是全書的綱要，瞭若指掌，不待讀之終卷，即可知其梗概耳。至若古今名人著述既多，讀者選擇的書，亦當審查個人的志趣，要不可不懸一高尚的目的。蓋因讀書的程度，亦有高下，其下焉者，必誘掖之使漸趨於上，如童年智識初開，喜讀稗官小說，不肯釋手，致令廢寢忘餐，稍長，既明事理，則知其卑不足道，而肆力於經史子集或當代名人著作，此亦進取的明徵也。諺云：較法乎上，取得乎中，若讀者存心向上，庶不致墮入下乘，如取古聖先賢之書，尋繹玩味，則其人的學術品行，未有不為當代所稱道者。

應讀的書，既有一定目標，更當分別先後，權宜緩急，不可貪多喜速，自詭淹通。若今日讀一書，明日另讀一書，不但難收開卷有益之效，且使腦海中徒留許多無謂的印象，而於個人判決的智能，完全失其作用。譬如肴饌雜陳，飽食無度，必於消化機關，大有妨碍。西哲培根云：書有僅可淺嘗者，有必須深嗜者，有必須再四嚼咀者，此係言

書的種類不同，因之讀法亦異，所以對於先後緩急，似不可不決擇者也。更進一步言之，即一部書的當中，亦應決擇，錢塘表太史簡齋云：六經中有偽文章，六經以下的書，其純疵互見；瑕瑜不掩，當亦有之。故於一字一句一篇一章，必獨具隻眼，以定若者可刪，若者可存，若者能說而難行，若者似是而非，庶斷章可以取義，則光陰亦不致虛擲。西儒格賴立治對於讀書分為四個階段，一，如沙漏水，旋入旋出，博覽萬卷，腹中仍空，二，如海綿取食，無所不納，終至原物盡吐，絕未變化，三，如海蟄吸水，存其渣滓而收，清水排洩於外，四，如鹽師之入山，鮫人之入海，獨能於沙礫之中，魚龍之窟，金玉珠寶，隨便取得，此真舍粗取精，知所決擇，實為讀書的第一要訣耳。

讀書的要訣既得，更非運用思想不可，因為有思想，即不為書所困，並不為書所欺，且於試驗自己的判斷力，其裨益實非淺鮮。江夏王魯岑編修云：盡信書不如無書，斯言亦有至理，但見讀書者與著書者的關係，例如師友而非主僕，有切磋的義務，無服從的條律，其對於書中的所言，儘堪商榷，或闡其未宣之蘊，或附以見到之語，既能入乎書之中，固未嘗不能立乎書之外。若馬之虎，直如走馬看花，雖讀萬卷，又有何益。吾人讀書，對記憶力亦有關係，故讀書的時候，每每發生種々感覺，對於所得的

新思想，能與舊思想互相連接，彼此呼應，一索即得，此以前後融貫，似覺不難記憶，又讀書時，興味濃厚，體會入微，以致印入腦膜，歷久不退者，此又以反覆誦誦，亦覺不難記憶。其次向有輔助記憶之法，凡書中綱領所在，及與吾人會心之處，均可隨時摘錄，在宋代謂之考，在清代謂之劄記，如魏了翁的古今考，朱晦菴的韓文考異，閻百詩的潛印劄記是也。近代亦謂之筆記，至若筆記云者，非僅抄寫之謂，並宜舉我的思想所接觸，所領會，所發明者，一寄之於紙墨，俾便隨時翻閱以省腦力。但所慮者，吾人如求學的期間已過，業務羈身，上焉者被富貴功名四字所驅使，次焉者為油鹽柴米四字所繫累，更無讀書餘晷，斯最為可恨耳。羅田姚工部彥長手訂讀書課程，無事時，每天讀書八十頁，如旅行乘車乘船，以及從事簿書時，每天最少限度，讀書二十頁，數十年如一日，此種有恒心，似不容易。吾人如能師法工部讀書的方法，養成勤讀的習慣，利用公餘的時間，仍孜孜不倦，以期於成功的一日。否則誦讀必在青年，則髮齡豈能再得，為學必待暇日，則一生能有幾時，稍一蹉跎，即失讀書機會，甚為可惜。姚工部自訂課程，是無時不當讀書，茲特將工部之意，推而廣之，無人無時不當讀書，一簣之土，所助於泰山，橫潦之水，所助於河海，如是而已。（下略）



寒窗隨筆

一代雜感集

文木杉

△算是序▽

近來每餐皆「飽」，又搭上自己好吃些零食的原故。以至這只肚子（胃自然也在內）每一時，每一刻，抑或是每一秒，皆是飽々的滿々的；且鬱々的。我想，我這只胃本就患着「消化不良」症，壓根兒便沒好過，如何還能勁得起這個？私下裡真個的着急了好半天；蓋因「偏方」既難尋着，「名醫」又不曾選擇，乃陷於進退維谷之境了。這時我又想：有一種人真是大可羨慕的，其可羨慕者實在是那「付」蝨子多了不咬的尙武精神；即便是一天一頓飯之間「勉強」嚥下去三頓飯之量了，却也能安々然々的把牠消化個乾淨。這種人身體內部的構造我想也要與常人迥異，不然絕無斯種「神技」，但這話也究竟不大可靠吧；因為那究竟也是一種「天才」呀！

而若干人就沒有那種天才，因之就情吃苦頭了。

這「苦」，却偏偏「盡」不了，因之「甜」也就無從「來」起。許多人皆慙々勸着說：

「剛毅一點子吧！是驅走懦弱的時候了」。

「謝々」！我謝々這慙々的勸告者。但那還是屬於「天才」的事，在胎子裡沒發出那種天才來，「後天」無論如何「修養」皆是枉然，明乎此，則我也就只好忍着痛，讓做胃鬱々着滿々着，飽々着了。

但不成；看哪！空氣都窒住了。

「難道空氣都欺侮一個正患着病的人麼？」

我癡々地，禁不住這樣問，明知是纏不起回答來的。

拖延下去自然不是好事，心說可是要想個辦法了：

「吃一塊檳榔吧，消散消散……誰又在慙慙勸告了。」

「好」！我說：「謝々」！

「就消散消散吧！」在沒有適當的醫救辦法

之前……心裏這樣想着。

就悄悄溜在「寒窗」之前了，用一隻剛毅的手拿起一隻剛毅的筆，溜出這堆蕪雜的字跡來。

且已在先聲明是代雜感集了，次序是沒有的。

算是序。

（一）正人君子與老鼠結仇的始末。

大約是自盤古時代起吧；正人君子便和老鼠結着「不共戴天」之仇。

這話的輔佐證便是：正人君子現在正對老鼠們「怒目而視」。豈但「怒目而視」而止也；並且時々都還打算陷害哪！

但，「陷害」該是一件多麼不好辦的事啊，正人君子們肚子都鼓起來了，鼓着的肚子裡裝滿了氣；因之正人君子們與老鼠們結的仇也就更深，而至於無法消解了。

看哪！正人君子們又在怒目而視了。

看啊！正人君子的肚子又鼓着了。

這理由是沒有的，而原因却有；——

在一個甚麼時代簡直記不清了。有一天，

正人君子正在屋裡徘徊的時候（註：正人君子們閒下手脚時，據說總需要徘徊徘徊的，俾便轉換一下腦筋），突然發現一隻老鼠，正在沿牆根行走；

「呀！可惡！」正人君子不知讓甚麼風一吹忽然想起這句話；想到這句話時，手下的拳頭便要舉起的樣子。

而老鼠却仍緩緩行走着，在他的範圍裡。

正人君子遂更怒了：

「可惡！」他啞着嗓子喊。

老鼠聽到了這個，逃回洞裡去了。

但從這個時候起，正人君子便算和老鼠正式結了仇。

或一日，正人君子從街心買來了「耗夾子」

循了「祖先」的老規矩，在那上面鉗了一塊肉，

正人君子滿以為這樣辦是可以把老鼠害掉了的，懷着一肚子愉快，小心翼翼地把耗夾子放了下去：

「答！」耗夾子剛剛放在地上，那上面的機

簧突的跳回來了，正人君子的手指頭被扣在

底下。跟着響起來的，是正人君子的呼痛

聲。

從這一天起，正人君子和老鼠結的仇乃益

「水深火熱」了。

正人君子原例也想拆掉老鼠的洞穴或者買

些什麼水門汀的東西把洞穴堵上的；但拆掉

洞穴是要連及自己的屋子的健康的，買水門

汀呢。正人君子又是捨不得多花一些錢的，

因此便做罷論了。

但肚子裡的氣還不能因為想省錢而減掉，

二者之間的仇遂結實實的「結」着了。

其後代々相傳，正人君子的子子孫孫（自

然也算是正人君子之流）便也和老鼠結了仇

了；那程度不減他們的祖先。

看哪！正人君子們又在怒目而視了。

看哪！正人君子們的肚子又鼓着了。

（二） 祭竈者

看日子又是臘月二十三了，人們都準備

隆隆重重的祭一下竈——這一家之主。

祭竈的方法是很有趣的，除去燃香點臘叩

頭之外，到最末了時，便是糖瓜向竈口上一

抹，沒有竈的，便把糖瓜向火爐的肚子上抹

去，口裡念着有詞，詞曰：

「竈王爺！請吃糖！上天多言好事，壞事

千萬別提……」

原來這裡面却還有蹊蹺，人們口中雖云

「請吃糖」，而用糖瓜「抹」之最大用意却是想

把這一家之主的竈王爺的嘴給糊住，糊住者

到天上自然不能說壞話了也。

因為人們幹的壞事都瞞不過竈王爺的一雙眼睛。

但人們終是愚笨啊！

竈王爺的嘴既被糊上了：「上天多言好事」

不是妄想麼？

人們的聰明原來都用在這裡。

（三） 念經與念佛者

許多會念經的人都不會念佛，這是不假的事。

又有人說那是一件缺陷，也是不假的事。

但有會念經且又會念佛的人却往往不善其

心，除了做些違背道德的事以外，還要吃些

葷腥。

二者相比，後者倒該列在丁等了。

究其源，那是「驕矜」使然。

（四） 雌雄之差別

在街心上，人們都知道；雌狗是比雄狗要

受寵多多的，在同類裡。

但雌狗之所以受寵者也無非是因為它是雌

狗吧，如其一只雌狗變為雄狗了，那它立時

便會遭同類的遺棄，鄙視！

被遺棄，鄙視的原因自不消說了：同類中

不需要牠，還不該遺棄，鄙視麼？

而雌狗之被同類寵愛，自然是因為伊們需

要牠了。

人類中，正也同樣演着這樣的悲喜劇。

雌性而毛作黃白色，實一奇貓也。其胞姊妹二，彼行長，本產于東隣周姓家，稍長，美麗活潑，我家以紅糖一斤易得之。初至時，因頓失伴侶，輒遁歸娘家，此貓馴順不如羊花，且出來時我年事已長，飢驅出外，不能再共其遊樂，然每聞半載必一歸，歸時必叩家人以小花，我母笑謂曰：「此小狸奴又在廚房內竈上睡其太平午覺矣。」及往視果然，捉其足則叫曰「妙」猶未肯遽起迎客也。牠貌美如花，命薄于紙，一生未終，我家又已兩度迫于戰禍遷徙矣。一為民國二十六年冬月，舉家倉卒他遷，後劫餘歸來，但見三徑就荒滿室蠶蟻，不覺浩歎，乃大掃家壁，開啓窗戶，方整理間，嗚！誰知貓亦通神，是晚忽聞屋瓦大響，一貓自窗外不速而飛入，口中不住妙妙，一若向人申訴其離衷，諦視之，乃小花也。意則彼亦得無怨恨其主人之太無情乎？亟買魚以饗之，若虎噬狼吞，可度其挨餓極矣。我乃撫其背而告之曰：「小花！汝知之乎？今人間浩劫已至，我輩已身尙朝不保夕，豈復能顧及汝畜命耶！」語已，不禁悲從中來，流淚頻頻，然誰料坐席甫暖，而我又離家遠役，迨後接家書，知故鄉不寧，家人又已捨此貓而遠去。嗚呼；若小花者，何其命蹇若是！而我家乃在未盡蓄三貓之年竟已三逢戰禍，四遷其居，果人世間戰亂又何無情一至於此也！偶一憶之，輒生惆悵，因作蓄貓記以誌之。



頤

剪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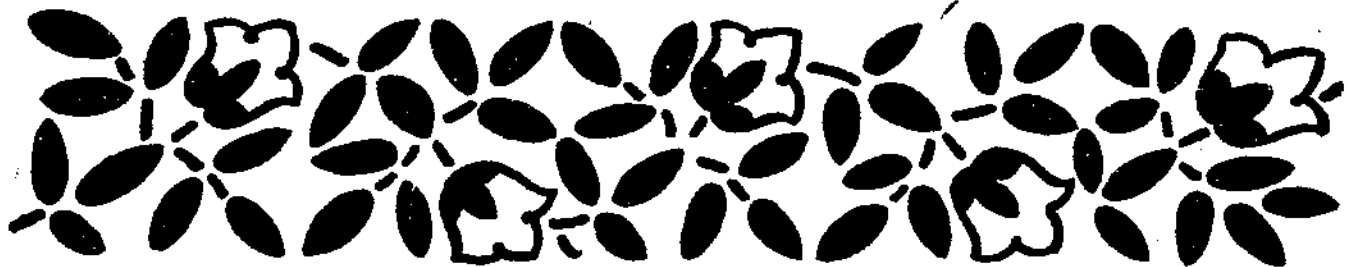
陳志濃作

社告：

本刊行銷日廣，發行數目激增，為便利閱者起見，徵求左列各地分銷處，利益優厚，願代銷者，請即與本刊營業部函洽為盼

計開

灤縣，山海關，熱河，石家莊，太原，大同，包頭，開封，徐州。



『達 命 憎 章 文』

荒 植

「文章憎命達」，是詩聖杜甫說的。

「藝術是苦悶的象徵」，是厨川教授說的。

「文窮而後工」是早有的老話。

三句話彼此作着註解，換言之，三句話說了一件事。

對於「文窮而後工」的「窮」字，有人以為就是沒有「錢」的窮，沒有豐富的「吃」和「穿」的窮，說概括些，把它解作「物質上」的窮了。

這點，我們不能反駁，詩聖杜甫就可作證。

杜甫，不但少貧，並且老年同樣還是貧，一生也不過富貴了有數的日子，他貧到怎樣程度，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就是答案。但是，進一步追問一句：「杜甫之能成爲詩聖，純由於他身體上受到的飢寒嗎？」當然不是。我們知道，時代給予杜甫精神上心情上的委屈，是更大更劇烈的呵。

所以，可知物質的困乏，是使作家成功的較小的因子。這意思很明白：一個作家僅不飽食不暖衣，他也僅知道凍餓的滋味而已。文章寫得怎樣精緻，對凍餓作了如何逼真的刻劃，也僅稱得起「確切」而已，不能稱它「偉大」。因爲偉大的作品，是有它偉大的思想和意識作着脊椎的，逼真的刻劃，也僅是作着掩飾脊椎的皮肉的雕塑而已。那末，思想同意識，是那裏來的？不盡由於別人的書文上，口頭上的灌輸和啓發，而是由於時代同社會給與的精神委屈。

翻開中外的文學史看，例證舉不盡：司馬遷因受刑而發憤，完成了史記。哥德把失戀後的悲哀，寄意於浮士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世事的變幻，盛衰的交替，讓曹雪芹用了象徵的筆墨，寫了華麗超絕的紅樓夢。戰爭給予人們的慘苦的命運，產生了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總之：每一部偉大作品，全是時代的產物，全是時代給予作者的苦悶，社會給予作者的悲傷，使他無法不作筆墨的發洩，（無可奈何的發洩）假如把那些苦悶和悲傷悶在心裡，是會壓得心疼的。

受刑，失戀，……所有的苦悶，悲傷，全是「窮」，全是「命不達」。

倘若人間沒有了苦悶，悲傷，便會沒有了文學。

倘若文人全能「命運」，便會沒有了文學。

即便有的話，那也僅是些沒有靈魂的臭皮囊，就算用了奇詭絕妙的詞句給它作上無縫的天衣，也不會掩住它的醜陋的。從事御用的文人所作的詩賦，便是證例。因為偉大的作品，話語是作者自己心底裡要說的話語，感情是作者自己的感情。假如偽造話語和感情以迎合人心，那作品只能配稱作「文字的遊戲」，不會有永長的生命。例如四六，迴文詩，試帖詩，八股文，乃至歌功頌德的一切東西，不是全都曇花一現的就毀滅嗎？

話又說回來了，文人的「物質的窮」和「精神的窮」，往往是因果產生的，物質上窮了之後，世事也就會因之變了樣，在他的心目中，不就被發現了，苦悶被感到了。於是才有他的「不平之鳴」。反過來說，文人一旦「命運」，便失了「文窮」的基礎，作品必然就退化。這不必遠取例，就說郁達夫吧，想當年怎樣？安居杭州的幾年間怎樣？（只見他一些閒情的舊詩和短文發表）聽說現在與王女士失歡了，精神頹倒，我們清眼且看，他以後又將怎樣（一想便知）。

「古今一戰場」，翻開歷史看：神，宗教，權勢，社會，全是人的鬭爭的對手。沙士比亞，易人生，蕭伯納諸文家的作品裡，反映的全是人在戰場的敗北命運。我們稱它是不朽的巨著，就是因為它能給予人以再戰的勇氣，再戰的法術，再戰的路途。「失敗是成功之母」，是不滅的眞言。只要世界存在，人間的缺陷也將與它一併存在，因為有缺陷，才有進步。所以，易人生他們不把戰場上勝利的英雄寫給我們看。文學是作甚麼用的？也許這是可滿意的答案。

中外文學史上，全寫的明白：某一時代的政治上社會上大變動的前後，正是文學光耀燦爛的時候，翻過來說，政治上社會上已呈平靖的年代，文學却是低頭退隱的時候了，這是無可辯駁的眞實。

「中國目前爲什麼沒有偉大的作品產生？」記得過去文學雜誌春光上似乎討論過。還記得參與討論的人，有的說偉大作品沒有產生，是由於一般文化落後，政治的不良，社會的不良，我們看，這是怎樣顛倒因果的說法呀，他沒有弄清文學的用處，沒有根據了文學史上的眞

實說話。還有人說，是由於經濟對作家的壓迫，這話更覺可笑，我們知道：一個作家，假如他非要跳舞，西餐，雪茄，西裝，愛情，女人，才能產生偉大作品的話，那末，支出與稿費必成杯水車薪，說不定必得獎券之後，始可如願以償呢。老實說，只想到那些物質的情慾的享受的作家，他的作品一輩子不會偉大。

現在，時代的洪流，正是澎湃萬丈的時候，政治社會，正是發生着劇變的時候，我們的作家們，沈浮在洪流裡，作一滴水花，命運正是窮危的時候。不當自憐自嘆，却應自慶自喜，慶幸時代給予的苦悶，慶幸時代創造了自己，鍛冶了自己。決不該再作陳舊的形骸的迷戀，因爲自古門人沒有賽過老師的，仿造難以抵制老牌，決不該再羨慕那麻醉溫存的一切。直起脊梁，把憂情變爲同情，以同胞的人類的苦樂爲苦樂。一雙眼睛，專要看這時代的形形色色，一雙耳朵，專要聽這時代的哭笑談話，一條精神的舌頭，專要嚼人間的苦辣酸甘，這樣爲什麼？這樣就可獲得寶貴的文學情緒。及至情緒的孩子張得頂緊，「振數」頂多，「振幅」頂大的時候，也就是憤怒的火焰白熱化，意識形象化的時候，捉筆寫出，那必是驚人的文章。假如有人說這是高調，那我要問他：藝術的洪流是那裡來的？

君不見？——項羽於四面受圍時，倚馬仗劍，挽着難棄難離的美人，在自刎的前刻，用着炸裂的心情，震破的喉嚨，唱的那烈壯的垓下歌。

君不見？——岳飛憤怒地望着那罪孽孽金牌，咬着牙關，寫的家氣沖天的滿江紅。

君不見？——曹子建於骨肉戕害的悲哀中，寫下的那悽絕的詩篇：「煮豆燃豆……」

君不見？——李後主的前期作品，還不僅僅是一些風流艷詞？及至由皇帝變爲失却自由的俘囚的時候，再不唱那淫糜的「刻襖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的偷情浪調了，而沈痛地唱出這千古佳句：「問君還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二九年一月八日深夜

隨便談談

者也

▲振興國家與振作文化，二而一，一而二也，文化不興，而國興者未之有也。余嘗駁江亢虎氏曰：君不知精神文化有獨善性，科學文化有普遍性，此一誤也。君又不知科學文化屬實用性，而精神文化屬涵養性，此二誤也；有此二誤，難曰君不蔽，吾不信也。

▲余雖不敢曰孰優，苟我之所闕，亦我之所要；奈何棄人之長而不補我之短乎。惜乎，江氏之主張，德之棄也。

▲友邦新聞雜誌，悉登二千六百年紀念文章，一月號中央公論有「現代日本之起源」，有長谷川如是閑之「日本歷史之持續的性格」，知性有三木清之「傳統論」，日本評論有「綜合二千六百年史」科學本有「日本科學思想史」等，論者多歸功於明，新，敘事是矣，何不究出其乎。

▲日本之興也非偶然也，之衰也亦非偶然也。蓋日本乎中和，因乎知所先後，

是以興，中國反乎此，是以衰也。夫日本自受「黑船」(則外國之火輪船)襲擊後，孜孜然攝取外國之文化，臥薪嘗膽，養精蓄銳二十餘年，方試其力，三十餘年始用其兵，故一鼓而振；中國百廢未舉，徒動干戈於蕭牆，故一敗而塗地也。

▲知堂氏曰：中國之古書，殆無法閱讀，如欲閱讀，必需搜羅註釋，且須自己加以研究，實甚不便，何不以國立機關整理編輯，將所有盡有之註釋熔冶於一爐，集中於一冊，以便閱讀，此誠急務也。

▲子玉死，或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子玉人歟，子玉人也。及見其殯儀——紙馬，紙兵等——喟然嘆曰：久矣人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其誰欺，欺天乎。

▲汪奔，蔣怒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或對曰：虎兕出於押，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有人患汪氏無兵，汪曰：民信之足矣，何必曰兵。

▲齋藤氏失言歸，某問之，自門執其手曰：難之言矣，斯人也而有斯言也，斯人也而有斯言也，齋藤曰：風不風：風哉風哉。

▲文藝春秋正月號有「國民輿論調查表」甚詳，試錄其要如次：

第一問：事變下之內閣可否時常變換。

回答數 可一〇二票 不可五九二票

第二問：尙希近衛文磨公出任首相否。

回答數 希望者四七一票 不希望者二一三票。

第三問：期待政黨復活否。

回答數 期待者三〇一票 不期待者三八〇票。不明者一五票。

第八問：願赴大陸(中國)就職否。

回答數 願意者三九四票 不願意者二八三票 不明者一九票。

第九問：最近諸位之錢囊佳否(有無錢乎)。

回答數 佳者一〇八票 不佳者五七三票。

噫，輿論可棄乎。衆惡之

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耶蘇非於輿論乎。

▲文藝春秋二月號，桑木氏談「馬鹿馬鹿しい」，謂有著名藝術家臨死，連呼「馬鹿馬鹿しい」而絕，余對此句思索數日，未得其譯，後仍譯為「沒有意思」，未審對否。

▲日本「元左派理論作家」林房雄氏，亦於該誌談「就日本歷史之功用而言」，痛斥「唯物史觀論」之日本歷史觀，自罵既往之「認識不足」極讚揚日本歷史為世界之寶庫，其言是否若是其幾，姑且勿論，亦可謂善於改矣。

▲廣津和郎氏大談「政治與文學」，要求「讓國民說話」，謂文學與政治不無關係，斥文學家「歸於文學」之主張，詞極壯烈。純文學家之人亦發斯言矣。時哉時哉。

▲重慶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者也曰：華也非爾所及也。

▲或問曰：越倡和平，越起戰爭何也，余對曰：此兩者同，出而異名故也。曰：何謂也，曰：和平之意見不同則戰，戰為和平也。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不戰何以得乎。

清代詩人論詩之主張及其總成績

清代詩學概論稿之一

金受申

順德黃晦聞(節)夫子嘗謂：「唐主聲律，宋尚意境，清人兼而有之。」旨哉言乎。是豈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謂清代無詩，而胡適之醜証鄭蘇戲，陳伯嚴之謂也哉？申不敏，願本師說以治清詩，而作清代詩學概論，先述清人論詩之主張，並搜羅其論詩之總成績，以爲論列。

詩至明季，纖弱已極，時人病之。雖顧亭林之沉雄，黃梨洲之婉麗，不能挽頹風於萬一。迨新城漁洋王士禛出，始特標神韻，以振朝華，而啓夕秀，於是神韻派說興。厥後主性靈者，主聲調者，主格律者……相繼而起，各立一說。至金亞匏，黃公度，林琴南，以新詞時事入詩，而啓詩學革命，詩體改革之端。今請分述，以究始終。

一、論神韻之主張

王漁洋少年顯達，詩名滿天下，其論詩本嚴羽妙悟之說，以爲詩之妙緒，要在神韻，須如雲中之龍，只露一鱗半爪，始能超悟新穎，言有餘情。故吳陳琬序其蠶尾續集云：

先生象總衆有，不名一家，而攝其大凡，則要在神韻。畫家逸品，惟神品爲上，惟詩亦然。司空表聖論詩云：「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酸鹹，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余嘗深旨其言。酸鹹之外者何？味外味也，味外味者何？神韻也，詩得古人之神韻，即昌谷所云「骨重神寒」。詩品之貴，莫逾於此矣！

此論可爲漁洋神韻說之正解。又何世琪述記漁洋之燃燈紀聞云：「七月初八日，登州李鑑湖來謁，問曰：『某頗有志於詩，而未知所

學，學盛唐乎？學中唐乎？』師曰：「此無論初盛中晚也。初盛有初盛之真精神，真面目；中晚有中晚之真精神，真面目；學者從其性之所近，伐毛洗髓，務得其神，而不襲其貌，則無論初盛中晚，皆可名家。不然，學中晚而止得其尖新，學初唐而止得其膚廓，則又無論初盛中晚，均之無當也。」……漁洋此語，可爲其神韻主張之大旨，雖其立說，足爲後世攻擊之目的，然此語則歷百世而不泯者也。其燃燈紀聞復自述其爲詩之法云：「爲詩先從風致入手，久之要造於平淡。」風致即神韻也。其論詩絕句三十二首，處々以神韻爲主，第七首云：

風懷澄淡推章柳，佳處多從五字求；解識無聲絃指妙，柳州那得並蘇州！

第二十一首云：

接跡風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從天；王楊盧駱當時體，莫逐刀圭誤後賢。

第二十六首云：

楓落吳江妙入神，思君流水是天眞，何因點黛澄江練，笑殺談詩謝茂榛。

漁洋論詩，不獨絕古標以神韻，即律詩亦以神韻爲主，以此而秋柳四章，大受後人詬難。漁洋詩話卷中云：「律句有神韻天然不可湊泊者：如高季迪之一白下有山皆繞郭，清明無客不思家。」曹能始之

「春光白下無多日，夜月黃河第幾灣。」李太虛之一節遇白露猶餘熱，秋到黃州始解涼。「程夢陽之瓜州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是也。余昔登燕子磯有句云：「吳楚青蒼分極浦，江山平遠入新秋。」或庶幾爾！「漁洋以神韻論詩，大略如此；至其詩的批評，將於概論中言之。

神韻派之主張如是矣，於是引起一般人之反動，最初攻擊者爲趙秋谷先生，作談龍錄大抵爲反對神韻妙悟而作，如：

錢塘洪昉思（昇）久於新城之門矣，與余友一日并在司寇宅論詩，昉思疾時俗之無章也，曰：「詩龍龍然，首尾爪角鱗鬣，一一不具，非龍也。」司寇頷之曰：「詩如神龍，見其首，不見其尾；或雲中露一爪一鱗而已，安得全體？是雕鵠繪畫者耳！」余曰：「神龍者，屈伏變化，固無定體；恍惚望見者，第指其一鱗一爪而龍之，首尾完好，故宛然在也，若拘於所見，以爲龍具在是，雕鵠反有辭矣！」昉思乃服，此事頗傳於時，司寇以告後生，而遺余語，聞者遂以洪語斥余，而仍侈司寇往說以相難，惜哉！今出余指，彼將知龍。

談龍錄又云：

司寇表聖云：「味在酸鹹之外。」蓋概而論之，豈有無味之詩乎哉？觀其所撰二十四詩品，設格甚寬，後人得以各遂其性之所近；非第「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極則也。駁氏之言，寧堪並舉？馮先生糾之盡矣。

談龍錄又云：

崑山吳修齡論詩甚精，所著園墟詩話，余三客吳門，徧求之不得。

（註）獨見其與友人書一篇，中有云：「詩之中，須有人在。」余服膺以爲名言。夫必使後世因其詩以知其人，而後可以論其世，是又與於禮義之大者也。若言與心違，而又與其時與地不相蒙也，將安所得知之而論之。

（註）申按園墟詩話收於適園叢書中

秋谷之言，足與漁洋神韻主張發墨箴言，其言尙多，皆具卓識，非如神韻妙悟之縹緲不可捉摸也。

厥後翁覃溪繼秋谷之說，而詆神韻妙悟之非，且張大之。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

以實救虛也。空調確爲神韻派之病，學者許之者，大都在此。四庫提要謂流弊傷於膚廓，是爲的言。馮定遠說詩力非嚴羽，即間接反對漁洋神韻妙悟主張。

二、論性靈之主張

神韻派既病於膚廓，於是有主張「唯理，唯事」者，葉星期先生原詩半主張此論。然失於枯燥，不足以匡神韻之弊。惟性靈派語出性靈，無縹緲之弊，去枯燥之病，適足導詩學於正軌者也。此派以袁子才爲巨擘，而沈確士足以羽翼之。隨園論詩，專主性靈，近人吳興王文瀾先生云：「袁主性靈，如晤小兒，天口成語，往々不擇人不擇地而施，而天真爛漫，自然可愛。」此可謂真知隨園者也。隨園續詩品三十二首，頗可見其論詩之主張，學者苟循是以進，不啻學詩指南。三十二首者：「崇意」、「精思」、「博習」、「相題」、「選材」、「用筆」、「理氣」、「布格」、「擇韻」、「尚識」、「振采」、「結響」、「取選」、「知難」、「葆真」、「安雅」、「空行」、「固存」、「辨微」、「澄淨」、「齋心」、「矜嚴」、「藏拙」、「神悟」、「卽景」、「勇敢」、「著我」、「戒偏」、「割忍」、「求友」、「拔萃」、「滅跡」是也。大抵隨園才盛於學，復肯師古，故「無辭不達，無意不宜，以才運情，使筆如活，」者也，此當於清代詩學概論中詳論之。其續詩品神悟第二十四云：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人不能悟，付之飄風。惟我詩人，衆妙扶智，但是性情，不著文字。宜尼偶遇，重歌滄浪，聞之欣然，示我周行。

卽景第二十五云：

混元運物，流而不住，迎之未來，攬之已去。詩如化工，卽景成趣。逝者如斯，有新無故。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彼膠柱者，將朝認暮。

滅跡第三十二云：

織錦有跡，豈曰蕙娘？修月無痕，乃號吳剛。白傅改詩，不留一字，今讀其詩，平々無異。意深詞淺，思苦言甘，寥寥於言，此妙誰探？

三十二首具見大旨，僅錄三首，以其有關於性靈者也。餘俟清代詩學概論中詳之。鳥啼花落，皆與神通；但是性情，不著文字。則真性靈之達語也。隨園論詩之作不夥，詩話二十四卷，率記故實，間有論著，亦不多遺。確士一代詩宗，乾嘉中之騷壇牛耳也；其論詩大旨，皆見於說詩碎語中。自序云：

辛亥春讀書小白湯山之僧舍；塵氛退避，日在雲光嵐翠中，几上有山，不必開門見山也。寺僧有叩作詩指者，時適坐古松亂石間，聞鳴鳥弄晴，流泉赴壑，天風送聲，似唱似答。謂僧曰：「此詩歌之聲，爾我共得之乎？」僧相視而笑。……

此即文心雕龍「……林籟結響，調如琴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鐘，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之意。此余於「批評蘇孟侃新詩的音節」一文，論之最詳。蓋自然流露，即性靈的表現者也。凡主性靈之論者，最忌粘皮帶骨，亂引故實；如確士唐詩別裁集序云：

……朱子云：「楚詞不皆是怨君，被後人多說成怨君。」此言最重病痛。如唐人中，少感固多忠愛之詞，義山問作風刺之語，然必動輒牽入；即小賦物，對鏡詠懷，亦必云某詩指某事，某詩刺某人，冰月鏡花，多成粘皮帶骨，亦何取耶？

此序頗能表現出確士對於性靈說法之一般，推倒一切「唯理，唯事」之迂腐主張，以文學眼光建設詩說，最足動人。說詩碎語曰：「……以無情之語，而欲動人之情，難矣！」旨哉言乎。又說詩碎語卷下云：

用意過深，使氣過厲，抒濼過穢，亦是詩家一病。故曰「穆如清風」。又云：意主渾融，惟恐其露；意主蹈厲，惟恐其藏。究之恐露者，味而彌旨；恐藏者，盡而無餘。

此二節以造意返性靈，不知以為悖放斯旨，然確士論詩中正，於「性靈」聲調「皆有應趨不磨之論，聲調當俟三節言之。復引說詩碎語以結確士之主張，更引鄭蘇戲語，以結此節。碎語云：「人謂詩主性情，不主議論；似也，而亦不盡然……但議論須帶情韵以行，勿近俗

父面目耳！一吾人研究清代詩學，當知道咸同光以來，二大派之家數，此當於清代詩學概論中詳論之。惟吾人欲知性靈派說詩之重要，則又不能不述此兩大派之源流。自道咸以降，主壇者惟江西派，厥後分爲二派：第一派主「清者幽峭」，第二派主「生澀與衍」；今世之第一派以鄭蘇戲爲牛耳，第二派以陳伯嚴爲馬首。余不喜江西派詩，以爲自山谷后山以下，不可盡知之也；而讀海藏詩鈔，散原精舍詩大好之，蓋爲二派所不廢者性靈也。此亦當俟清代詩學概論中詳論之，茲錄鄭蘇戲序散原精舍詩云：

往有鍾公，與余談詩，務以清切爲主，於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說甚正。然余竊疑詩之爲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萬變，紛擾於外；心緒百態，騰沸於內。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辭。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於清也。思之來也無端，則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者，惡能使之盡合？興之發也匪定，則倏忽無見，惘恍無聞者，惡能責以有說？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於切也。

清切二字，太近雕琢，反失性靈，故蘇戲以伯嚴詩於清切之外求性靈，最得其旨。有此詩，並有此序，吾人惡得謂江西派悖於性靈者哉？

予於釋性靈派竟，復有感於宋學漫堂說詩之於性靈解釋中正，因擇錄其說云：

取材富，而用意深者，不妨流覽，以廣其波瀾，發其才氣，久之源流洞然，自有得於性之所近。不必撫唐，不必撫古，亦不必撫宋元明，而吾之真詩，觸境流出。釋氏所謂信手拈來，莊子所謂螻蟻梯瓦甃，無所不在——此之謂悟後境。

悟則隨吾興會所之，漢魏亦可，唐亦可，宋亦可，不漢魏不唐不宋亦可，無暇撫古人，並無暇避古人，而時候熟矣！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詩中有個我在，以我之性靈，造我之詩，始爲真詩。此即隨園所謂「著我」也。漫堂此說最近之。

三、論聲調之主張 聲調者音節也，蓋卽句中宮羽，調協一詩之急徐大小高下之節奏者也。清人講之最細，此即修池暉先生謂

「以有無聲調之詩成」之謂也。自清初王新城趙飴山以聲調相韻，相攻訐，而後乾嘉以黃鐘大呂，形諸夢寐者，比之皆是。究其發達原因有二：

一、清學總結前代，詩家亦以其性之所近，隨意志取，不限於只治某時代之陋習，故發揮不同，各成絕學；而洵覽既多，宮商自叶，於是聲調之主張成。

二、清代詞曲並盛，聲韻探討幾微，且詩家多能製曲，風氣所被，亦直接受其影響。四聲陰陽，宮商七音，視為大法，莫敢或違。然後聲調鏗鏘，語句卓厲，於是聲調之詩派成。

第一條乃學術史上演進問題，第二條即音樂文學之重要材料，故余始治聲調派論詩主張時，即認為與音樂文學有莫大關係。此派已成詩家普通心理，然論著專書，實不多見，茲就論詩要籍，鈎沈論列，以實此節。此派作者以舒鐵雲瓶水齋詩集，黃仲則兩當軒詩鈔，蔣心餘忠雅堂詩集為大家；而論者則趙秋谷先生，沈確士先生……為巨擘。舒黃將當俟清代詩學概論詳論之，先述趙沈之說以研究之。

初王漁洋論詩講律調，學者宗之，然漁洋終不肯詳其說。趙秋谷潛心揣摩，盡得其旨，著聲調譜以示人。漁洋戒其不可妄語人，四庫提要論其詩曰：「古詩不拘平仄，拗體詩不亦拘平仄，而別有一定之平仄，不可更移。執信嘗求其法於王士禛，士禛密不肯語，乃以古詩唐詩互相鈎稽而得之，因著為此書，其法律至為精密。」聲調不講久矣，所謂「古詩自漢魏六朝至初唐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古法戾。」是也。秋谷適當此病，又以漁洋自負妙契，不肯語人，發憤著聲調譜，遂成百利不壞之佳構。吾人欲登古詩之堂奧，求作詩之聲律，不可不講此書。而欲知明季清初之聲調派之源流尤不可不讀其門人保聲調譜序。

序云：

唐詩聲調，迄元來發矣；明季變失，古詩尤甚！吾虞馮氏，始發其微，於時和之者，有錢牧齋及蘇川程孟湯。若後之婁東吳梅村，則又附之方於程氏者矣。顧解人難得，惟新城王阮亭司寇。及具梅村，心領其說，

欲登斯世於風雅，執以律人，人或自失，然卒無有得其說者。我飴山先生，獨馮宗氏，已窺其微，乃宛軒窮得之……

此序於聲調詩論小史，解釋極詳，可為鳳毛麟角之史料，使吾人更知錢牧齋，程夢陽，吳梅村皆曾講聲調者也。錢程吳專書不可知，趙秋谷之主張，大凡見於四庫提要而最有關係者，為其論列，論列云：

漢人歌謠之采入樂府者，如上留田，霍家奴，羅敷行之類，多言當世事。少陵所作新趨樂府，題雖異於古人，而深得古人之理。元白以後，此體紛紛矣！

總而言之：制詩以協於樂一也；采詩入樂二也；古有此曲，倚其聲為詩三也；自製新曲四也；擬古五也；詠古題六也；並少陵之新題樂府而為七○古樂府盡於此矣。

唐末有長短句，宋有詞，今有北曲，元有南曲；今有北人之小曲，南人之吳歌，皆樂府之餘裔也……

聲調譜論列甚多，此條又最長，節錄如右。秋谷此論，與余假定之聲調派發達原因第二條相合。蓋已主張詩樂，即間接言音樂文學與聲調論詩之關係者也。聲調譜研究者甚多，然能發明其指意者，則甚少，有聲調譜說其佳。沈確士論詩，於「性靈派主張」中，論列最多，然說詩言語講聲調者，尤為高妙，辟語云：

詩以聲為用者也，其微妙在抑揚抗墜之間。讀者靜氣按節，密詠恬吟，覺前人聲中離寫等外別傳之妙，一齊俱出。朱子云：「讀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真得讀詩趣味。

確士此語，直以「詩以聲為用」，揭出聲調之真面目，而聲調與音樂文學之關係，亦昭然於世。辟語復云：

七字每平仄相間，而義山韓碑為中，封狼生龍「七字平也」，「帝得聖相相曰度」七字仄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

此即陰陽聲關係，音節調協，聲調自響，確士所謂氣節音節也。予於評錢孟侃新詩的音節一文，論之頗詳。聲調論者之主張，以為凡詩皆須鏗金鏘石，一片宮商，句酌字斟，務使擲地作金石聲，纖仄

輕佻，不入斯選。以故乾嘉聲調鼎盛之時，而袁隨園不入此派，以其「通天神狐，醉則掉尾」者也；雖然其結響，振彩，吾亦無聞言也。

四、論格律之主張

清人稽古講學，放前民遺緒，尋繹鉤稽，各成絕學。即以研究詩學之書言之，已逾數百種，亦可觀矣。其中主張不一，前三節已略言「神韻」，「性靈」，「聲調」之主張矣，請再言「格律」：

格律專書，前人著述頗少，清人稍有撰著，亦多散見於詩評各書，究其研究結果，大致分二：

一：對於體式上之研究，及詩之構造。此類如王漁洋「律詩定體」，趙秋谷聲調譜，宋牧仲漫堂說詩等屬之。

二：論詩之風格，及造意上之研究。如吳起蛟「說詩管廡」，葉星期「原詩」，及各家傳記引語等甚多。

上所列二則，第一條體式上研究，及詩之構造，大都於各體之構造，謀篇鍊字，遺韻布局上研究其流別律調。其研究之部分，大別分為五種：

甲 體格

乙 流別

丙 篇章

丁 平仄——與聲調相關——

戊 用韻

右五事為清人研究詩格之鵠的，論著頗多，不能詳紀。僅附顧亭林日知錄卷二十一藝文論詩節目如下：

- 一，作詩之旨。
- 二，詩不必人人皆作。
- 三，詩題。
- 四，古人用韻無過十字。
- 五，詩有無韻之句。
- 六，五經中多有韻（？）。
- 七，易韻。

- 八，古詩用韻之法。
- 九，古人不忌重韻。
- 十，七言之始。
- 十一，一言。
- 十二，古人未有詩格。
- 十三，古人不用長句成篇。
- 十四，詩用疊字。

十五，次韻。

十六，柏梁臺詩。

十七，詩體代降。

十八，詩格。

十九，詩人改古事。

亭林僅就其大處著論，若字句間前人用之妥否，及其斟酌字句，與風格之關係，則漫堂說詩，說詩碎語等書，解之頗詳也。

第二條風格造意，論者較多。然多不由格律上立論，似與此節，無大關係，故鈞稽之難，實倍於第一條也。風格與格律判別已久，而前人典籍稍足供研究者，厥為文心雕龍。其「風骨」，「精彩」，「銜裁」……等篇，與風格大有芥蒂；惜乎其去格律之藩籬遠也。本節立論，實以第二條為主要點，雖鈞沈困難，定論亟難，則可減不可略也。今述其各家主張，以研究之。葉星期先生標舉下列三說以說詩：

一，風格方面：

曰「生」，曰「深」，曰「新」。

二，感覺方面：

曰「理」，曰「事」，曰「情」。

三，內蘊方面：

曰「才」，曰「膽」，曰「識」，曰「力」。

能如此縝密組織研究，於清人論詩中，為不可多得。李元度評其「生，深，新」曰：「凡一切庸熟陳腐浮淺語，須一掃空之。」而其自解二三兩項，亦足衍其大旨。

解「理，事，情」曰：

「理，事，情」此三言者，足以窮盡萬有之變態，凡形形色色，音聲狀貌，舉不能越乎此；此舉在物者而言，而無一言或能去此者也。（原詩，內篇下。）

解「才，膽，識，力」曰：

「才，膽，識，力」此四言者，所以窮盡此心之神明，凡形色色，音聲狀貌，無不待於此，而為之發宣昭著——此舉在我者而為言，而無不如此心以出之者也。（原詩，內篇下。）

原詩內篇下，尚有釋「才」，釋「識」二節，以其非關格律不載。當時各

家分道揚鑣，規唐法宋，對於格律講究極嚴。趙秋谷，王漁洋因神韻而互相攻訐，人皆知之矣，然試翻談龍錄閱之，其因格律相爭之點尤多。蓋漁洋主「嚴格的講求格律」，秋谷則主張「自由的講求格律」；故究其歸宿，漁洋失於拘謹，熟讀漁洋集者自知「秋谷偏於不羈」。如談龍錄批評洪昉思云：「昉思在阮翁門，每有異同，其詩引繩削墨，不失尺寸，惜才力窘弱，對於篇幅，都無生氣，故常不滿人，亦不滿於人。昉思出漁洋門下，難免拘謹之習，然其詩縹緲秀逸，亦不得不謂漁洋神韻薰蕕所致也。」

厥後沈確士亦盛談格律，其論質實可法，非空衍虛理者。嘗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亂雜無法，非詩也。然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不任意運法，轉以意從法，則死法矣。」此論甚當，是為格律派名言。

詩之格律流派甚多，援格遺辭，最為合度，然格律既多，難免龐雜，此又不得不慎選擇也。會滌生納諸格為五屬，蓋亦就風格上區別，而不為體式上分割也。五屬者：「氣勢」，「識度」，「情韻」，「味趣」，「機神」是也。見求闕齋日記。會滌生於詩之格律，用力最深，故作古文亦欲出之杜詩造句之法，傾倒至矣。

論格律之主張，簡釋如右。其隨園，確士，樊榭……亦非不講格律者，觀續詩品和題布格可知矣，願為其才所指，不必以格律鳴也。

清人論詩之主張，既分「神韻」，「性靈」，「聲調」，「格律」，略釋如右。再將其論詩總成績分類錄下，惟因於見聞，搜集不多，是憾事也。清人論詩總成績，應斷分為左列五類：

- 一 總說一代之詩
- 二 專論個人之詩
- 三 總論諸家之詩
- 四 研究詩之問題
- 五 專論一地之詩

上五類強分如此，實則第一項尚可分為「專論」，「泛論」二則，如

漢詩總應入專論，宋詩紀事應入泛論，今合一錄之。

一 總說一代之詩：

漢詩總說一卷，沈用濟費錫璣撰——昭代叢書只云費錫璣撰。
元詩總論一卷，陶瀚陶玉未撰——附顧奎光元詩選本中。
遼詩話一卷，周春撰——昭代叢書本。
乾嘉詩壇點將錄，黃景仁撰——塵海妙品本。
光宣詩壇點將錄，汪國瑛撰——甲寅雜誌。
讀雪山房唐詩凡例一卷，管世銘撰——粟香室叢書本。
遊詩話二卷，周春撰——述古叢鈔二集本。（按昭代叢書作一卷。）
宋詩紀事補遺百卷，補正四卷，陸心源撰——原刻本。
宋詩紀事一百卷，厲鶚撰。
明詩紀事一百二十三卷，丁宿章撰——所思齋本。
明人詩品二卷，杜蔭堂撰——小石山房本。
五代詩話，鄭方坤撰——美素堂刊本，粵雅堂本。

二 專論個人之詩：

杜工部詩話一卷，讀杜一箋二箋各一卷，錢謙益撰——玉勺草堂杜詩本。
杜律詩話二卷，陳廷敬撰——午亭文編本。
論杜一卷，仇兆鰲撰。
義山詩話一卷，程夢星編。
李詩叢說一卷，李調元鄧在珩撰——一百三十七則。
李詩叢一說卷，王琦編——二百二十則。
杜詩話五卷，劉鳳誥撰——附存梅齋集本。
眉山詩案廣證六卷，張鏞撰——江蘇局本。
南田詩評一卷，蔣光煦撰——附臨香館集本。
古詩十九首解一卷，張庚撰——蕪海珠塵本。
古詩十九首說，徐昆撰——晴園叢書本。
杜詩雙聲雙韻詩話卷八卷，周春撰——蕪海珠塵本。
陶詩真詮一卷，方宗誠撰——光緒初刊柏堂遺書。

三 總論諸家之詩：

帶經堂詩話三十卷首一卷，張宗翰輯——廣州藏修堂重刊本。
漁洋詩話三卷，王士禛撰——黃叔琳序本。

- 梅村詩話一卷，吳偉業撰——親自得齊叢書本。（上海中華圖書館印行本據楊學沅序言係得之於梅村玄孫吳翔洽者為梅村手書原稿也）
- 一瀛齋詩話一卷，薛雪撰——單行本昭代叢書本。
- 星澗詩話二卷，徐傳詩撰——明帆接本。
- 緝雅堂詩話二卷，潘衍桐撰——光緒十七年杭州刻本。
- 雪橋詩話十二卷續八卷，楊鍾義撰——求恕齋本。
- 榕城詩話三卷，杭世駿撰——知不足齋叢書本。
- 兩廬詩話六卷，吳喬撰——適園叢書本。
- 魚針軒詩話一卷，計發撰——適園叢書本。
- 西厂詩話一卷，徐增撰——昭代叢書本。
- 西河詩話一卷，毛奇齡撰——昭代叢書本。
- 隨園詩話十六卷續八卷——三十六種本單行本胃慶生批本。
- 雙齋詩話一卷，施閏章撰——昭代叢書本。
- 寒研詩話一卷，顧嗣立撰——昭代叢書本。
- 蓮坡詩話一卷，查為仁撰——昭代叢書本。
- 消寒詩話一卷，秦朝鈞撰——昭代叢書本。
- 兩村詩話二卷，李調元撰——函海本。
- 拜經樓詩話四卷，吳奎撰——蕪海珠塵本。
- 月山詩話一卷，恒仁撰——蕪海珠塵本。
- 鵝亭詩話一卷，屠紳撰——聚香室叢書本。
- 詩話八卷，毛奇齡撰——李璠等編——蕭山毛氏刻本西河合集。
- 甌北詩話十二卷，趙翼撰——甌北全集本。
- 靈芬館詩話十二卷續六卷，郭慶撰——嘉慶年刻全集本。
- 越鏡堂詩話，李慈銘撰——商務書館本。
- 石遺室詩話，陳衍撰——通行本。
- 蒲褐山房詩話，王昶撰——單行本湖海詩傳本。
- 瓶水齋詩話，舒鐵雲撰。
- 秋星閣詩話一卷，李沂撰——昭代叢書本。
- 石洲詩話八卷，翁方綱撰——粵詩堂叢書本。
- 柳亭三十卷，宋長白撰——懷花庵叢書本。
- 春草堂詩話八卷，謝肇撰。

四 研究詩之問題

- 柳志居詩話二十四卷，陳鴻軍撰——扶荔山房本。（按古越藏書樓書目卷十云為朱舜登撰扶荔山房編輯本姚柳依從明詩綜中抽出分編）
 - 射鷹樓詩話二十四卷，林昌彝撰——家刻本。
 - 養一齋詩話等十七卷，潘德輿撰——道光十六年刻本。
 - 盾鈞樓詩話二卷續編二卷，孫維撰——鉛印本。
 - 北江詩話六卷，洪亮吉撰——粵雅堂叢書本。
 - 綠雅堂詩話一卷，趙文楷撰——荔塘叢書本。
 - 翰廬詩話三卷，沈潛撰——魏李遺書本。
 - 山靜屏詩話一卷，方薰撰——石印別下齋本。
 - 五山堂詩話十卷，銀厂居十撰。
 - 西江詩話三卷，曾廷旌撰。
- 燃燈紀開律詩定體合一卷，王士禛撰——天壤閣聲調三譜本。
- 分類詩話六卷，王士禛撰——同治戊辰刻本。
- 律詩定體一卷，王士禛撰——親自得齊叢書。
- 漁洋山人詩問一卷，王士禛撰——親自得齊叢書。
- 燃燈紀開一卷，王士禛口授何世璠記述。
- 原詩四卷，葉燮撰——附已畦集中。（昭代叢書同）
- 聲調譜三卷，趙執信撰——蕪海珠塵本。
- 談龍錄一卷，趙執信撰——蕪海珠塵本。
- 聲調譜拾遺一卷，翟登撰——蕪海珠塵本。
- 梅村談藪二卷，靳榮藩撰。
- 雜編附存蘇海識餘四卷，王文浩撰——附蘇詩編注集成本。
- 漫堂說詩一卷，宋奎撰——撰子海類編本。
- 若香詩論一卷，宋大樽撰——知不足齋叢書本。
- 西昌發微三卷，吳喬撰——適園叢書本。
- 燃脂集例一卷，王士禛撰——昭代叢書本。
- 說詩管劄一卷，吳富發撰——昭代叢書本。
- 續詩品一卷，袁枚撰——昭代叢書本。
- 詩學纂照一卷，汪師韓撰——昭代叢書本。
- 集世說詩一卷，李鄴嗣撰——昭代叢書本。

野鴻詩的一卷，黃子雲撰——昭代叢書本。
貞一齋詩說一卷，李重華撰——昭代叢書本。

說詩醇語二卷，沈德潛撰——韻圃叢書本。

學詩詳說三十卷，學詩正話五卷，顧廣譽撰——光緒三年刻顯仿溪叢書本。

說詩章義三卷，方宗誠撰——光緒初刊柏堂遺書。

詩譯一卷，王夫之撰——船山遺書本。

夕堂永日緒論內編二卷，王夫之撰——船山遺書本。

南窗漫紀一卷，王夫之撰——船山遺書本。

小石帆亭著錄五卷，翁方綱撰——天壤閣聲調三譜本。

千金譜二十九卷，朱燮原撰。

花齋閣詩選十卷，陳鴻樞撰——原刊本。

海天琴思錄八卷，林昌彝撰——原刊本。

歷代吟譜八卷，闕名——鈔本。

夢曉樓隨筆一卷，宋顯榮撰——小石山房本。

竹林芥問一卷，陳蓮撰——金峯山館本。

瓶齋六卷，劉熙載撰。

詩筏，賀孫貽撰。

兩當軒詩評一卷，黃景仁撰——談藝珠叢本。

五 專論一地之詩

吳興詩話十六卷，戴璿撰——吳興叢書本。

全浙詩話五十四卷，引用書目一卷，目錄一錄，陶元藻輯——嘉慶元年怡蒙

開刻本。

閩川閩秀詩話續編四卷，丁芸幹——京師刻本。

江西詩社宗派圖錄一卷，張泰來撰附江西詩派小序——知不足齋叢書本。

全浙詩話刊誤一卷，張道撰——正覺樓叢書。

湖北詩後四十卷，丁宿章撰——經北草堂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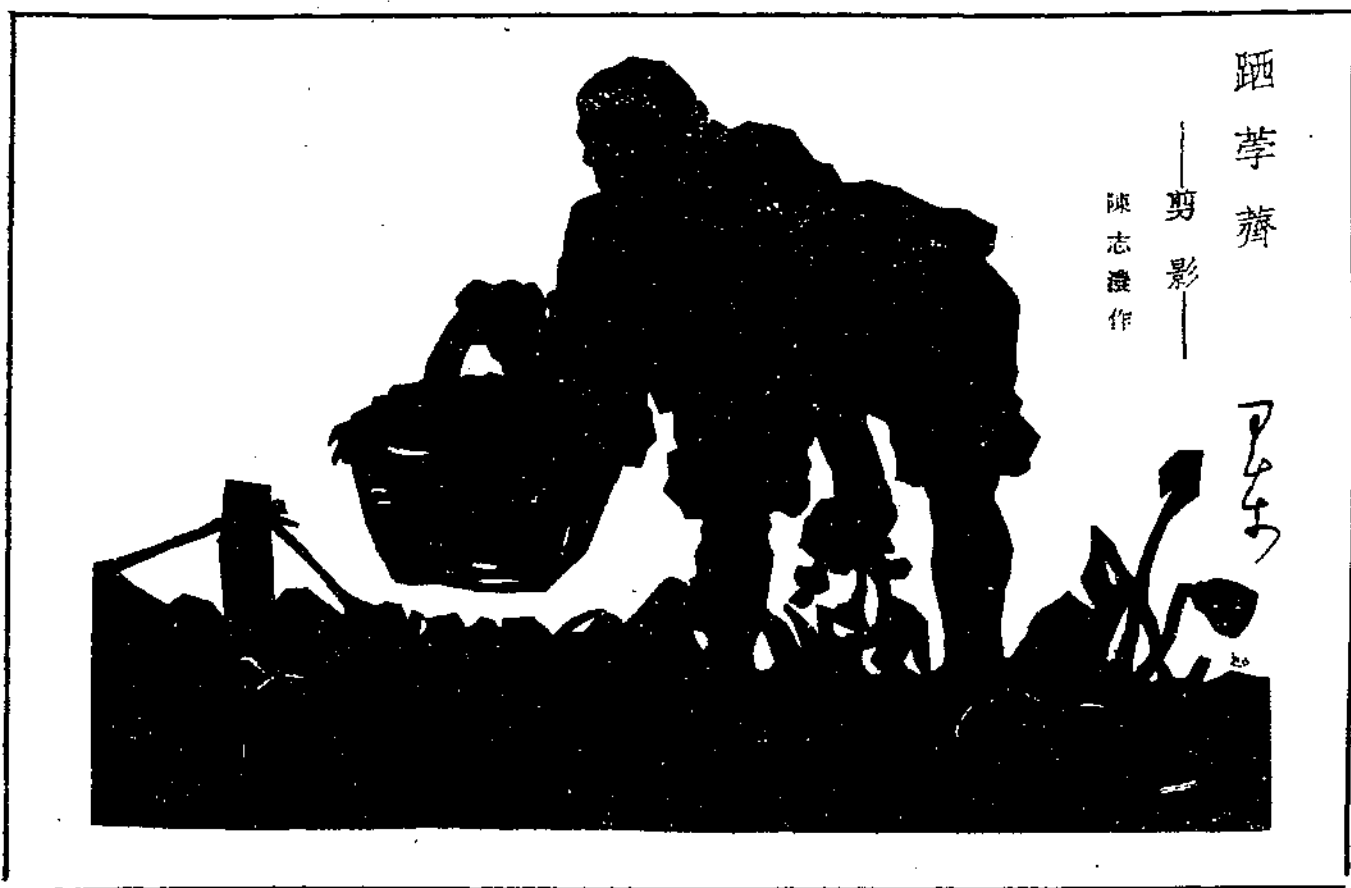
歷代詩話八十卷，吳景旭撰——嘉慶中刊本。

全閩詩話十二卷，鄭方坤撰——刊本。

※

※

※



晒芋薺

——剪影——

陳志讓作

丁巳年

自然與彫琢

靳 極 蒼

我國文學從五四運動後，有了個很大的轉變，就是所謂新興的白話文學從提倡以至于勃興，以至于普遍，以至于霸佔文壇了。尤其所謂青年方面的文壇上，更幾乎絕了文言作品的蹤跡。這個轉變，在我們中國來說，是空前的。因而在文學理論方面，在文學批評文面也有了新的轉變，產生了許多新的規律，新的標準。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自然」與「彫琢」。其主張之極端者，認為過去的好文學作品，都是自然的，都是白話的，或近乎白話的，（胡適白話文學史一書，即全為發揮此意之書）。過去一切較深的文言的，作品，多失之于「彫琢」，多失之于「自然」，不能算作良好的文學作品，於是兩漢之辭賦，六朝之駢偶，都被打到了十八層地獄裏，樂府元曲及通俗小說，都被抬高於絕上之天宮中。因而一般習於文學的青年們，也就惟「自然」之是求，惟「彫琢」之務去。在文壇上雖未釀成擁護與排斥的大爭戰，然而在各個從事於新興文學者們的內心裏，確乎都已有了這種意識的深刻印象了。因而他們大書特書的論文學的作法曰：

文章是自然地寫出來的，不是沉吟翰藻地作出來的。
寫文章的時候，要怎樣寫着方便就怎樣寫。（如事變前某副刊的稿約，即如此）。

不惟舉之於其口，而且筆之以為文，不惟筆之以為文，而且標之以為方法，以為主義，以為文學創作的「不二法門」。他們這樣主張，往好裏說是為提起青年們的寫作的勇氣；往壞裏去批評，可以說他們根本沒弄清文學原理。（至少當時是這樣的）然而不管如何，因為他們這樣主張，這樣提倡，於是一般中學生們，甚而至於小學高年級的小孩子們，作起文來，也都耍文不起草，提筆直書，千百言之篇什，不一句鐘而俱就，真是文不加點，無異虛詢祖之復生，有如宿構，實為王仲宣之再世，人人太白，個個嗣宗，猗歟盛哉！猗歟盛哉！然而在這樣的教導下，會培養出來了幾個文學家呢？會培養出來了幾多文理通順的學生呢？如此的估計一下，真不能不讓我們大大的吃驚了，真不容我們再事緘默了。所以我現在要論文學上的自然與彫琢。

「自然」確乎是文學作品的要件，好的文學作品，確乎是沒有一篇是不自然的。然而我們要認清「自然」是文學的成功，是文學家嘔心咯血，搜枯腸，絞腦汁所獲得的結果，而不是方法，而不是手段。

「失之於彫琢」確乎是一篇文學作品的毛病，好的文學作品，確乎是沒有一個會有彫琢的痕跡的。然而我們要認清，「彫琢」是完成好的文學作品的手段，是完成文學作品，必經的歷程。牠僅僅是方法，僅僅是一段歷程。

如此說來，自然不但不與彫琢相反，而且簡直自然尚期待彫琢而完成。簡直良好的文學作品，是必須經過彫琢的歷程的。文學中的自然，絕不是手段，絕不是自然，毫無不費力的寫出來的，而却是大費氣力的彫琢著作出來的，所以自然是結果，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不是方法，彫琢是一篇文學作品能成為自然作品的手段，必經的歷程，而不是目的。比方我們說「某篇文章自然」那就是作者對某篇文章彫琢的成功了。又比方我們批評某篇文章失之於彫琢，那就是說作者對某篇作品彫琢的失敗了，彫琢的未成功，彫琢的工夫，沒有作到家。如彫琢石

像一樣，尙留有斧的痕跡。如此說來，我們以後不但要清楚文章上所要的自然不是方法上的自然，不是怎樣方便、怎樣寫的外形上的自然，而更要知道，彫琢是一塊璞玉能成爲藝術作品的手段，是一篇原料文學能成爲好的文學的必要的必要的手段。如此我們怎能閉着眼睛喊要自然，閉着眼睛一死兒的反對彫琢呢？

愛狄生說：「天才是一分神來，九十九分汗下」。他這句話原是爲科學說的，但用之於文學，也極爲恰當。我們豈不熟聞古人的「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鬚」吟成五個字，用破一身心」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話麼？那怎能說怎樣方便怎樣寫呢？薛道衡登樓構思，聞人聲便怒，陳后山作詩，家人爲逐去貓犬，小孩都要送到旁人家去。並且有的人鑽入深草，爬上樹梢以尋構思之地，這雖然是一部分文人的怪癖，然而一切精深偉大的作品，都是由慘淡經營而成功，是不會成問題的。文學作品那能說是隨便寫出來的，不是「作」出來的呢？那能說隨便想到什麼就寫什麼呢？

文學上的自然，可分兩種，一是屬於作品本身的，一是屬於於作者方面的。屬於作品本身的那就是說這篇作品有自然的優點；屬於讀者的，那就是說讀者讀某篇作品時，心靈上感覺着自然。不過必作品本身具有自然的優點。讀者讀時，才能獲得自然的感覺，同時凡讀者讀來感覺着自然的作品，那作品也必有自然的優點（不能理解者不在此內）所以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屬於讀者的可以說是一種心靈上的感覺。在這種地方，自然是與生硬相對的，生硬在感覺上是一種不易接受而無舒適之感的一種感覺，因此我們可以說自然就是易於接受，且有舒適之感的一種感覺了。屬於作品的「自然」是與「有彫琢之痕跡」相對的，有彫琢痕跡，那就是刀痕尙在，尙欠琢磨工夫「自然」那當然就是琢磨成功，無刀斧痕跡，渾如天成了，那就是美人細意貼平，裁縫減盡針線迹了。

讀者感覺上的自然，我們是無法主動的。我們祇有力求作品上的自然了。作品上的自然也可分兩類來說：

一 命意組織上力求自然

二 遣詞造句上力求自然

命意組織上的自然，那就是說作品中的意境敘述結構上怎能使他無刀斧痕迹？怎能「細意貼平」？怎能「減盡針線迹」？文學固然是以人世的事實爲描寫的對象，但是一件事實，未必能澈頭澈尾的全合於藝術的條件，未必能整個兒的搬入於文學作品之中成爲文學的材料。質言之，就是如事實的實寫下來，未必能成爲文學作品，所以記述事實的歷史自爲歷史，而以事實爲原料作成的小說，自爲小說。我們絕不能稱歷史爲小說，絕不能稱小說爲歷史，二者固全以事實爲寫述的對象，然而歷史是照實搬入的，小說則須要再加一番手續始能入之於文學的。就是須加一番想像工夫的。在想像與創作一文內我曾說：

藝術不是自然的複製不是事業的複述，而是一種創造，所知所經的自然事業，僅僅是藝術的生胚，不加選擇組合，不能成爲藝術上的材料的。質言之，就是不通過想像，不能入之於藝術的。

此處所謂經過的一種手續，在心理上講，就是想像，在方法上說，就同於玉人之彫琢璞玉，因爲在心理上的選擇與組織，無異於玉人的設計彫琢切磨呀！一篇良好的文學作品，能讓讀者讀來不覺着牽強生硬，而且有自然之感，那作家真不知經過了幾番「某段去」「某段添」「某節移前」「某節後錯」的經營工夫呢？如此經營的成功了，那作品在命意組織上的自然，就算獲得了。如此經營的仍未妥善，那作品在命意組織上的「自然」就獲得不了。所以真不是一件容易的呀！關於這方面，古書實例極多，真是舉不勝舉，在形式上最顯著的，我且舉施耐庵水滸傳「王婆貪賄說風情」一段爲例：

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是個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個人原是清河郡大戶人家討來的使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匹白綾，一匹藍縷，一匹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起來與老身，我即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吃，却與這雌兒說，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個好日，去請個裁縫來做，她若見我這般說，不厭我時，此事便休了，她若說替我做，不要我叫我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她家來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她若歡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做，這便有二分光了。若肯這般做，却要安排酒食點心請她，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她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又休了，他若依前

青來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光便有四分了……這光便有五分了……這光便有六分了……這光便有七分了……這光便有八分了……這光便有九分了……

難爲王婆這老虔婆怎麼想來，多麼細膩，多麼周詳，所以後文敘述施行起來才能不牽強，不生硬，不躁暴，而自々然々，如水到渠成的成之於自然。咳！殊不知作者施耐庵先生不知用過了多少心思哩！不知增，刪，移前，錯後的費過幾許手續呢！王實甫作西廂記據云作至第四本第三折長亭送別：「碧雲天，黃花地，……」等句時，思竭仆地而死，嗚呼！嗚呼！偉大的作品，豈易言哉！

又如馬致遠漢宮雜劇第三折寫元帝與昭君別後，想像着回宮的那一段：

他々々傷心辭漢王，我々々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裏裏返成陽；返成陽過宮塔，過宮塔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此處一句一斷，極盡嗚咽掩仰之曲致，詞采曲調，痛切淋漓，意思一層比一層深情緒一句比一句緊，這種佈局，這種層次作者真不知費了幾許心血，才能有這樣的獲得呢？才能讓我們讀來覺得如此生動自然呢？

可是過去成名的作品中，也有不少有彫琢痕跡的，如高明的琵琶記與湯顯祖還魂記二者是，李笠翁評琵琶記曰：

若以針線論，元曲最疎者，莫過於琵琶，無論大關節目背謬過多。

全書結構，不能沒欠缺之點。例如洛陽與陳留並不是非常的遠方，且不是兵亂之時，那有其子狀元及第，而父母却不知道，且在兒子方面，及第而不立刻報知雙親，且長久的時期，一點也不聞道故鄉的消息，張太公雖居鄰家，然對於蔡家的不幸，都是以後才得知的這些恐怕是強欲表現趙五娘底孝烈而勉強湊合的罷。——（孫俚工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

高氏的這種毛病，就是命意糾纏上未能求得自然之故，又如湯氏還魂記硬要讓死了三年的杜麗娘復生，真是至奇至怪，至出人思議，而垂於情理，故其書雖然詞采華美，冠絕一時然於此終不能無歉然矣。此亦命意構思上，未能獲得自然之故也。

一部讓人讀來感覺着自然的作品，那裏是容易的呢？有志於文藝者的青年們，趁早改換了你們錯誤信念吧！要真的任意寫出來的就能自然，要真的怎樣寫方便怎樣寫就能產生良好的作品，那文學家真會多得到車載斗量，不能勝數呢！真會祇要認識字，祇要能寫字，就都成爲文學家呢！聰明的讀者們，你想，這是可能的麼？

造句造詞上的自然，那就是說作品中的詞句，流利生動，那就是說對文字運用的熟練，那就是說選字造句調音合節都恰到好處，都恰宜於表達情緒思想。

關於這項文作家是須要下一層磨練工夫的。朱子語類云：嘗見歐公醉翁亭記原藁，發端三四行，後悉行塗去，而改以環滁皆山也五字。

洪景盧容齋續筆云：「王荊公絕句「春風又綠江南岸」原稿綠作到，圈去注曰不好，改過字復圈去，改爲入，旋改滿，凡十許字，始定爲綠。

黃魯直詩：「高蟬正用一枝鳴」用字初作抱改曰占，曰在，曰帶，曰要，至「用」字始定。又唐詩紀事載：「賈島赴舉至京，騎驢賦詩，得僧推月下門之句，欲改推作敲，引手作推敲之勢未決，不覺衝大尹韓愈，乃具言，愈曰，推字佳矣。遂並辯論詩。」這是極有名的推敲的故事，所以造句造詞，談何容易！法國自然主義派文豪福羅貝爾對用上，亦極爲重視，有所謂「一語說」他會對他的學生莫泊桑說：「我們所要求出的什麼，這裏祇有惟一的字可以表出牠，說明牠的動作的，只有惟一的動詞，限制牠的性質的，祇有惟一的形容詞。我們不能不尋求這唯一的名詞動詞及形容詞，直到發現了爲止，只是發現了近於這字的字，也是不能滿足的。這事不能以爲困難，模模糊糊的事，這種

「一語說」是眞值得我們從事於文藝者注意的。我們中國文人，對此項努力者，也頗大有人在，比方杜甫，就是注意詞句聲律的一個，所以他

說：「新詩改罷自長吟」老來漸於律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頗學陰何苦用心。孟郊說：「夜吟曉不休，苦思鬼神愁」賈島說：「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淚」潘闌說：「任髮華雪白，詩須字字清」長喜詩無病，不憂家更貧。……這些人固不必論，就是白象山老嫗可解的詩

賞欣之藝文學詩談再

錚 殿

顧亭林先生云：「詩言志」此詩之本也。王制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詩之用也。荀子論小雅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其聲有哀焉」。此詩之情也。由是又分爲賦，比興，三者焉。叙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物盡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也。然其情足以感發人之善心，如：

子擊好晨風，黍離而悲父感惜。

周禮讀汝墳卒章而爲親從仕。

王良讀蓼莪之詩而三復流涕。

裴安祖講鹿鳴詩而兄弟同食。

是四者皆可云「興於詩」者矣。詩之含義豈玩文辭者所易明者耶？更若將仲子畏人言也「女曰鷄鳴」，士曰昧且，相誓以勤生也，出其東門不慕乎色也，衛門不顧外也，是故詩者王者之述也。建安而下泊乎齊梁所謂「辭人之賦麗以藻」而於作詩之旨失之遠矣，然雖失雅，頌之旨，而大要則使感憤盡情托出，亦近於風體矣。

晉唐間之詩人工於其道者，見景生情而後作詩，則其心中含有之纏綿忠愛之思與夫鬱勃輪困之氣，發爲咏歌，以寫其胸次之蘊結，故能聲之高下長短無不宜，其所以感人者即在此「意」字。

愚按王夫之薑齋詩話云：「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爲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意無之作十不一二也，烟雲泉石，花鳥香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主人搏合成句之出處，役心向彼撥索而不恤已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圖畫中求活計也。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於其上求形模，求比似，求詞采，

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樑梓，皮屑紛飛，何嘗動得一絲紋理」是論，言學詩者時有一二佳句，而後造景命題，故不能成佳作，使後世讀者茫乎其指，此刻畫景物之病也。

廟堂之上，喜起廢歌，君臣唱和，實開三代之先爲三百篇之權輿，盛世難逢未知盡美盡善，生不逢唐虞與舜禪，真感所以無歌也。

關雎成始，麟趾成終，程明道所謂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王莽之大清，周官不能與相問也。

燕燕詩述其言先君之思以勸寡人，如是慰藉，誠不愧察淵，溫，惠，淑，慎，詩人形容真能寫得出高矣，嗟夫！三百篇之旨，然後人所能摹擬也，然其風雅固其獨調，情意醇厚，逼真亦難明也。柏舟之矢志，一則日靡他，則日靡他寫得金石之堅可掬，孟東郊詩云：「波瀾勢不興，妾心苦井水」未始不胎息於此也，其化後世多少賢女，此風詩之足重也。

考樂之獨寐永矢，於鄘，鄘，衛國之間，不啻碩果僅存也，詩人真能寫得出，後人胎脫於是者，終不能出其範圍也。人言三百篇爲風雅之祖。未有能突其上者，知言哉。

陳風之衛門詩隱者高矣，食，色，性也，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獨能於孟風大行之時，持守堅定，觀其樂飢，與豈必河鯉，河魴，齊姜，宋女之詞，淡然于食色之外，充爲砥柱中流，超然於埃壘之表，可作一篇風世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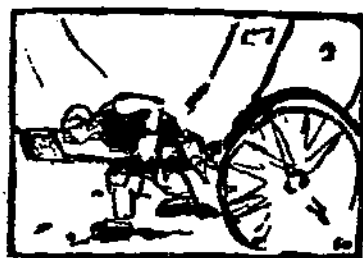
雄雉之詩，征婦思夫而勉之之詞，說出一段聖賢大道理曰：「不懷不求，何用不藏」。聖人取之以贊子路，甚愛其詞而擊也有以哉。

陳風之七月章周公之著作，因開周室八百年之基業，未始不由此始也，而篇終綴之以狼跋，俚以「赤寫几几」一言於最尋常處寫出大聖人全身德業開望，而與流言毀謗，若無與于其身者，此其人亦聖者之傷也，楊龜山先生曰：「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寫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耶？」讀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困學紀聞云：「七月見王業之難，亦見王道之易，孟子以農桑言王道，周公之心也」。可謂知詩意也矣。

王氏應麟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不畏于天，荆公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畏天故也。詩云：「周宗既滅，哀痛深矣。」猶以敬畏相戒，聖賢心學守而勿失，中夏雖亡而義理未嘗亡，世道雖壞，而本心未嘗壞，君子修身以俟命而已。」是知由詩溯情，當時情景宛然目前，徒爲詩辭之文墨，不思，詩時之景境，亦無得于詩者也。

凡讀詩文專集，淵源所至，洞曉無遺心知其意，方能學古有得，否則徒賞其詞采之精拔，文辭之綿麗，而不知義蘊之所在，雖未讀之名謂之，無不可也。且詩人賦詩，在觀其環境若何，陶淵明之詩，心存忠義，身處閑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幾于十九首，杜甫一生悶氣，賦之于滿故陶杜之詩迥然不同，其字義稍有同者，要在讀者之領悟也，夫詩以道性情，陶杜之謂也，後世之沽名釣譽，其情，意，景，事，皆僞，庸足以言詩意，亦只文辭而已矣。



日本的「中國熱」與中國的「日語熱」

徐 羽 冰

中國與日本，因地理上的關係，特別有互相了解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却並不然：在日本方面，以爲「支那」不過是一個古老的腐敗的國家，男的拖着髮辮，女的纏着小脚，是一種無知無識自私自利的民族，所以儘管介紹歐美學術，却很少把「支那」當作一種民族文明的國家去公平研究；同時在中國方面，大家都輕蔑日本文化，以爲古代是模仿中國，現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鄰近的兩個國家，竟在這樣無理解的情勢之下接觸摩擦，怎能不發生滔天的事變！事變爆發以來，隨着戰局的擴大，日本人的關心「支那」大陸亦益深刻，因而「支那」的各種問題，以「現地報告」的新姿態充滿了日本的新聞與雜誌上，不但如此，而且更有幾個出版社努力的譯印中國人的著作，這真是向所未有的一種新風氣，可以說是「一件可喜的現象，雖然這裏面多少不無含有「遂行與亞大業」的深意。

試觀其已出版的譯著，由文學以至政治

經濟……極其廣泛，不但直接譯自中文，也有由西洋文譯出來的。茲就其重要者，略舉於下：

一、改造社 這是日本第一流的大雜誌社，出版書籍很多，由松枝茂夫，岡崎俊夫譯了不少文學名著：如周作人隨筆集，郭沫若的北伐、沈從文的邊城、丁玲的母親等。關於邊疆問題有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劉曼卿女士的康藏紀征（譯版名西康西藏踏查記）。關於經濟問題則有方顯廷編的支那經濟研究，梨本祐手譯，這是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寶貴的收穫，內容充實異常，日本認爲這本書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唯一無二的參考書。

二、東成社 這是一個翻譯中國文學的團體，現正刊行「現代支那文學全集」，一共十二卷，由著名文學家佐藤春夫裝釘，其各卷內容爲：郭沫若的創造十年，豬俣庄八譯，郁達夫的沉淪，岡崎俊夫譯，茅盾的虹，武田泰淳譯，蕭軍的江上，小田嶽夫譯，

老舍的弦月，奧野信太郎譯，巴金的新生，飯村聯東譯，張天翼的清明節，增田涉譯，沈從文的八駿圖，奧野信太郎譯，女流作家集，奧野信太郎譯，隨筆集由增田涉、松枝茂夫，岡崎俊夫，飯塚朗，小野忍合譯，詩，戲曲集由佐藤春夫，村上知行，山上正義合譯，文藝論集由增田涉，松枝茂夫，神谷正男，吉村永吉，豬俣庄八，金坂博合譯。其第一回出書，則爲創造十年。

三、大東出版社 該社刊行「支那文化史大系」全十二卷，其第一卷爲呂思勉的支那民族史，外務省情報部小口五郎譯，第二卷爲楊幼桐的支那政治思想史，讀賣新聞東亞部長村田致郎譯，第三卷爲馬乘風的支那經濟史，明大教授田中齊譯，第四卷爲會仰豐的支那鹽政史，早大教授吉村正譯，第五卷爲王孝通的支那商業史，明大教授關未代策譯，第六卷爲鄭肇經的支那水利史，工學博士田邊泰譯，第七卷爲馮承鈞的支那南洋交通史，新興東亞研究所長井東憲譯，第八

卷爲陳邦賢的支那醫學史，醫學博士山本成之助譯，第九卷爲蔡元培的支那倫理學史，早大學生課長中島太郎譯，第十卷爲陳頤遠的支那婚姻史，明大教授藤澤衛彥譯，第十一卷爲陳東原的支那女性生活史，東亞振興會理事後藤朝太郎譯，第十二卷爲蔣復聰的支那圖書史，早大教授實藤惠秀譯，綜閱各卷均係事變前權威著述，而譯者又全是日本馳名的「支那通」。再有本大系第一回已出書支那政治思想史，係由翻譯大公報社王藝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的波多野乾一氏譯的，不知因爲什麼緣故，現在均已收回。

四、生活社 該社發行「東亞問題」月刊，以推進「東亞新秩序建設」爲目標，其所出版關於中國的著作也特別的多。如農村經濟研究會的現代支那的土地問題，執筆者爲陳翰笙，陶直夫，孫曉村，馮和法等新銳的專門家，由堀江邑一譯。劉大鈞的支那工業論，倉持博譯。方顯廷的支那工業組織論，岡崎三郎譯。白壽彝的支那交通史論，牛島俊作譯。李長傳的支那殖民史，半谷高雄譯。丘漢平的現代華僑問題，山崎清三譯。林惠祥的支那民族史，大石，中村合譯。陳青之的近世支那教育史，柳澤三郎譯。馮柳堂的支那食糧政策史，金坂博譯。此外尚有許多，由中文和西洋文譯出的，不便再一一多舉，以免徒佔篇幅。

除以上所舉的四社之外，其他各出版機

關亦多以「支那」問題爲號召，種類極多，真是數不勝數，如日華兩文汪兆銘言論集，日本版汪兆銘全集，孫文全集，以及我「幽默大師」中國的蕭伯納「林語堂的在美國的新著，生活的可貴，我國土我國民，北京之日」等均有譯本，而且要算最流行的時髦的譯著。

日本的「支那」研究熱如此，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中國的情形如何。

中國與日本聯繫密切，爲知己彼起見，自宜首先學習日語才是，但事實上却不然，學校向以英語爲主，即在大學裏，日本語向來也不過當作第二外國語去學。自九一八事變後，社會上熱心學習日本語者便漸增加；迨至此大事變：則日語學校到處林立，各種日語速成，日語入門一類的書籍，充滿了市場；可見中國人的「日語熱」了。

中國人喜歡研究日語，這本是好現象；不過單等事變後來學，而且還都想速成未免性急而且也太生意氣！關於這個地方，我願意把知堂老人關於日本語裏面的一節錄之於下：

「……學日本語的目的不可太怯，預備做生意，看書報，讀社會科學，幫助研究國學，都是正當的目的，讀日本文學作品，研究日本文化，那自然是更進一步了。語言文字本來是工具，初學或速成者只要能夠使用就好了，若是想要研究下去的，却須知道這

語言也有他的生命，多少要對於他感到一種愛好與理解。這樣，須得根本本地從國語入手，還得多讀名家所寫的文章，纔能真正了解。不是單靠記憶幾十條規則或翻看幾本社會科學書所能達到的。因此我的第二個的意見是，學日本語須稍心寬。可能的要多花費點時日，除不得已外萬不宜求速成，蓋天下無可速成之事，古人曰，欲速則不達，普通所謂速成實在只是淺嘗，即只學了一部分耳。……」

這短的一段，把學日語的目的和方法，說得何等精闢透澈！原來這篇文章是登在「日文與日語」的民國二十四年一月號上的，一提到「日文與日語」這個刊物，也令人有無限的傷感。編者張我軍先生想介紹日本的文化，使國人明瞭日本的國情，想養成國人閱讀日文書籍雜誌報紙的能力；而創辦了這個刊物，他個人唱獨脚戲苦幹了兩年，終因書店賠不起錢，而於二十四年十二月停刊了。張我軍先生於別矣讀者裏有一段臨別贈言：

「中日兩國的關係，一天比一天密切，風雲一天比一天緊急，我國的前途，完全繫乎此際，我們的理想，是兩國真能平等提携下去，這纔是我國之幸，日本之幸而又是東亞之幸。可是照目前的趨勢說，在最惡的場合，誰能擔保兩國不會有正式兵戈相見的一日，這是多麼不幸的啊！在從事於教育文化

事業的人的立場上說，無論如何非設法消除兩國的兵禍不可。唯國際的問題，實在無法透視前途，中日兩國將來究竟怎樣，我們也不敢預斷；不過無論是要真正提携或要兵戈相見，我國都有一個極重大的缺點，就是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太缺乏。自今而後，國人首須努力研究日本，認識日本，一切纔有辦法，否則一味趨於感情作用，對日的問題，終成盲人騎瞎馬之勢，戰則失敗自無可諱言，和亦絕無成功之理。……

不料那時張先生所說的話，現在都不幸而言中，說起來該多麼痛心！我們所犯的極重大的缺點，我們應該嚴肅的把它糾正過來，日下的這種卑怯的短見的「日語熱」是要不得的，爲知己知彼起見，我們應該認真的學日語，並應下一番苦心去研究日本，認識日本！

最後，筆者極希望由於這次滔天的事變，使中日兩國人民能互相認識，互相理解並且進一步的都把對方當作一種民族文明去公平研究，而開出一個中日文化交流的美麗的花朵。

x
x
x

讀書隨錄

樵 峰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此語洵有至理。誠以無書可考，千百年後，將無依據，僅憑所紀，又多召後學之疑！第一「禮亡而求諸野」。正史所載。雖難憑信，而野乘裨官，反多可採。其間容有託諸鬼神者，則爲往昔君權時代，著書立說，避忌良多，不得不爾，未可以迷信抹倒也。余於史載，重瞳之殺義帝，其理頗悖當時情勢，項羽雖愚，亦或不出此，矧有智囊之范增乎？惟以漢高正位天下，關於楚漢相持時之真象，史官詎敢乘筆直書乎？此董狐之所以難能可貴也！昨讀「王九成野錄」，中有一則，頗祛吾疑。略云：「盧生病，夢人引至一宮殿，頓悟前身是英布。項羽訴冤於天云：「高帝陰使布殺義帝，嫁名於羽，以與問罪之師……」，故天帝召英布後身以質之。且曰：「布反漢時會馳檄表明其事，而漢書，史記，皆刪去之」云云。語固不經，確有其理，未可以其鬼神夢寐而少之！是又爲史乘未可盡信之一證也。

世人多以「女媧」爲女性。而民間傳說，復根據於舊神怪小說「封神演義」之附會其事，竟謂：「紂亡天下，乃因污辱女媧娘娘，爲其契機」。於是不但婦孺習知「女媧」爲巾幗中人，卽一般士大夫，亦有默認之勢。惟讀「三王本紀」司馬貞所註者云：「女媧」以男子爲帝，代伏羲而興，非女也」。是又野乘異於正史之證。男敷？女敷？終爲千古疑案而已。

匡謬正俗云：「姪者，妃號也。已者，干支甲乙之謂也。稱「已」者當是妃位第六人，非名也。」此解頗新穎！然則「姪已」究爲何名，希海內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今之「振災」，本左氏「振輿同食」之義，而今人恒誤爲「賑」，以屬欠當！考「說文解字」云：「振，舉救也。」「賑，富也」。二字意義之逕庭如此，故應以從「振」爲是。

「伯樂」，人皆知爲古之善相馬者，然其姓名不彰！讀「楚詞」：「……驥躡躅於敝鞿兮，遇「孫陽」而得代……」。孫陽卽「伯樂」之姓名也。



莎士比亞傳

劍 鏢 譯

「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這個姓名」，歷史家亨利哈倫 Henry Hallam 說：「是我們（英國）文學界中最偉大的；也是整個文學界中最偉大的」。至於威廉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這個人——關於他本人的歷史，關於他幼年的生活，關於他的教育，甚至關於他的事業——我們知道的實在很少——較之我們所知道的成百成千的二流作家還要少。莎士比亞沒有日記的保留。他不是書信家。他既不似斯賓塞爾 Spenser 那樣融和於社會，雖然他有少數的朋友很愛戴他；又不像米爾頓 Milton 那樣與政治有關。他附着他的業務，即所謂一個俗人，這是另一種性質將他置身於社會大眾之前而非他自身做來的。哈倫說：「沒有莎士比亞所寫的信件，沒有他談話的記載，被保存着」。這一點所知道的事實關於莎士比亞一生的傳記和他的家族當要說盡了，許多傳記家對此採用傳說來記錄，而且僅僅是根據於臆想，並沒甚有重要的關係。

於十六世紀的初期，在斯里特非 Sutterfield 的一個田莊，距亞汪河畔的斯除特府 Stratford-on-Avon 三四里，當着瓦維克 Warwick 路，被一個名叫李查莎士比亞 Richard S. 的優俊善良的農夫所租住。這個田莊是維爾米可 Wilmeote 的騎士若比特愛登 Robert Arden Esq. 的產業，這個戶對於他每年付與租金。李查莎士比亞有兩個兒子——約翰和亨利 John, Henry。兩個孩子都是在這田莊生長的，而且在一般的習俗，長子，被看着是將來在這田莊他父親的繼承者，

是他的生活裏，自然而然的安排。約翰，可是，有他自己別的打算。在一五五一，或前後，他從他最後承繼的鄉下生活脫離，而移居於斯除特府，那兒他以商人而居住於亨萊 Henley 街，一條往來的大道。他所買賣的是什麼，這是不十分知道。在這方面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於最初期官方的記載（一五五六）說他是一個手套商；但他好像在這種業務之外還作皮，革，羊毛和穀類，木材，而甚至於肉品或生肉的買賣。的確這位農夫之子居住在這市鎮裏是貿易這四圍鄉村的出產。尤其是他父親（他去後他兄弟亨利繼在田莊）將他看作田莊過剩生產的推銷代理者。

約翰莎士比亞發展於斯除特府。在一五五六年他買了，在亨萊街他經營買賣的這所房子，並附帶着一個大園圃，還有在格林山街 Greenhill Street，其他的產業。次年他便結了婚。但他非由斯除特府住處之中選擇他的妻的。她是瑪利愛登 Mary Arden 是維爾米可的若比特愛登的女兒。愛登不久死了，她繼承了她父親六十畝田地，包括臨近維爾米可的亞錫比 Ashbies 田莊。再合計（她繼母的死後）這項在斯里特非——包括莎士比亞的田莊——比較鉅大的產業承繼，這件事就成爲佃戶的兒子與地主的女嗣結婚，而把自己的情況漸漸的變成了地主。

約翰同在這時候，他開始接受他的同邑鄉人的信託與敬重，而得到服務地方的光榮；並且他繼續升進，一直升到他被選爲高級執行吏

或市鎮長官。約翰莎士比亞當他結婚時並未達到這麼高的職位，但他得到立脚在這引導上升的基梯，他是一個活動而興旺的人，和一個俱有社會精神的人。

約翰和瑪利莎士比亞開初的兩個孩子是姑娘，而她們在嬰兒時都死去了。第三的，生於一五六四，是一個男孩子，受洗禮而各以教名稱威廉——威廉莎士比亞，他成爲英國詩人之最大者。他是於四月廿六日在斯除特府教堂受洗命名，據傳說斷言，是大概生於四月廿三日。威廉以後繼續生了其他五個孩子——兩個女孩安娜 Anne 與真娜 Joan 和三個男孩吉伯特 Gilbert 李查及愛德蒙 Edmund。安娜在孩提時代死去；其餘約生長成人。

關於莎士比亞的兒童時代幾乎毫無所知。他進入斯除特府的自由文法學校 Free Grammar School 是從他七歲至十四歲，與其說是事實無寧說是傳說，但這是一個十分可靠的傳說。斯除特府的這所自由文法學校是爲市民之子弟設立的。這是實在應當奇怪的，假如這市鎮主要官吏之子弟和他的友伴不送入這裏。他的母親是一個生長於大家戶的，是一個有品有學的婦女；而這是很少例外的，假若這樣一個母親會輕忽這樣兒子的幼年教育。

莎士比亞時代文法學校的課程是十分知道的。主要的課程是拉丁文——起先是拉丁文法，所以有「文法」學校的名稱；其次是拉丁短文讀本；其次是拉丁作家如：鄂威德 Ovid，席西若 Cicero，與維幾爾 Virgil。那麼莎士比亞也經過這樣的課程是不必有所疑慮的。潘將生 Ben Jonson 在一種辯證中說莎士比亞：「稍知拉丁而少習希臘」；但這樣說他是莎士比亞作了多年的伶人與劇作家後，當他達到一種年齡在一般人，除了專門的學者外，都差不多忘記了整個他們的古典文學的研究。就依這個立場，這個評述隱示莎士比亞對於古典文學是有相當的訓練。

關於對他古典文學與古代史紀的知識，莎士比亞無疑的大部份是依賴翻譯；但是這裏有不少的暗示在他的戲劇與詩歌裡，這很清楚的暗示他曾教過拉丁文。假若他不認識學校與教師的方式，他不能攝取

如此的特性，像何羅夫斯 Holofenes 那樣之在「愛的辛勞的消失」"Love's Labor's Lost" 中，與匹琪 Pinch' 之在「錯誤的喜劇」"The comedy of Errors" 中，晚近教授柏萊斯 Bayes 他的著作說：「鄂威德是莎士比亞特別喜愛的，對於他事業的發軔，創造出靈活的事蹟」。這是指說莎士比亞的寫詩和初期的戲劇。

更重要的，尤其是他所受自然的教育較之他所受書籍的教育——從密林中，與榛樹叢裡，和欣欣向榮的瓦維克夏 Warwickshire 草原；從威爾柯山 Welcombe Hill 與風光如繪的底格斯 Dingles，和悠緩平流的亞注 Avon 河。讓我們想像這個少年威廉莎士比亞當他十二歲時，他靈活而富情感的心靈必然已優良完美的發育，年齡也達到能到斯除特府四周的鄉村去普遍的遊玩，而有時又要看護他的兩個兄弟吉伯特與李查，如此消去他幾年的少年時代。他父親出生之處的斯里特非田莊，現在是在他叔父手中，許多休假日他們會在那兒消遣。只要一點鐘或一點半鐘的行程，可以使他們達到這快樂的家宅，只要他們不玩耍於路上或在威爾柯的林中攀取鳥巢，和追逐蝴蝶而歧涉底格斯，或驚逐麋鹿於胡布若克園圃 Fulbroke Park。達到了田莊，他們可以找到其他的引動——這農場和田裏的各種事物與工作，和心境單純的農夫及他們的家族。

這個少年的訪問也不限於斯里特非。這四周的田莊都有朋友居留，他們之中有不少沙氏家的親戚。在他母親的地方亞錫比，他的確常常受着深切的歡迎。蕭特里 Shottery——哈撒維家的 Hathaway's 田莊，當着依維限 Evesham 路，也非在他後期的少年時代他還不知道的，對這兒，我們快要知道了，他找到他的妻子安娜哈撒維 Anne Hathaway。如此他的步入青春年華之中一種非常的鄉村生活的放蕩與特性。此後無疑的隨着在這種年齡的到來，他的心境遂沉醉此種學問與大自然的愛好，於是充實他的工作，而收集了這些一時的民謠與古代的山歌，這使古代英國的生活與情調和他的戲劇相銜。

這樣可以使他成爲一個詩人；但他如何成爲一個伶人呢？不錯，在此時，和現在一樣，倫敦的劇團在習慣上是訪問各省的。在斯除特

府的記載是常常提及皇后劇團 *Queen's Players* 的訪問，他們之中有些來在莎士比亞的兒童與少年時代的年代。他無疑的親眼看見他們的演劇——或者個人與劇團團員相認識——故在兒童時嘗受過舞台的感化。

莎士比亞教育在他十四或十五歲時即行終止。一般的臆斷說他在學業完畢之前，因他父親的不幸使他驟然的離開學校。這却無可證明，而這也無須乎想像其為真實。在莎士比亞時代這是很平常的，學生經從學校進入大學是在很小的年紀。他的同時代人巴孔 Bacon 僅僅十三歲便入了劍橋大學。關於約翰莎士比亞的不幸是可有，無論如何，總沒有疑慮的，好像是他讓他的業務擴充的多方面——既很疏忽而又不顧將來，又兼倔強的癖性，所得的結果，他是常常被傳到法庭去。

一種危機的到來在一五七八年。約翰莎士比亞發現他太欠缺金錢，而被追去借他妻子在亞錫比的產業作擔保，將牠典押了四十磅，於他妻子的外親愛德蒙蘭伯特 Edmund Lambert。在次年他又以四十磅，出賣了他妻子在斯里特非的產業，於她的姪子若伯特維布 Robert Webb。

一般人試想應當是怎樣的結果，設若事實採取不同的路綫。如莎士比亞進到了牛津或去了劍橋。他必然可以成爲一個大傳教師像安卓斯主教 Bishop Andrus，或一個大律師像巴孔爵士。這幾乎一點也不能想到他會成爲一個演員或劇作家。他的事業是由他的環境所形成，在他學徒時代（輟學後）他好像一個憂鬱的青年無賴之徒。無疑的在於他的鄉村軟弱着遊蕩。他的訪問蕭特里是在他的兒童時代，結果在一五八二他與安娜哈撒維結婚，他的年齡是將過十八歲，而她是二十六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荷生那 Susanna，是一五八三，五月產生。

在他的結婚時期，莎士比亞是依賴着他父親，或者他父親的業務，並且帶着妻子居住在他父親的棟宇之下。這種負擔的增加必然是很重的，試看他父親家務的情況。在威廉莎士比亞之外，這個家庭還

包含其他四個孩子，其中最年幼的愛德蒙，那時僅僅三歲。兩年後（一五八五）莎士比亞的妻子給他生了個雙生（漢萊特與猶底斯 Hannet, Judith）。他們的降臨必然更其增加了家庭的麻煩，於是約翰莎士比亞變成破產。他好像失去了對於公眾事務的興趣，因爲他停止出席委員會的會議，因此被褫奪了市參議員的職務。這樣莎士比亞的家庭，一切都表現着衰敗，而且這個長子輕率不慎的管理着經營事業，更助長了這種危機的增進。可是這個兒子漸漸的又恢復了這家庭的幸運。

他現在是二十二歲的年紀。雖然結了婚，而且是個家庭的父親，他是一樣的狂放和他親王郝爾 Prince Hal 一樣，並且喜愛同這城鎮的其他青年伴侶嬉戲。一種他們娛心愛樂，就是行獵於他們比隣縉紳的園圃。因有一次，他參加這種事件，莎士比亞被查萊可特 Charl-cote 的湯姆斯盧西先生 Sir Thomas Lucy 控訴而受罰金很重。爲着報復，他對盧西寫了一篇很利害的諷刺——這個最初的攻擊用詩，或何種文字，於上面關連着他的名字。依據劇作家力古那若 Nicholas Rowe 所述的故事，這件事，使盧西非常的發怒，他要「重復控訴」以反擊莎士比亞。他因此離開斯除特府而避住於倫敦。

力古那的故事是無疑的有一些根據，雖然不是完全真實。這難以一偷鹿的恐嚇控訴而將莎士比亞從斯除特府趕走。因爲他父親的事業方面失敗，使他的景象十分幽暗。在這種環境，去向倫敦以求幸運出路，這是一個供有精神野心的青年人所當作的唯一的事情。莎士比亞行此，不是一五八六，卽是一五八七。在晚近的年代斯除特府有三個劇團的訪問，其中的一個（爵士萊西斯特的 Lord Leicester's）包含着三個斯除特府人——詹姆斯 James Burbage 海明 Heminge 與格林 Greene；一般這樣的揣想，他定然附入這個劇團，在他們的返回而和他們去到倫敦。究竟以什麼可能，當他去到倫敦時，他無疑的使他與劇院相關連。

（未完）

古本笑話之發見

——「笑海叢珠」與「笑苑千金」——

傅惜華

「笑話」者，原為故事之一種。其說理論事，可比於寓言，而亦能捧腹解頰，有如却病之妙方焉。其與通俗文學中之歌謠，諺語，皆為人類生活所感之表示；故對於民俗學方面之研究，頗能獲得無限珍貴之資料。中國之笑話，起源古遠，惟以處於聖道之下，從來為士大夫所鄙夷者；因此笑話於文藝上之地位，遂與戲曲小說相等，品極卑下矣。迨宋元時代，異族侵入，始稍發展。及至明季，王學與禪宗得勢之後，士人思想，逐漸解放，乃影響及於文藝，而笑話名著，亦蔚然而起。從此笑話方得附庸於戲曲小說之末也。

閱考史籍，中國笑話書之最早見於著錄者，有魏時邯鄲淳所撰之笑林三卷，見隋經籍志。原本今日雖不傳流世間，然有清人馬國翰所輯本，收於玉函山房輯逸書。次則有偽託為隋時候白所著之啓顏錄。惟此書所錄，除少數如優旃嬰諸人笑談，淵源於史記之外，餘所述如李勣，令狐德棻，長孫玄同，竇曉……等，俱唐人事。考隋文帝嘗召侯白於秘書，修國史，月餘而逝。是隋人豈能追述其逝世之唐人事耶？故續百川學海及淡生堂餘苑，均題為宋人劉壽所作也。元人陶宗儀，輯刻說郛一書時，採集宋元笑話名著多種，計唐高澤之群居解頰，宋沈徵之諧史，朱暉之絕倒錄，周圯之開顏集，天和子之善謔集，呂居仁之軒渠錄，元懷之拊掌錄等，可稱盡滑稽之大觀！其散見於宋人隨筆及類書中者，更不遑枚舉矣。據此觀之，今日現存之笑話書，泰半出於宋人之作為多也。

當十年以前，嘗讀日本大正三年（即民國三年）內閣文庫所編之「內閣文庫圖書第二部漢書目錄」時，見其第三門子部，第十二類小說，第五項「瑣記」目中，載有唐人陸龜蒙所撰之「笑海叢珠」，及南宋張致和所作之「笑苑千金」，俱註曰：日本寫本。按此二書，國內今日皆未見有流傳之本，亦不見於著錄，更無收藏者。二書竟題為唐人陸龜蒙，南宋張致和之作，未悉何據，殊疑為後人之贗作！惟此「笑海叢珠」與「笑苑千金」，遠在東瀛秘閣，恨無緣目睹，以釋重疑。今歲春季，因日本國際觀光局之邀請，余乃有東遊之舉，觀光餘暇，得以盡窺內閣文庫所藏關於中國之戲曲小說，善本秘籍；而此古本笑話之「笑海叢珠」與「笑苑千金」，亦得如願飽觀矣！

「笑海叢珠」二書，據內閣文庫漢書目錄所載，標名曰：「笑海叢珠三卷」，題「唐陸龜蒙」所撰，注曰「日本寫本」。按此書凡三卷，一冊。每卷首行之標名，頗不一致，茲錄於左：

(1) 「集南北諷切卷一」

(2) 「類編南北綺席笑海卷之二」

(3) 「類編南北風月笑海卷之三」

此書正名「笑海叢珠」，蓋卷一之標名者去「笑海叢珠」四字，卷二卷三，俱畧去「叢珠」二字耳。書為日本國人鈔本，雖未題明鈔寫年代，然據友人版本目錄學家長澤規矩也先生之鑑定，謂係出於日本德川中期初年人之手，約當時中國明代萬曆年卷。首有「淺草文庫」印記一

方。此書當爲東京淺草文庫之舊物。此書內容，共分八類，計卷一爲：(1)官宦，(2)三教，(3)釋，(4)道，卷二爲：(5)醫卜，(6)藝術；卷三爲：(7)身體，(8)飲食等類。所載笑話，官宦類，有「名顯當時」等十條。三教類有「烏龜教鶴」等五條。釋類，有「釋迦佛爺」等三條。道類，有三條，失題名。醫卜類，有「食鱸光知」等十一條。藝術類，有「笑琴客」等八條。身體類，有「釘子黃蜂」等十條。飲食類，有「河泊設宴」等十八條。以上共計笑話六十八條。每條名目之下，均注明「刺××」，或「嘲××」，或「譏××」字樣。此書笑話，多爲出於民間之故事，甚罕涉及歷史所載之人物，故可寶貴。

此書卷首，不題撰人名氏，亦無序跋，內閣文庫漢書目錄，所題「唐陸龜蒙」撰之名，殊未知何所依據而云？近閱清人李滋然所編之「四庫全書書目表」，不意「笑海叢珠」一名，竟發見著錄於書目表卷三中，子部存目，小說類瑣語之首，茲錄於下：

「笑海叢珠」一卷 舊題唐陸龜蒙撰 永樂大典本

由此可知內閣文庫漢書目錄之著錄此書，實本於李滋然書目表也。按書目表所註，此書曾收於明永樂間解縉等奉勅編纂之永樂大典。惟永樂大典一書，久已散逸，而此「笑海叢珠」於國內亦未見有流傳之本。至於內閣文庫所藏之日本鈔本，頗疑爲萬歷間日本取永樂大典本彙錄者耳！關於此書撰人，題曰陸龜蒙，當屬不實，出於僞託，然察其內容，亦必爲宋元人之作，無容置疑也。

「笑苑千金」一書，內閣文庫漢書目錄著錄，題曰：「笑苑千金三卷」，注云「南宋張致和」撰，亦係「日本寫本」。按此書實爲四卷，計一冊。每卷首行所標之名，亦不一致，今錄如左：

- (1) 卷一作：「醉翁滑稽樽俎笑苑千金一」
- (2) 卷二作：「東坡五山諸家笑苑千金二」
- (3) 卷三作：「笑苑千金卷之三」
- (4) 卷四作：「新編古今砌話笑苑千金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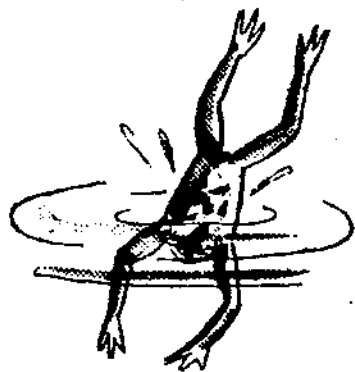
此書亦出於日本德川中期初年人所手寫者。卷首有「淺草文庫」印記，卷尾有「白雲書庫」及「文化戊辰」，朱文二章。按文化戊辰，爲中國清

代嘉慶十三年，殆爲此書入藏白雲書庫之時期，原亦淺草文庫之故物也。此書內容，僅卷一分類，計：人品門「富」類，「溺水不救」等三條；子弟類，「丈杖同音」等三條；婦人類，「問夫買妾」等二條；「公婦」類，「排字上壽」等四條。人事門，「蜂蛛鬥藝」等九條。卷二計有「窮告大佛」等十三條。卷三計有「并查字詩」等六條。卷四計有「大王順情」等二十八條。總之，此書卷一卷四，皆爲民間笑話。卷二卷三，所載均係關於蘇東坡，佛印，諸人諧謔之故事，與余家所藏舊刻本之「新編宋文忠公蘇學士東坡詩話」一書所錄，泰半相同，當出一源。此書每條名目之下，亦皆注曰：「刺××」，或「嘲××」，或「譏××」，與「笑海叢珠」體例全同。又此書卷末「道人念佛避諱」一條，有注文云：「出笑海叢珠第四，小補和尚本」。按內閣文庫所藏寫本「笑海叢珠」，書止三卷，細檢其中，亦未錄「道人念佛避諱」一條，不悉何故，豈殘缺耶？此書卷首，不題撰人名氏，並無序跋。內閣文庫漢書目錄之標曰「南宋張致和撰」，蓋亦根據清人李滋然之「四庫全書書目表」而著錄者。按書目表卷三，子部存目，小說類瑣語屬，載曰：

「笑苑千金」一卷 舊題張致和撰 永樂大典本

惟此書雖亦收於永樂大典內，然大典散失已久，國內並未見有其他版本流傳。至於日本寫本，殆爲過錄大典之本，甚足貴也。

以上兩種，古本笑話，其作者之時代及名氏，頗成疑問。然察其內容所述，實偏重於民間故事，至於文體，亦甚古拙，故最遲亦當出自元人之手。且「笑海叢珠」卷一之標名中有「諱切」一詞，「笑苑千金」卷四標名則有「砌話」一詞。按「諱切」與「砌話」之名，來源甚古。考宋人劉昌詩蘆浦筆記卷三，謂：「街市戲謔有打調打砌之類」。又元人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五所載金代院本名目，著錄「雜砌」之名，多至三十種。蓋「打砌」，「雜砌」，皆爲宋代雜劇，與金代院本中，滑稽戲之支流。所謂「砌話」者，意指雜砌之語；所稱「諱切」者，乃謂打諱之砌話也。據此言之，「笑海叢珠」與「笑苑千金」，其作者名氏，因無旁證，未可遽定，然謂其出於宋元人之筆，則無疑義耳！



「掛枝兒」與「劈破玉」(中)

傅 芸 子

四

萬曆時代流行小曲，除掛枝兒，急催玉歌等外，還有劈破玉歌一種，雖然在當時會被稱賞於袁中郎(詳下文)，可惜原曲作品，久經湮晦，至今沒有掛枝兒那樣的盛稱於世。它的產生年代，因為明沈德符的野獲編時尚小令條裡，沒有記載着，所以尋常有人想是清代的產物。即如李家瑞的談藝錄(註一)，他據清人劉廷璣的在園雜誌卷三所說的：「小曲者，別於崑戈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一變為劈破玉，再變為陳垂調，……」，他說是：「到了清朝時候，南方又盛行劈破玉，也許就緊跟着掛枝兒之後。」這個推考是謬誤的。殊不知在萬曆初年這劈破玉歌便已出現成爲一個時尚的曲調了。

前歲去歲，我曾兩至日本內閣文庫觀書，獲親珍籍八能奏錦，摘錦奇音，在這兩書裡發見劈破玉歌多首。兩書都是萬曆刻本，這是向所未見的原作品，尤爲珍貴！八能奏錦刊刻尤早，據末卷的本記，係在萬曆元年。卷二目錄裡有題作「新調時尚劈破玉歌」三十首者，今據這標題所冠「新調時尚」字樣看來，可知是當時的一個新產生合於時尚的時髦曲調，並足爲在萬曆初年的曲調已經產生的一個證明。

這劈破玉歌雖然是明代的一個時調小曲，初期的作品，不免有些陳腐的題材，但經過些年後，它的內容漸漸的開展了，能將人類的真情，流露在字裡行間，構成爲極好的民間歌曲。所以這劈破玉和掛枝兒同爲當時公安派的袁中郎所贊賞，中郎所作其弟「小修詩序」(註三)云：

「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則必不可無，必不可無，雖欲廢焉而不可行；雷同則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則雖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謂今之詩文不傳矣，其萬一傳者，或今閭閻婦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棗竿

之類，猶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不效擊於漢魏，不學步於盛唐，任情而發，尙能通於人之喜怒哀樂嗜好情欲，是可喜也。……」

又與其兄伯修尺牘(註二)中有云：

「……世人以詩爲詩，未免爲詩苦，弟以打棗竿，劈破玉爲詩，故足樂也。……」

我們看了前面這詩序和尺牘裡的話，中郎一再推許這劈破玉，可知他是如何的愛好了。同時中郎這些話，也可以給劈破玉在民間學上的位置奠定了永久的基礎。

劈破玉的體裁，據八能奏錦所載各首看來，好像「重頭」(任二北曰：「重頭者，頭尾悉同之調，一再重複用之之謂也。」)小令，起初大概都是分寫四個題目，如：「漁樵耕讀」之類。它的句法是這樣的：八(上三下五)，六，七(上四下三)，五，五，四，垂五。

現在將八能奏錦卷二所載的「春夏秋冬」，舉例如下：

春

到春來梅蕊添春信，孟浩然處處尋，尋來詩句添半韻。俄然逢驛使，寄與隴頭人。囑付我的冤家，乖奴耐冰霜冷。

夏

到夏來池內鏡兒申，周濂溪栽酒看，看來雨過瓊珠漲。苗苗雙出水，想是並頭蓮。應看我的冤家，乖羅帶同心綰。

秋

到秋來黃菊東籬放，陶淵明詩興狂，白衣送酒多情況。風中香嫋嫋，霜下色悠揚。怎得我的冤家，乖同在花前賞。

冬

到冬來六出花撩亂，韓文公馬不前，茫茫空把家鄉盼。藍關隔千里，秦嶺阻三千。不見我的冤家，乖昨夜牽着俺。

這是劈破玉歌初期的作品，卷二所載除這四首外，還有：「吹彈歌舞」，「琴棋書畫」，「漁樵耕讀」，「士農工商」，這類的題目，因無甚意義，不再選錄。

摘錦奇音較爲晚出，據第六卷卷末的本記，乃刊於萬曆三十九年。故此這書比較萬曆元年的八能奏錦裡所載劈破玉歌，質量均臻豐富美備。它的特色是襯字加多，內容開展。句法是在「乖」字上面的一句叠末三四字，最後並重疊一句。變成下列這樣的格式了：

風

無形無影簷前鬧，窗兒外把花枝影亂搖，心驚錯認才郎到，攏得簾兒響，又將鐵馬敲。滅了銀燈了銀燈，乖添上奴煩惱。(又)

花

玉簪花種向明園內，長春枝發綠葉委實奇哉。蜜蜂不住枝頭戀，佳人齊戲採，才子笑微微，一見新鮮見新鮮，花人人愛戴你。(又)

雪

老天公降下瓊瑤墜，滿空中剪鵝毛撩亂飛。落凡間家家萬頃如銀砌，簷前玉簪掛，高山似粉堆，日照當空照當空，雪化作湘江水。(又)

月

到晚來出在天邊現，照乾坤明世界可喜嬋娟。九州萬國都遊遍，班超曾玩賞，寶儀設宴觀。蔡伯喈思親伯喈思親，月長空萬里遠。(又)

怨

這是摘錦奇音卷二中層所載的四首，卷二中層完全是劈破玉歌，以外還有：「琴棋書畫」，「漁樵耕讀」，「孝弟忠信」，「士農工商」，「怨病哭」，「嫁走死」，「十二個月」，「鬧五更」。自「怨病哭」起以下各題目，都是情詞。抒意遺詞，也較萬曆初期的作品，近於自然。我想袁中郎之所以喜愛的，恐怕是這個時期以來的作品罷？現在選錄兩題如下：

爲冤家鬼病懶瘦，爲冤家臉兒常帶憂愁。相逢扯住乖親手，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就死在黃泉在黃泉乖不放你的手。(又)

病

爲冤家懶去巧打扮，這幾日茶飯少手脚酸。懶懶害病無聊賴，金簪懶去插，羅裙懶去穿。斜插着牙梳着牙梳，乖天光想到晚。(又)

哭

爲冤家淚珠兒落了千千萬，穿一串寄與我的心肝。穿他恰是紛紛亂，哭也由他哭，穿時穿不成，淚眼兒枯乾，乖你心下還不付？(又)

嫁

一心心願嫁與冤家去，不知你大娘子心性何如？一妻二妾三奴婢，想後更思前，心下好狐疑。欲待要懸梁要懸梁，乖只爲難捨你。(又)

走

俏心肝咱和你難丟手，終日裡往秦樓，却不是良謀。今宵難備雙走，打破牢籠去，脫離虎狼口。清白人家白人家，乖天長與地久。(又)

死

俏冤家我待你自知道，爲甚的信撒唆去跳槽？你若跳槽，我就把繩來吊。你死我也死，同過奈何橋。五百年回陽年回陽，乖還要和你好。(又)

以上六首，傳寫怨女癡情，都是民間真樸情調。就中「哭」的一首，情深意濃，寫得尤爲巧妙婉轉。

摘錦奇音卷三上層所載小曲，也完全是劈破玉歌。內有：「娘女問答」，「情女占卦」兩個題目(卷內每題各首，另有標目)，係用問答體抒寫私情，在小曲的體格上，頗爲新奇。現在分錄如下：

娘女問答

娘問女

小賤人生得自輕自賤，娘叫你怎的不在跟前？原何謊得飾臉戰？因甚的紅了臉？因甚的掉了簪？爲甚的緣由？甚的緣由？兒揉亂青絲髮？(又)

女回娘

告娘親非是我自輕自賤，娘叫我一時不在跟前，因此上走將來得心驚戰。搽胭脂紅了臉，要鞦韆掉了簪。牆角上攀花，角上攀花，娘掛亂了青絲髮。(又)

娘復罵

小賤人休得胡爭辨，爲娘的幼年間比你更會轉灣，你被情人扯住心驚戰。爲害羞紅了臉，做表記去了簪。雲雨偷情，雲雨偷情，兒弄亂青絲髮。(又)

女自招

小女兒非敢胡爭辨，告娘親怨孩兒實不相瞞，俏哥哥扯住說得心驚戰。吃交杯紅了臉，俏冤家搶去簪。一陣昏迷，一陣昏迷，娘我也顧不得青絲髮。(又)

以上四首，通體紀言。以下四首，是言語動作兼紀的：

情女占卦

女問卦

這幾夜做一個不祥夢，請先生卜一卦問個吉凶。你看此卦那爻動？要看財氣旺不旺？祿馬動不動？仔細推詳，仔細推詳，切莫對人哄。(又)

先生答

那先生便把卦來占，焚明香禱告天，撒下金錢。這卦兒乃是風山漸。財氣雖然旺，有些小留連。被一個陰人，一個陰人，把他相牽戀。(又)

女復問

那姐姐聽得長吁氣，請先生再與我卜個因依。看他們幾時撒？那天殺的問他音和信？問他歸不歸？用心搜求，用心搜求，重重相謝你。(又)

復占卦

那先生再把淵來推，再撒錢，再占占，占得個地火明夷。勸姐姐休得痴心意。行人身未動，子孫又尅妻。別戀那多嬌，戀那多嬌，因此撇了你。(又)

以上這兩種體裁在小曲裡雖覺新奇，但據我看來，卻都是淵源於散曲的。在散曲裡，有一種異調兼列的小令，敘演一個故事，通體重在問答的。如樂府羣玉卷二所載元人王日華的「風月所舉問汝陽記」小令十六首，演雙漸小青故事，以問答體出之。這前一種「娘女問答」劈破玉歌，便是摹仿這個體裁的(但非異調兼列)。又有一種同調重頭的小令，敘演一個故事，卻是言動兼紀的。如雍熙樂府卷十九所載的「摘翠百詠小春秋」是用小桃紅百首，敘演西廂故事，通體是以詞紀言，以詞紀事，曲中言動兼紀。這後一種「情女占卦」劈破玉歌，也便是襲用這個體裁的。這兩曲雖微，卻可由此看出各體小曲的產生和散曲小令的關係了。(未完)

天津文壇之新型畫報

『華北銀線』

三日刊第一期二月八日出版

內容包括：文藝，漫畫，跳舞，電影，學生生活。執筆者有：伯龍，王敏，朋弟，江寄萍，招司，寶宗淦，王朱，李木等。

『歡迎訂閱』 社址：天津特二區福安街

定價八元

預定祇收五元

中國文藝社
實報社
立言畫刊社
均可代售

外埠函購，加郵五角

全國唯一教育刊物 教育學報

第四期要目

中國大學教育基本問題
中日文化人與興亞前途
從女子天職以談家庭教育
教育實際問題之一
社會教育之改善問題
中華教育總會之使命與其將來
世界趨勢與我國大學之使命
中學問題之商討
日本教育的理念
日本的高等教育

蘇益信 李牧白 秦百里 羅慶山 宋慶介 楊蔭慶 王文培 吉田鎮次 張紹昌 陳雲秀



讀林榕君所譯『小新房』

D D

在六期本刊上，編者曾說現在文壇很缺少批評，其實這是全部愛好文學的人全體的遺憾，不只缺少對創作的批評，尤為缺少的是翻譯的批評，令人想起當年現代評論上差不多，有一度每隔幾期就有一篇對英法文學的譯作的「除臭草」工作，就是後來文學上也常有對翻譯的批評，然而這種好現象現在絕對沒有了。

然而我以為以前那些批評翻譯者的態度，常常是太傲慢了，也許因為他們都是大學者，非此不足以表示其身分吧，但是君子風度和費我潑來 (fair play) 却盡失了。雖足以令後進譯者傷心的是常說「多買一本好字典吧，」「根本不配翻譯，」「最好把未賣出的書一齊燒掉，」這一類的話，然而他們自己卻很少譯作，好在罵別人壞的人都好的，他們必定是大有學問無絲毫疑問的了。

我卻既沒有這樣大氣派，也沒有大頭銜，因為我既不是 Doctor, master, bachelor 甚至連 freshman 都得再過一年多才作得成，這是很慚愧的，我也不是堂堂大興問罪之師，因為林君譯作離信達雅很近了，不過有幾個字待商榷而已，林君還有一個好處，就是譯出來的很像中國文字，我是真並不是用「欲抑故揚法」，並且林君在胡風九期上自己也說過，他自己譯畢後因原書不在身旁，不及校讀，這是更可原諒了。我不知道林君用什麼書，我自己用的是英國牛津大學出版部一九二四年版的 Selected Short Stories 至於我為什麼單對林君吹毛求疵呢，原因很簡單，我用全人格擔保不是因為林君譯文錯多，而正是因為林君文中錯誤極少，我希望盡我可憐的微力，使林君盡美盡善，也因我手邊恰好有這本書的緣故。

因為我始終以為文學創作者或翻譯家與批評者的關係，是似相反

而實相成的，正好像一塊燧石和一块鋼，互相打擊而成了光明溫暖的火花，凡夫俗子，非列斯丁們只看見牠們相擊，那知牠們能生偉大的火焰呢。當然我們需要的真正燧石和真正鋼，而不要破銅和黃土塊，常常由批評而開筆戰，除費油墨紙張，讀者光陰外，毫無所得，就是因為一方是破銅或黃土塊，或雙方都是的結果。好的批評真的批評壓制不了好作品的，牠們素文學是雙輪，同向成功之路而進。

此外更有言者，英法文譯中文，本不容易，有時如雙關語 Ditties 等等東西根本沒有辦法，即譯出也索然寡味，這就是因為中英文，不像英法文，英德文屬於比較相近的語文系之故，我以為一篇翻譯中沒有「牛乳路」，「根香腸坐在凳子上」之類絕不可原諒的錯誤，至少得打六十分的。末了向林君致敬，他是雪中送炭的翻譯者，一大篇實話，下面是正文了。

林君為整齊起見，常不顧原文次序，請看下面譯文：

這是一所很小的屋子，在很迷人的鄉下，——在諾曼底的一個無人旅行到的小角隅，靠近海，一個有果園，和椰菜園，牛吃着草的柔軟草地，和濃厚的榆蔭的小巷。(我之譯文)

諾曼底近海處，有一個少有人跡，但頗引人注意的村莊，莊裏建著一所非常美麗的小新房，那裏長滿了櫻花和油菜，鋪遍了草場，還有被茂密的榆葉所遮蔭的小徑。(林君譯文)

前後倒置，有時為文字便利起見，並沒有關係，然而林君把 what are cattle browsed 的形容詞句意，Charming 譯引人注意不如美麗的或動人的，小新房三字無「新」之形容詞，of orchards 當譯作有果園的，「長滿了櫻花」似略嫌不合原文，Tane 不如譯小巷。

第二段 in the neighbourhood 譯「這裏」不如「附近」cognettish 譯特別不如「頗具風情的」Chalet 譯「木屋」不如譯「瑞士式小屋」balcony of twisted ironwork 一句未譯，Venetian blinds 二字當譯作「百葉窗」而不當譯作「特製的窗簾」，gay little 二字，譯為「灰色」錯了，沒有譯「小」字外，gay 字一定看誤為 gray 了，所以纔把「快樂的」譯成「灰色的」oparterre 譯「花壇」二字未譯出，smooth stretches of greensward 當譯「鋪滿柔軟綠草的土地」而不當作「綠色的溪流」orchard 又錯為「櫻花園」，試想假使是「櫻花園」而不是「果樹園」，裏面那裏會有糾曲的蘋果樹呢？形容「彎腰」的句子 one another like fantastic figures arres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ance 很美的一句全去掉了，turning round 是「轉過頭去看另一方」，而不是「再遠一點」a mile 二字丟掉，to the sea 並沒有「最遠的」三字，windingperspective of white cliffs 當譯作「白色絕岩的曲折的遠景」而作「有許多直立的岩石」太不完全了。

第二段 in roughly painted characters 作「粗糙的」不如「施顏料油漆惡劣的」inspect 作「看」不如「詳細考察」on that still country air 一句又丟了。

第四段 at any rate 沒有譯，farmhouse 不能只譯「小屋」，downthe road 又丟了，Corduroys 譯作「很粗魯的」錯了當譯「穿着棉絨衣服」burdened gait 當作「負重荷的步態」而不當作「態度」。

第五段又丟了十九個字的一個整句子，是由 For the rest 一直到 he would let them know 殊令人驚詫。

第六段 business-like announcement 當譯自「商務上的聲明」似比「公事」好，embarrass 當作「攪擾」而不當作「干涉」-anxious glance 只譯為「目光」似不甚佳，able to repeat vaguely 當作「能含糊不明的重複」而不當作「才說」。

第七段無甚錯誤，然 written 當作「寫信告訴」而不當作「告訴」。

第八段 admitted 當作「承認」而不作「說」，advance 當作「先前的」而不作「繼續發生」helpless 當作「不能為助的」而決不當作「快樂的」。

第九段 as 兩字去掉了，falter 當作「言語半吞半吐」而不當作「不語」。

第十段 already 當作「已經」而不應去掉。

第十一段只八個字，所以沒有錯。

第十二段 dreary 譯「親愛的」錯了，當譯「不快樂的」或「暗淡的」，still looking down 當作「仍是向下看」而不當作「接着她又垂下頭去」。

第十三段 heavily 當作「遲鈍的」而沒有譯，因為「吃緊的走」不過是譯 trudge 一字。fingers of her clasped hands 當譯為「緊握着的她的手指」而不當作「緊握的手指」-little 又忘了譯。venture 較難譯，然當譯「冒着險贊美」而不當只作「贊美」-a manner of assent 當作「喃喃的贊同」而不當作「默默的回應」-I did not feel encountered to persist 當作「我感覺沒有勇氣再堅持了」而作「我便不再和她談了」似較失原意。

第十四段十幾字中尚無無誤。

第十五段 a broad hearth of polished red bricks 當作「置火爐的地方寬，是平滑的紅磚」而不當作「有一片廣大的紅磚地」-tied 當作「蓋着瓦的」而不當作「瓦磚的」，light 不當譯為「微弱」，而當譯為形容詞「輕快的」，voluble 譯「滔滔不絕的」又丟掉了，很影響於那對老夫婦的態度，agitated 當作「被激動的」而不當作「遲疑不定的」-their voice trembled 小句又丟了，as if these were but momentary ripples on the surface of a trouble 這一大句也丟了，此句當譯「似乎是憂愁的表面上一個暫時的波紋」是一句形容老夫婦兩人痛悲很重要的句子，然而林君也和丟掉以前許多許多字句一樣的把牠丟掉了。

第十六段 I said to myself 當作「我自言自語」，而不當作「我自己說」我說的話當然是我自己說的，譯文太無意義了。

第十七段十幾個字未譯錯。

第十八段 rally 忘掉了，Chintz 為「印花棉布」而不僅是「棉布」one of them 譯「有人」不甚切，there are things about personal things 也丟了未譯，a little porcelain holy-water vase 譯為「並有並聖水的地方」不如譯「有一個小的盛聖水的磁瓶」。

腰也酸了，身上累極了，然而剛剛校完了全故事十小頁的三分之一，譯文不過千字，多一點點，我沒有興致再校了，全篇大意不失外，和原文大有出入的也少，我希望我過幾天有功夫能把這篇很好的小說再譯一下，雖然我譯小說其壞也不下於我的批評翻譯小說的能力，然而我希望一試，又我最後希望這微沙能引出剛石來，那就是我的幸運了。



文藝枝談

陳 迎

王文顯長狩獵

近著「中國獵人」已出版

前清華大學外國語文系主任王文顯氏，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對於歐美文學很有研究的飽學之士。他用英文寫過一部喜劇「委曲求全」(She Stoops to Conquer)在美國耶魯、波斯頓等大學公演過，其後又經他的弟子李健吾君譯成中文，並經青年會劇團的舒又謙、趙希孟及已故的馬靜蘊(李健吾除擔任導演外，並在劇中主角)諸氏在協和禮堂公演，在古都的劇場上留下了很生動的一頁。

王氏除了以文學著名外，在他的西洋友人中，他並是一位超越的「獵手」。這恐怕有些思想不到吧！原來現代的狩獵運動，在中國還很普遍，何況從文質彬彬的文學家中，要找出一位能與野獸相搏的勇士，更是出人意料了。

據羅尼吉爾勃(Kooney Gilbert)氏的記述，王氏的父親曾在英國學習陸軍，對於各種陸上運動也很擅長。回國以後，因為在中國軍隊中找不到適宜的位置，便到香港警界做事。其後又陸續在天津、濟南、上海等地服務，對於近代化的警察組織有很大的貢獻。其間他並曾一度在某兵工廠中工作，於是年幼的王氏便得到充分的機會去玩弄各種槍械，從大的「象槍」以至小的盒子砲。而小鳥，兔子和迷途的狗就成了他的倒運的對象了。

其後王氏赴英國研究文學，獲得學位歸國，就在清華陸續擔任職員及教員等職務。住在清華，日與曠野山川接近，他的行獵興趣又油然而生了。於是設法買了幾支舊槍，領下一份槍照，重獲狩獵的生活。北京的西北，蒙古平原以及山

西西南的山岳地帶，都踏偏了他的足跡。他的旅伴多半是英國人和美國人。他們在華北荒僻嚴寒的地帶，獵取鹿，野豬，羚羊，大角羊，山羊，雉雞以及其他鳥類，差不多華北所有可食的飛禽走獸都包括在內。

王氏最近將他行獵的經驗，寫成了一部書，定名為「中國的獵人」(Chinese Hunter)。由美國紐約的約翰代圖書公司出版，每冊共三百八十三頁，定價美金四元。在這部書中，王氏記述他怎樣克服華北的嚴寒烈風，在荒野中與惡劣的天氣奮鬥，於一日幸勤之後，獲得了大量的戰利品，回到溫暖的居處中去休息，吃著異於尋常的飯食。他以文學家的筆調，寫出獵人的生活，文筆既生動，故事更驚奇，所以頗有引人入勝之妙。在書的前面，林語堂氏寫了一篇序言，他說道是「一本體裁新穎的書籍，看了足以使人精神鼓舞，亦足見其推重了。」

菊池寬宏論

戰爭對日本文學的影響

據菊池寬宏氏的見解，這次戰爭對於日本的文學實在發生一種嚴重的影響，也許要繼續下去，二三十年不能解脫。他說：「文學必須真實，藝術必須自由。把藝術上的靈感是產生不出偉大的文學的。」並謂日本作家的精神已為戰爭所壓倒。菊池氏有這種自覺，同時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這一點。這不是由於檢查的緣故，而是因了自然的趨勢，日本作家都拋棄了本來面目，寫起戰爭文學來。然而戰爭文學並非不是隨便可以寫的，必須出自真能瞭解戰爭之恐怖者之手，才能活靈活現，雖然日本的第一流作家，有一半(菊池氏在內)已到過前線，去體

驗戰爭的意味，但是却不一定能產生出第一流的作品。在戰爭期中也許會產生不朽的作品，不過必須出於兵士之手方行，如火野葦平的「麥田裡的兵隊」，「土與兵」便是好例。有時好的戰爭作品常常是在戰後才問世的。

菊池氏自覺他的近作已有減色的趨勢，這是因為強烈的愛國心將藝術湮沒的緣故。他於去年春季會到中國來，結果應日日新聞之請，寫了一部「西住戰車隊長傳」。不過這作品究竟與藝術品不可相提並論。去歲他曾與其他若干作家，乘兵船上溯揚子江，搜集資料，這是應當的邀請。有人問到近來日本文學的趨勢如何，他說在戰前日本文學是受到法俄兩國的現實主義的強烈的影響。現在則冒險與浪漫主義漸趨極端。同時還有比這種轉變更為深刻的一種運動，就是戰爭已幫助日本作家解除了歐洲文學的束縛。菊池氏認為現在創造日本本位文學的新運動已經開始。領袖是誰目前還看不出來，不過主要的推動者是一般青年作家。菊池氏舉出橫光利一來，是崛起的一位。

他認為日本的小說有因戰爭而趨於凋謝之勢。而詩歌從全貌看來亦呈不景氣，這是由於科學進步的緣故。談到戲劇，他覺得受戰爭的影響還小。並且認為截至現在止，還沒有什麼好的戰爭劇本出現。我們要知道，菊池氏雖算近代日本喜劇作家之一，但他對於作劇已有十年不感興趣了。

他說現代的日本女作家，和過去的相比，仍有不能並駕齊驅之感。這不是因為能力不如，而是由於她們沒有時間去受充分的教育。前次菊池氏來華的時候，吉屋信子曾與他同船。而林芙美子則於漢口陷落時去過漢口。他們的作品，在戰事未結束以前，銷路總不會減退的。

菊池氏說他近來已失去寫作的興趣，作文章

漸成了應酬公事，並且預料自己不會有偉大的戰爭作品出現。他平均每年有五部作品，每部銷路至少在五萬冊以上。他是日本作家中，早期受英國文學影響者之一。日本作家受法國影響的比較多，對德國的關係較少，因為德國人的文筆笨拙，不為日本人所喜。他本人很注意蕭伯納等愛爾蘭作家。早年努力寫作劇本時，受過一般人的影響很深。他承認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但是他說日本婦女的選舉權，在短期間內是絕沒有獲得的希望。

他認為現代的日本文學可以翻成外國語言，是很可喜的一件事。而古代的日本傑作，常苦於艱深難譯。例如古詩與「源氏物語」即是（案：聽說錢稻孫氏現在正從事譯「源氏物語」。）

菊池氏在日本文學家中，是以歐化著名的。他喜歡穿西服，睡鋼絲床，住洋房。但是他的足跡却未出東亞一步，他解釋不赴歐美的原因，是因為不好旅行。並且身上雖然穿西服，神氣實在不怎麼高明，如果走到西服發源地的異域，一定會忸忸不自安的。

密齊爾不讓髮眉

「乘風而去」將空前佳果

在美國的社會上，有幾個最受人民歡迎的人物。第一個自然是連任兩屆大總統的羅斯福氏，其次是飛越大西洋的林德伯大佐，第三個據說就是「乘風而去」(Gone With The Wind) (譯「戰雲錄」)的作者馬格麗脫密齊爾 Margaret Mitchell。她是一個矮小的女人，有一對大而藍的眼睛。為人和藹，臉上永沒有憤怒與厭棄的表情。她自從因「乘風而去」而成名以後，每天總有無數的讀者寫信給她。各學校，各團體都紛紛請她講演，或舉行招待會。然而她不喜歡出這些風頭。祇是和她的丈夫喬治——一位電力公司的廣告經理——兩人過着舒適，簡單的生活，在一家公寓

中住着五間房子。

她生長於阿特蘭泰城。十歲的時候，就讀於城中的一個公共學校，繼升入華盛頓神學校，最後入史密士大學，但是念了一年，就因母喪而退學了。從一九二二至二六這幾年間，她曾服務於阿特蘭泰報的編輯部。後來因為患病而離開。在養病期間，她埋首十年，於一九三六年的六月三十日出版了，這部衝動全美的鉅著。她在幼年的時候，她聽了不少身經內戰的老年人講給她的戰爭故事。家裏又有不少關於內戰的書籍，她從七歲起就開始閱讀這些書籍，這就是「乘風而去」的來源了。

「乘風而去」在出版後的第一天內，就售出一萬五千冊。過了半年，竟達到一百萬冊，初版本每冊可以賣到美金五十元，大有古玩般的價值。一九三八年，列入美國易銷書小說類的第一名。這部書是述說一個內戰故事。據一般人批評，恐怕再沒有一部美國小說能含著如此豐富的感情，書中的四個主人翁，皆遍生，死，愛，怨，怖，恐，磨難的滋味，同時也給予讀者無限的感觸。然而究竟為什麼這樣受美國人歡迎，連著者自己也不瞭解，祇好引用書中女主角奧哈拉的話來答覆：

「這是上帝的神密的恩惠吧！」

這部書現已經米高梅公司拍成影片，由明星嘉伯爾，李恩廉赫華，薇紋李，哈威爾等主演。片子的成本雖至四百萬美金之鉅，然而收入預計至少要達六七百萬元，盈利頗足驚人。華爾特狄斯奈五彩炭畫「白雪公主」收入六百萬元，已成為影界的空前紀錄，這部文藝名片却有打破它的紀錄的可能。

由於原著情節過於複雜，監製者大衛鍾克為存真起見，不願輕加剪裁，所以這部片子的開映時間竟達三小時又四十七分鐘之久。比「徐格飛大歌舞班」還要長。此片之公映，當為一九四〇年度文藝界電影界的空前盛事了！

「近代英日辭典」

為歐美人士日學之好帮手

日本自海通以來，旅日的歐美人士日漸增加，但是他們在學習日語的時候，常常苦於沒有適當的方法與合用的字典。最近有一位維卡瑞(Vicari)氏，他制定了一種維卡瑞式的日文學習法。他為學日語的歐美人士預備下四種工具：一部日語法，一套詞性卡片，一套讀本和一部字典。有了這幾樣東西，歐美人士學日語，無論在任何環境之下，都可以得道很大的幫助。在日本從日本人學，在外國從外國人學，或是在任何地方自己用功，皆不致茫無頭緒。因為他所選的材料都很有趣，很廣汎，對於新字與新發現的習用語尤其注重，並不用幾十年前舊貨，而解釋亦很詳明。

維卡瑞僑日多年，太是日本人，平日對於他的著作上有很大的幫助。字典即是兩人合著的。這部字典最近才出版。定名為「近代英日辭典」(The Up To Date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書的特色是，不論歐美人士僑居或旅行日本，如果須要日語應急，它都可以馬上幫忙。關於日常應用的字與句，上面都有很詳細的記載，並且教導學習者怎樣去拼音。尤以他將每個字的應當重讀的地方都加上重音記號，和將無聲的母音亦一一標出，對於初學者的讀的方面，助益不少。

這部字典雖有四百餘頁之多，但是面積並不太大，大衣袋裏足可容納。所以隨時隨地皆可攜帶。據著者自白，這部字典「可以供給讀者一種新穎而簡捷的方法去學習日語會話」。字典的主要部份自然是生字，另外附有圖解，指示怎樣把日本字聯用在一處而不發生錯誤。而文法與拼音法等亦應有盡有。書出版以後，一般人都認為可以免去歐美人士畏懼日語的心理，不至於將日語當作是一種無法學的東西了，書共四百三十八頁，在東京出版，每冊定價日金五元。



評「新學究」

司徒珂

李健吾作·文化生活社版

二六六年

(一)

向來中國文壇上，戲劇的創作是很稀見的，老牌的劇作家如田漢，洪深，熊佛西等的作品可列作初期的戲劇作品，而新進的作家裏除了曹禺先生給了三部傑作之外，精采的作品更是稀見了。

聽朋友談李健吾先生最近有一部新作，名叫「新學究」的，是幽默諷刺的三幕喜劇，恰好前天到琉璃廠書肆去見到這本書，買來讀了之後，覺得雖然不是一部了不得的傑作，但還不失為上乘的，適合演出的，富有興趣的作品。

我們從這個劇名「新學究」來想，就可以想到這是諷刺新派文士的劇本。這裡的新學究姓康名如水，這位康先生是一位學校裏的教師，他喜歡作詩，往往因為爲了給一位女學生作情詩，竟拒絕任何拜訪他的人，恐怕打斷了他的詩興。他愛所有的女人，尤其是朱潤英和謝淑義，朱是他的學生，也是他的學生馮顯利的情人。謝淑義是會受着他的資助而到外國留學的女學生，同時又是他的朋友馮顯利的情人。

劇情的開始是馮顯利剛從外國隨着他的情人謝淑義歸來，他弟弟很愉快的告訴他自己有一位情人，他也告訴他弟弟他自己也愛上一個女人。他們都沒想到他們的愛人也正是顯利的老朋友，

顯利的老師的情人。

馮顯利和康如水見面的時候，作者已經把一個伏筆安排在這裡，康告訴馮自己正在爲一個叫朱潤英的女學生寫情詩，但是又告訴馮他早就給自己安排好了一個女孩子，她正在外國唸書。這是第一幕的前三場，這三場好像是全劇的序幕。

第四五六七場把朱和謝都很輕妙的介紹給我們。第二幕是在他們大家的朋友孟序功家裏，孟和他的太太預備了宴席來招待這兩個新從國外歸來的朋友，但是他們奇怪爲什麼五位客人分成了兩股，兩位坐在陽台上面談天，三位守在飯廳吃剩下的菜。他們好像一塊錢的銅，就是磁石也吸不到一起。

當然這是因爲妒在作怪。康發現他的老朋友要向他求婚當然他要氣憤，這時馮的弟弟賴利來了，他把康的祕密揭穿，使大家更知道他的愛情不專。主人孟太太故意說了兩句同情康的話，康就跪在孟太太面前向她求愛，這舉動被大家看見時，大家更知道這位新學究是一位僑君子了。

最後謝小姐很坦白的向康討論他們中間的問題，因爲康曾經借給謝兩千塊錢，他以爲用這錢總能買到她的愛情，謝小姐却把這兩千塊錢看作康拿來買她自由用的，她願意和馮訂婚，她要自由，所以她告訴康，那兩千塊錢由馮來清還，他們就可以斷絕了他們的情分。成功的是謝與馮，失敗而且絕望的是我們的

新學究。

(二)

這劇中的主角是新學究康如水，我們從他的劇詞中可以看透他的個性，作者故意把他的個性強化到使我們憎惡而且發笑的地步，也就是強化劇情的諷刺性，這是作者在技巧上的一種巧妙的運用。

我們把新學究的思想和行爲加以分析的時候，就可以發現作者諷刺的所在。

康先生是需要朋友的，在第一幕第三場中他對顯利說。

「你來得正好，我需要一個知心的朋友。你正好補起我的空虛，你不知道我這兩年多麼寂寞，多麼孤獨。我丟掉所有的朋友，所有的朋友跟我結成仇敵……沒有一個人瞭解我，不過我說話比誰說的都多，我奇怪有什麼在宇宙間作梗，把我跟人世隔得這樣遠。我若是沒有感覺也就罷了，偏偏我是個詩人，對於四外具有深切的同情。我痛苦，然而沒有一個人能够幫我对症下藥。」

「老朋友都丟開我，新朋友不瞭解我，只有你，我老朋友的老朋友，你會原諒我的過失，你還讚美我的成績，我聽不見一句恭維我的話，我幾乎懷疑我的耳朵變了質，成天跟我自己作對。一個人不能够沒有朋友，朋友頂大的用處就是恭維。多聽一句恭維，多長一分勇氣……」。

等到後來他發覺他這老朋友就是他的情敵的時候，他竟否認他們朋友的關係第二幕第五場有

這樣的情節：

孟太太 這要看你怎麼樣解釋朋友這兩箇字。

馮 (向康)我明白你的解釋

你明白我的解釋！馮，我怕你從來就沒想過這兩個字的意思。你把情感看得太不值錢。你的解釋頂多也就是些欺人之談罷了。

康 你說會我的意思。我不是說我的解釋，我是說你的解釋。我的話也許冒昧，不過，是你的老朋友……。

馮 謝々你的感情，把我看做你的老朋友，不過，「向孟太太」孟太太，一個人說話事全應有個分寸。知人知面不知心，話說得甜甜的，暗地裡還不知道搗什麼鬼哪。我們這個社會只有利害，無所謂真實的情誼。古人所謂信義，早就石沈大海了。幸而是人與人不同，我們偶爾還可以發見兩個真實朋友。特別是，(向馮)情意相投的男女。男子與男子永久是仇敵，維持他們關係的是理智，不是感情。

從他的牢騷裏我們可以想到他的多麼珍貴感情的人，他一定對於他的情人有誠摯的愛情，但是，這位新學究又另有他的主張，他把女人看得神聖，看成詩，但所有的詩都是屬於他這位詩人。我們再來看他對於女人和愛情的見解。

在第三幕第三場有這樣的話：

康 我們這個社會是不平等的，女性受盡了壓迫約束，頭髮早就應該白了，牙齒早就應該掉了，皮膚早就應該皺了，幸喜得天獨厚，她心頭冒起一股泉水，不斷救活了她的殘根敗葉。和

男子比較，女子更是永生的；本身既不朽，也就常常能够給人一種不朽的欲望。沒有女子，人生只是一片沙漠。而女人，把沙子一粒一粒膠著起來，也正是大戈壁上一灘一灘的青苔草地。所以，沒有一個女子不是一首詩，沒有一個女子不值得一首詩頌。她是美麗，是純潔，是靈魂，而詩人的世界，這俗不可耐的現實，容不下她完美的存在，因而她的存在也就更值得詩人嚮往。這是一種夢，一種憧憬，一種 Plato 的理想，一種高貴而又神聖的境界，換句話說，就是靈感，就是詩。

但是情感對於男子和女子是不同的，在第三幕第二場康和孟太太有這樣的一段對話：

康 只要一個，女子不在所愛的男子面前，男子就可以另有所愛。這是一種精神的寄託，眼前必須有實在的東西擺着。我向一個女子求婚，我給所有的女子寫信。

孟太太 換過來講，一個女子可不可以這樣做呢？

康 不能夠，女子是詩的材料，必須純潔，貞節，從一而終，才能够顯出她優異的存在。男子原本粗陋，行為也就不免乖離。只有女子能够集中一個男子的情緒，發為不朽的詞來。

孟太太我沒想到你把女子看得這樣高貴。

康 我向來敬重婦人孺子。

孟太太先生愛所有的女人，因為女人們都是詩，而惟有他自己的妻，却偏把他遺棄。原因就是因為他不是詩。

康

現在說到我從前的太太。她是一個三從四德的賢妻良母。她是我所敬重的女子。她有一個不能夠饒恕的過失，就是，她是一個沒有詩意的女人。她知道生兒育女，燒飯買菜，不幸她不能夠把事情做得跟做一首詩一樣。她是一個弱者的弱者，不幸她不是美麗的美麗。她是一個女人，然而她不是首詩。我什麼都可以忍受，而且我已經忍受了好些年月，只有這一點，終于逼得我不得不跟宜她告絕裂。

在第三幕孟太太用諷刺的口吻來批評這位新學究，既輕俏，又漂亮：

「你是一個頂不專心的情人，別瞧你你自己話得多麼多情！……你是一個情感上的學究，女人只是你理想的影子。你不接受現實。不過，」康，女人比一塊石頭還要現實。我們女人原本是人，你用不着把我們看得那樣神祕。」

謝淑義對康的批評也很痛快，在第三幕的末尾有這樣一段情節：

謝 真的！你們一起同居了十五年的光景，你還不瞭解她，她就那麼難于瞭解嗎？

康 才不然！她是石頭一樣簡單。

所以你們的結合，你最後下了決心解除，爲了她的幸福——至少你的幸福，是不是？你離婚的時候，你想到她要離婚來的嗎？你沒有想到她，那可憐虫。

康 我承認，在現在制度之下，男子佔去較大的便宜。

謝 那就是說，被犧牲的是女子，在現行社會制度之下沒有地位的弱女子，是

不是？

當然是。

你爽快得實在可愛。

男女不平等是事實。

我為你離了婚。

謝 你為你的自由，我只是你一個幌子，

Mr.康。

從康如水的行徑和別人對他的批評裏，我們瞭解他，瞭解這位新學究是如一般老道學先生一樣的，只會說些冠冕堂皇的道理，而行爲却給理論以矛盾。理論也不是徹底的理論，他不認識自己，也不認識自己以外的別人，更不會發現世界。現代中國社會裏的新學究恐怕不只是康如水一個人。只要你肯把你接近的人加以分析，也許你要發現到處都是新學究。——這是西風東漸後的病態現象，是中國社會接受西洋思想不澈底的結果。我們過去的社會「老學究」的勢力太大了，所以社會要頹退敗，而今日，新學究又多起來，所以社會更危險得要崩潰。

所以我們認識李健吾寫「新學究」不是沒有意義的。

(三)

一般人批評文章，總愛用一個「意識」的圈子，好像必須喊兩聲口號，談一談國家問題，社會問題，才算是有思想，有靈魂的作品。

如果拿這個圈子來套在「新學究」上，好像它是平凡了，它談的不是了不得的大問題，是被一般學究們瞧不起的「愛情」也許有人要作如此的批評。

但是，我們不願也來學這位「新學究」，只會說兩句漂亮話，告訴青年們：

「這是非常時期哪！不應該再談戀愛，那是卑鄙的事情。」

而他自己却偷偷地去做舞，去嫖妓。我們要認識社會的存在，不完全是理智，維繫着一切關係的是感情，人與人彼此間的感情如果都是擊滅的，這社會一定是向生的社會，反之，人與人彼此只有虛偽，只有欺騙時。這社會一定是黑暗的。

今日中國的沒落，也恐怕是這個道理。近十幾年來，青年們都閉口戀愛，閉口戀愛，而實際上美滿的合理的結合又有多少呢？正因為一般人對戀愛沒有清楚的認識，像新學究那樣，不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同時更害了社會。

我們讀「新學究」也應該用這道理去批評它。有人說，現在這個時期也就是正好演點不關痛痒的愛情劇，如果根據這理由來估價「新學究」我不免爲作者抱怨。新學究所給我們的不是「笑」，而是「教訓」，叫我們在這個新鏡子裏照照自己。

「新學究」不只是在「愛情」方面有所指示，同時它也指出兩個問題。一個是婚離個問題，一個是女子職業問題。

謝淑義會指斥康如水說：

「讀天下人評評理，你跟我誰頂自私！你跟我太太同居十五年，你沒有想到瞭解她，沒有想到她也是一個人，她也應該有她活着的權利。」這是作者爲了千萬個被遺棄的婦女作正義的吶喊。

還有一個女子職業問題，馮顯利在第二幕中說。

「她這時關心的不是愛情，而是她的職業。一個女孩子，不像一個男孩子，可以胡衝亂撞。在這茫茫的人海，她得趕緊抓住一個機會。現在男女雖說是平等了，其實，好像一輛破牛車，這老大的社會一時還掉不過頭來。更壞也難說。因爲聽我說，改變一個風俗，先得改變那錯誤的心的觀念。你可以換身西服，不過見了人，不由自己，就要作揖在這不景氣的現時，男人想弄一

個敬飯的地方，還得走盡所有的門路，女子想弄一個敬飯的地方，十九也就是供人一個輕薄的機會。鬧來鬧去，聰明點的女子，意志弱點的女子，看準了只有一條路好走，那條老路，就是每個男人嫁掉。一個女孩子頂穩當的職業是嫁給一個有了職業的中年男子。」

這的確是現代中國社會的問題，恐怕在這世界這問題還在醞釀，作者爲了強化這個現象，故意在第二幕加添了一個好像不重要的角色趙煥明，他是一個高級軍官，他向朱潤英求婚，作者顯示着他是勝利者。在第三幕淑義說：

「這世紀別翻新，我們的社會還是舊的。多交一學男朋友，女人多一個機會，Miss朱得這樣子。我這女留學生可憐也得這樣子。」這兩段話，要算是這部喜劇，最使人感傷的話了。

(四)

中國文壇既然缺乏着劇本，劇本中尤其是缺乏喜劇，有的幾部如 *Sorry Ah, 千方百計*，白茶，又可惜是改譯本，本國作品如「喇叭」，「平步登天」又是沒有多少幽默成分的獨幕劇。所以「新學究」可算作中國文壇一部新的收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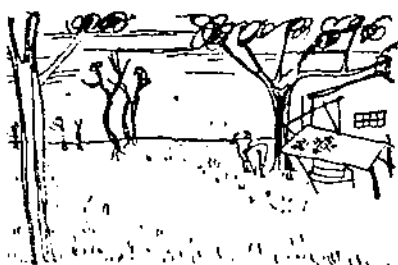
「新學究」是一部帶着鬧劇氣味的喜劇，這是作者在寫「十三年」（即一個未登記的同志）後的一個新嘗試，在十三年中我們發現這位作家的技巧是輕俏的，靈活的，對白是鋒利的，緊湊的，這些特長也表現在「新學究」裡。尤其是情節的變幻，處理得更爲恰當，而且新奇。

這就好像是一個 *Melodrama*，情節緊張，情緒激動，這裡也有奇巧的戲法，在驚奇中定使現象能覺得好玩，感到愉快。

這是有和莫利哀的「慳吝人」相仿的結構與興味。

希望在北方，我們能看「新學究」的上演。

（己卯的除夕）



露加斯特文選

一 風 車

山 客 譯

最近我有機會暫時做了一個風車坊的客人。並不是住在那兒，可惜也不是去磨穀，只因爲一動輒就去訪問了，也從最高的窗看香港中的船隻，望下面的羣羊和周圍碧綠的世界。因爲這座風車又高又白——實在白得很，後面若籠着一片濃雲，它就像是磨光的鉛做成的了。

從窗中你可以看見另外四座風車，都和這座一樣地開着，一座僅有殘跡了，一座只餘下兩隻風扇。但正在近處的一列小山後面，望不見的東北方，有一座風車仍然高興地旋轉着，大約五哩之外西北方也有一座活動的；所以這附近的情形還不壞，不像國內許多地方空有好風吹來。最近，誰都知道，整餐面包又忽然大得利市，使許多被棄的磨石重新活動起來。

想一想蒸汽和機械師的妙技強加於英國

的損失，人不免把風車的沒落列在前面。講純粹的畫境，也許在英國發生的最重大的事，是以電流製鐵屋頂；不過，一片紅屋頂究竟只有安靜豐富舒適之美而已，而活的風車則不但美麗並且浪漫：一個欣然爲人服務的動物，爲天氣所駕駛，一個旋轉的怪物，常常是個可怕的東西。沒有人臨近了中速度風之下的轟轟的風扇而不覺心神緊張的——可以和和暴風雨中看波浪衝擊牆壁時的感覺相比。這種時候在風車場裏就領會了聲音的本源；它的本身的聲音的巢穴。無疑地，那些鐵鏈活動的地方更擾人，但風車的聲音大都是自然的，木材的產物和好西南風相鬪爭；說那聲音響擊兩耳不如說它填滿了兩耳爲是。而且，即使一時沒有風，這種感應也決不減少，不管磨坊主人和他的用人是否無言而漠然地在這驚人的喧鬧之中走動，做了有效的

主管者。

在我的磨坊裏自然沒有這種騷擾，除了閒散的風扇橫木偶然的搖動。一切寂靜；可憐的是一切幾乎都是秩序井然地等待工作。那磨坊曾有一天，大約二十年前了，充滿了活力；而次一天，以及其後，就沈默無生氣了，像一條夜間冰凍的河流，或者像丁尼生的歌謠「睡美人」裏面的王宮。沒有衰殘，只是營養不足。一兩個蘋果木的輪齒已經大大輪上裂下來；幾條地板已經腐朽了；不過只此而已。一個星期的修理就可以一切復原。但這永不會實現了，昔日十分快樂地推動一千座英國磨石的好風而今空在海峽上奔走。

我的磨坊毫不動人之處是過多的木質。其中的鐵還不够裝滿一個手推車。牆是木質的，風扇，制動機，輪子，輪齒，也都是。（我說過輪齒是蘋果木的；我很想知道

他們費了多少時間才發現蘋果木最好。)我們從最高的窗看見的那些灰色水面上的漁船也用不了更多的木材。

我認識一個對風車的損失極其在意的人，他正在製一幅風車地圖。他只從撒賽克斯州開始，在每個從前有風車的地方，就他現在所能確定的，畫一個十字形記號。「這才能讓他們看出來他們所損失的！」他痛心他說。「這才能指教他們喜好用蒸汽！」有幾個地方那些十字密得像愛人們的吻，因為撒賽克斯州是磨夫的境域，在本州的高原上到處看得見淺坑，昔日的磨坊從那些地方掘出來而消散了。富想像力的考古學者給這些洞穴找出一千種古怪的解釋，有一位甚至於主張作有史以前的研究；但它們始終不過是風車的基地：浪漫的程度不能加一分也不能減一分。

我總覺得這地圖是一個憂鬱的證件。那位最偉大的磨坊愛好者和磨坊繪畫者，自己

二 撿東西

已經有不少年我任甚麼都沒有撿着了，可是上星期我却在皇家醫院路撿着一個車門鑰匙，教堂街撿着一個胸針，並且在一個三等車間裏撿着一個六便士錢。當彎腰撿起那一直在空車的椅子下面閃耀着的錢時，我這才對自己說撿東西是人世最純粹的喜悅之

又是磨坊主人和磨坊主人的兒子，約翰·康斯塔伯爾，假若能看見，更會多麼憂鬱啊！單々一幅撒賽克斯磨坊地圖就會讓他流淚，因為，雖是異鄉人，我們的磨坊他知道得很清楚，而且畫了許多。甚至在布來敦(那兒的建築物有不朽之美)他也找得着可畫的磨坊。真的，一兩座仍然存在，但它們僅餘下變黑的殘基了——那些健壯，光輝，高聳的動物都落魄了，那畫家帶着顏料和畫筆坐在他們前面，以保存他們有魔力的秘密並使英國的天氣永遠光榮。在南肯星頓博物院你可以找到這些畫稿之中的幾幅，特別是題為「春」的表現風和歡樂的那幅傑作，畫的正是這年青的藝術家磨穀時期曾在其中工作的磨坊；我最喜愛的一幅是「布來敦附近的磨坊」，是從一片罌粟田上面所見的景象，在國家博物院撒爾丁氏藏畫之中。撒氏剛買到之後就給我看，我極想拿出無所忌諱的勇氣來從他手裏搶過來逃走。但通常的，有決

心的，從容的公正得了勝，而我失去了它。康斯塔伯爾的悲哀必是深切的，前面說過，當他細看這幅撒賽克斯地圖尋覓他失去的寵物的時候。若把撒佛克地圖放在他的面前，他更會多麼悲哀呀！他常說一個磨坊主人比在陸地上的任何人都有更好的機會去觀察天空。的確，他若不會做磨坊主人，他所畫的天空不會有真正天空的生氣。

至於磨坊主人的損失，那更是令人不忍想到的。把歷史上那敏捷和驚的人物從地方上排棄了，對這事實毫無反響，幾乎比放散塵土侵蝕道路的車之發達更能證明英國人的疏忽和淡漠。沒有磨坊主人可讚美，英國歌謠詩將來還有甚麼希望呢？不過，也許麵包的突然暢銷真會把磨坊主人請回來。我虔誠地希望如此，因為在風景裏唯一的比不動的風車更美麗的東西是一座活動的風車。

吳興華譯

一。
可是又那麼難得！
在一段長得可驚的時期之間，我差不多甚麼都沒找着。上星期倒找着三樣：約摸七歲時，一個褐紙包裏頭有八便士半，二十歲時在新林(一)的草上，一個半元的錢；不久

在布賴登，又找着一個金的胸針，可是那價值使我覺得還是交給警察局好，一年後，沒有人去認領，他們就又還給了我。這點東西就充滿了差不多半世紀的長度。其實我還可以加上一點——有時沒準會有一個安全針，鉛筆，或別的玩意兒，那種「儻來之物」，不管

一個人家裏有着多少，撿着時也不會不大受震動的。叫他「天利」，你說行不行？就是洛克斐羅若，我敢保，也得感到驚喜，要是他像我一樣，在石架(一)和波爾德島(二)之間，無意中碰到這種寶貝。

撿東西是無法跟他物比較的。就說送禮吧——送禮的本意，明瞭的心情以及準備，全來了，還不算那些人情上的俗套。使得這事更複雜(因此也減去不少優點)就是還得另找一個人，因為禮物是得讓人家送來的。可是，走着道，眼光偶而降落，看見一個錢——這簡直是狂喜了。要說別的東西也行，不過還是錢最好，因為不易再被失者辨認出來。並且我向來是贊成那些原主設法找着的東西的。撿着東西再轉送別人，世界上很少有比這個更糟的事了，所以我不把它歸入題內。

撿東西固然具一種重要的歡樂，可是牠的特質還是一種半出自意料之外，半與他人遠隔的感覺，也沒有預示，這東西自己碰巧了或許會來，也不用謝別人，也不用該別人甚麼。總而言之，你已達到人類勝利所能達到的最高峯了——因為你「甚麼都沒費就得到了一點東西」。這是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所謂「甚麼都沒費」者，必須是絕對的。你不能先往那兒瞧，也不能懷着找甚麼的苦心，甚至一點希望都不能有。你要來的時候就想找，那就是把整個定律都改過了——同時

也掠奪了那種神聖的「突然之感」，變得心焦，貪婪，簡直說罷，那就是一個撿破爛的，一個 Chiffonier (四) 或那種惹人注意低頭走道的怪人，沒甚麼分別了。(話雖如此說，有一回在柯爾島上，經過兩小時的有系統的找尋，而找着那鷓鴣的巢時，我可挺高興。)

既然撿着東西是那難得而純潔的歡樂，那麼再拿牠來開玩笑是太沒人心了。可是還真有那種閒着沒事幹的人。大家全知道那種把戲，把一個皮夾子擱在小道或是籬邊的側路上，等那個驚喜失常的過客俯身想撿起它時，得上頭連着一根細線，一揪就把它揪到木柵後面去了。要不然就是把一先令栓上繩扔到街上，隨時都可以拉起，以至於使得每個行路人都得走着道，眼睛還得精密的測察。還有比這個更卑鄙的把戲嗎？我恐怕還有，幾年前當那些波希米亞人在河濱路的大理石庭堂，開一個盛大的集會時，一個混旦(人家對我說)把一個雖壞可還湊和的錢釘在地板上，等候事件發生。上面說的錢包引線，上當的很少，隔得也很遠，同時普通說起來，總只有很少的現象來嘲笑他們的失敗。可是佈景是在大理石庭堂，並且以獲得慾及技巧為構成這喜劇的天地線，則是太殘酷的「公開」了。聽說人都是這樣會掩飾自己的機智，很少人看見了錢，並認為它是自己的所有物，一直就走上去撿它，因為他們要如此作的話，人們會注意他們的動作而把勝利

品拿走的。反之，他們先差不多全往先四周迅速而秘密的一望，然後漸漸的用力裝出滿不在乎的樣子來(那時那些知道秘密的人，用含毒的眼角斜看時，是那樣的可笑。以至變得有點像一種痛苦了)再等一會，他就近一點，更近，直到他一脚踏住那錢為止。

這樣作了之後，他才舒適的回到一種真正自然的狀況中，同時，以為這錢沒錯準是他的了，感到很自在。可是直到此時，他還未敢輕易拋棄他的詭計，因為他撿錢時，會被任何人瞧見，那勝利品就得送人或被瓜分了，所以他一次一個動作就是裝作掉了手帕，意思就是把它和錢一塊撿起來。當他如此作了，而拿起那錢時，笑聲立刻四處爆發，那種笑的猛烈據說是別處很難聽到的。

——這就是釘錢的陰謀，可是那撿錢的，有時候，居然會很快的消除了怒氣，而且毫不知羞的和那些人跑到一塊，愉快的看別人繼續他再來受騙。

你還想得出更狡猾的惡作劇麼？要有，我倒想听听。

註(一)新林 New Forest 普通認為英國南部最美的遊覽之地。

(二)石架 Stony Cross 新林中的一點，相傳紅威廉於此被射，所以有一石十字架標識他倒下的地方。

(三)波爾德島 Boldrewood 也是新林附近的一個小村。

(四)Chiffonier 法文拾破爛者。



遠方輯

畢基初

遠方

的希冀；我想能和塊白雲同做五湖四海之遊，在異鄉遇到路上無傘的旅人就化爲一陣熱雨落下，的確我懷念遠方，我更懷念的是遠方流浪的舊友。

能爲力的悲哀，我沒有以「四海爲家」的放情自豪，徒依依於風雨飄蕩下懸掛在老枝上的巢。我眼裡淌着淚的低垂了頭，等到友人的背影又投入遠方的夜色裡，我的淚就落地無聲的碎了。

「我不能忘記北方，我那生長的地方。懷念它現在怎是樣了。告訴我，我愛聽那裡一點點的事情。」

「在這裡讓我太寂寞了，我像一隻孤零零

相識得兀突，說起來也許使人難以相信，不久又倉促的分離，猶如迅速的流星，它的出現和消逝全是突然的；但，那更長的懷念却落到遠方，看星落的人不免有着久久的悵憂了，同我一樣。

我凌亂的散佚的感情追隨着離人夢像揚花的飄飛到遠方去了。遠方在迷濛的煙霧裡，在一盆清水裡；但有舊人的故意似螢火的閃爍，明月的幻想。雖只一點點的光輝與影像，禁不住我有牽念的嚮往。

的駱駝在溫暖的沙漠裡獨步，這裡的天氣太像沙漠了，白天熱，晚上冷，綠色的小草永遠使人感到春天的意味，但在一場霖雨後就又變成冬了。」

接到遠地的友人書，筆落下充盈着遠方人

在一個清寂的冬日的夜裡，我默對着暖意的融化的燈子冥想，出乎意外的一個夜行者的影子披着一足雪闖了我的燈光，我驚奇那夜行人的突然，但既至我看出那夜行人是我熟稔的朋友時，更使我驚奇得迷惘了。

爲了給我的懷想一點發遣和安慰，常後喚一支忠於自己情感的筆做紙上的散步，於是若干遠方遠的懷念就付與了流水眼，我的悵憂就感到微許的輕鬆。

對於故鄉的懷念。然而我却更懷念着遠方。每當默坐於青淡的燈影下，或散步於紅月窺探着的街巷，我就意識到自己是置身在黑暗陰鬱的森林裡發遺寂寞的日子，我厭倦了這只能生長着不會開花的青苔的陰濕的泥土，而有遠方

我要走了，離開這裡，到迢遙的遠方去。遠方的遼遠的，是星落的地方，是回憶裡的豁谷。我默然的溫味友人的話，是淒涼的如同滿樹梨花飄零於落花夜裡，而也是興奮的，彷彿海燕在風暴裡展開了翅翼。於是我感到自己無

遠方是無垠的沙漠，（如朋友信上的話）可是在沙漠裡有旅人的聲音和悠長的駝鈴叮嚀作響。那些熟悉的面孔都在夜火的籠罩下睡熟了，有夢似水草田也有冰雪的故事。這只能生長出不會開花的青苔的陰濕的泥土是後我厭倦了。我緬懷着遠方。

舊 情

蕭瑟古老的山槽裡有青色的雲烟，猶如往昔青色雲烟裡的紀念。懷念離人的情意乃又是黃昏的細雨，一陣陣撲打着沒人應聲的山居扉門，山裡住的人早到迢遠的地方去了。

山徑上人跡久稀了，軟絨般的野花在風裡自開，又在風裡自落，採花的人呢？

半山亭虫蝕的木柱上的字痕已讓塵土封閉，彷彿和刻字的人同樣的沈淪在世事的風塵中。抱着一支六絃琴流浪的畸零人會在這裡留下一串歌，我記得很清楚張那歌譜還可在山下那所房子裡的舊書架上找到，現在空有淙淙的泉水如昔日一樣。

彷彿還是昨日，拄着一毛錢從山麓擺攤人的手裡買來的手杖，掃開荊棘，攀高峯到看雲起上去俯瞰眼底的蒼鬱和雲氣，騎着脖子下掛着紅絨球和大銅鈴的小驢遊碧雲寺；夜晚拿着松明在深林裡作嘯，私語的長行，或是默坐聽法松下聽細碎的鳥鳴和宏亮的松濤，然而昨日已是遙遠模糊的舊情。

——那個彈琴的姑娘呢？

——搬走到大城裡去，以後又搬回江南。

於是一封褪色的淡紅色箋的短簡，（裡面裝的是一串紫桑椹的話）在綠袋包裡失迷了住址，徘徊於旅店旅館的懸生的信插裡，找不到安息的地方，仍又回到來的那個地方，年老的郵差是它熟悉的老朋友。

小院裡有滿樹紅裏，但沒有人嚐它的味道是酸的還是甜的了，任它在枝頭點綴了寂寞的深秋之情。

窗

黑貓在秋天的陽光下洗臉，該有遠方客人來訪的消息了。爲了我有着深沈的憂鬱，才獨自禁閉在屋裡度着寂寞的歲月，如同冷血動物蟄伏於陰濕的洞穴中，但我却有一顆熱的心，百葉窗隔絕了雨絲和陽光，却遮不住蒼老的塵土的剝蝕；因之我幻想裡一串青酸猶未成熟的碧瓶葡萄般的夢，乃就乾爛得如深秋的峯樹萎了。於是對於那山長水遠草常青的地方，我有更多的相思。

期待着故人的來歸，我一次次的向窗外投以探詢的目光，有無南風的音信與郵簡，告訴我一點遠方人的行踪。

在深夜裡，誰會帶給我一篇紅紗燈旁鬼的故事，或是一章古老的傳奇，我就不禁要顫慄於窗外無涯際的黑暗，但我終願意有人在夜裡走來。

我不問窗外花月的零落殘缺，怕的是夜色太深，不免有人迷失路，還更失去我的一章古老的傳奇。要我在窗上懸掛着紙糊的燈籠，那麼主客就都有憑藉了。然而沒有蠟燭的燈籠點不亮，因我獨喜愛陰沈憂悵。這樣我空有懷念之思，不會有不速之客的叩門，給我以意外的情緒和情節動人的故事。

窗子裡雖有魚雁的嚮往，窗外却是寂寞的深秋。

雪 夜

雪之夜裡有玉飾的冷夢，不幸人的夢裡也失掉陽光外的溫暖之意的幸福。

有客帶着一身異鄉雪和陳舊的記憶來探詢；主客閒話風塵滄桑中，雪乃感激溶爲淚水，滴落於青衫上。久久淚又凝爲冰，不由嘆息於人情的炎涼和無常了。

客人來時，從迢遠的來路留下一行足跡，是罪惡或幸福，等到客人去時，則已無從尋見過去的罪惡或幸福的遺痕。夢裡，客人也就迷茫於風雪中。相識復相忘，記憶原無補於人，徒落下了空白的謎，使有限的年月倒負了無數說不清的記憶的重累。

冷夢裡更有冷艷的故事，那是夜間訪客的遺贈，但空白太多，不復記憶了。

——每夜都有不祥的夢，不幸的人連夢裡

的幸福都得不到。

——你不幸的人，請接受比你更不幸的人的祝福。

簷前的冰柱是誰的悲哀？燈下拿起筆告訴遠方行人的雪落消息，可是寄回的郵簡却說有江南雨，於是失笑自己的癡妄，悲哀是自己的呢。



談「雙陸」

(續完)

橋川時雄

據右記載，可從其完整的用具且由其博奕之才者考其作法時，當能概知其作法。要之，雙陸者乃與古代各種博戲相關而經創造者，故知其最初的樣式乃於極短時期行之而遂改變其樣式者，以故關於此方面的賦詩等也幾乎未傳。關於雙陸的故事，即上溯之于唐宋及其以前的古記載，亦時有所見，但其賦雙陸者則甚屬罕見，現從「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第八百七卷博戲部抽出如次的三首：

雙陸 元 謝宗可

彩霞清靜押盤飛，曾記唐宮爲賜耕，影入空梁殘月在，聲隨征馬落星稀，重門探險應輪擲，數點爭雄莫露機，情恨懷英誇敵手，御前奪取翠雲歸。

前題 明 郭登

一笑承恩使賜耕，論他當局却全非，平生學得樓公術，打打馬沿途走似飛。

雙陸於日本也極早被禁止，殆因此遊戲有被利用爲賭具者乎關於此「譜雙」卷五「陸賽」條上云：

北人以金銀奴婢羊馬爲博，以所獲男女

謂之貧者以杯酒，勝負不問，局數多者奴婢以十五籌爲率，先滿者勝，少至十籌或七八籌，皆隨局計議，技高者饒一籌，或三四籌，亦有明瓊，未投先牽角頭，黑馬歸第三梁，謂之牽三梁，仍許先擲者，番馬人以百籌至百二三籌，約以三局下至十局，貧者三數籌，至數十金，高者饒一子，先歸一點一路至六點，或饒先擲，三佛齊開邊真臘南皮占城，以金銀或千緡，以三五局爲率，大食國以其國所用金錢爲博，錢而文作象形。如「譜雙」所載雙陸的作法，即於中國亦極早失傳，據筆者推考，此在元代仍盛行，入明時更再旺盛，明代小說「金瓶梅詞話」與其他的小說上屢有玩雙陸的記載，則又爲多流行于明代文人間的家庭生活中了，而那馬都與唐宋間所行者一樣，似係用象牙作成枋推形，迨入清代，又爲滿洲貴族家庭所流行下來，但自「麻雀」等博戲取其位以代之以後，其作法已經失傳了，流行于滿洲的一種所謂「滿棋」遊戲者，此或爲遺傳「北雙陸」的遺意吧？「松漢紀聞」中亦云：

燕京茶肆，設雙陸局，或五或六，多至十餘，博者隨局，如南人茶肆中置棋具也。「雙陸」及清代已不行于一般社會，祇于滿洲貴族家庭中之行，盡忘滿洲原有的言語，而尊重舊風俗者，此爲清太祖努爾哈赤松以來的政策，但自從那朔漢的地方而侵入關內的滿洲武士，一旦足入京師，住着豪華華麗的邸宅，復受明臣所履的使僕的唆引，他們的生活樣式也就立刻「摩登」起來，于是其第一便爲將明臣所弄的諸種遊戲教授給他們雙陸也便這樣地盛行于滿洲貴族之間？且于今日仍可在滿洲舊族的家庭中見其遺品，側聞楊燻谷氏所藏的雙陸馬亦爲豫王府所出售者云。如「新燕語」中云：

余旅京時，見象棋之中，又有所謂滿洲棋者，其法敵手，仍置十六子，行滿棋者置將士十二，象二，兵五，外餘僅三子，能乘車馬砲三用，故一交手便縱橫敵境，守者稍不慎，滿盤皆無補救。

所謂「滿棋」者，據云爲象棋的一種，似與雙陸相近，且由滿棋而入雙陸者最爲簡便，故便流行于滿洲人之間乎？清代雍乾朝間所造陶製的瓶爲象徵雙陸馬的型者，呼之爲



「馬蹄瓶」(?)等名者誤也，當以呼雙陸瓶爲正。又古箋紙的花紋等也時有見到以馬分合爲兩組者，是可謂之「雙陸模稜」乎？

日本自平安朝以後，古樣式的雙陸漸隨其時代的趣好迭經變換，迄今仍見其通行于小兒婦女間，更當它作爲新年的娛樂品了。用盤馬的雙陸早已不行，祇改爲在紙上繪出雙陸以行之，藉一個采(さい)而遊戲下來了。那紙雙陸由那表面所繪的畫收入了種種的內容，尤以名勝導引等畫題門他力易行的大道以到達極樂往生者，稱此爲淨土雙陸，都爲佛家所創造。又儒教的雙陸，如今日所行的二十四孝(寛永六年)印本，可謂係繪雙陸的一種。

要之，關於雙陸唐宋以後的記載，尙有說明的記載，尤其關於雙陸的用具，欲更求其完備者亦屬可能，其掌故今雖叩之于故老，當能明瞭。然至唐以前的雙陸，則僅其用具今尙保存于日本，藉此略知其梗概，但其用法却非易于知者，實際古戲中如彈棊，長行，擲棊，擲蒲，六甲，彈棊，意錢一切的博戲，似都與雙陸相關聯，尤其在日本，把所有的博戲，統訓爲「スゴロク」者，其最初的雙陸似爲博戲的總名或別稱，以故雙陸的特定的遊戲或伴最初所無，於有擲棊，擲蒲的時際呼之爲雙陸者最屬妥當。此正如博陸，陸博，六博……似的博戲恰如特定的一種遊戲而行之，見于古記載中一般，雙陸的博戲，如解其爲最初所行者，竊恐難免于誤會也。

(註一)宋洪邁的「譜雙」，在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作十卷，錢會「述古堂書目」作五卷，明高儒「百川書目」記爲六類二十則者與陶宗儀「說郛」所輯皆同爲五卷本，同治十三年甲戌江蘇洪氏繅繹齋于重刊毛晉本「臬志」後附刊「說郛」，葉德輝于光緒三十二年丙午「觀古堂叢刻」中輯刊其五卷本。葉氏重

刊本，似係以明刊「欣賞稿」爲其底稿本者。(註二)本篤筆者以爲波羅毬即打毬非爲印度所發生，乃爲遠古西域所發起而未經印度傳入者，此見解述于「打毬」條上。

(註三)關於此事，筆者亦當于「打毬」一條上努力詳述中國及日本所遺留的記載。

(註四)清孔繼涵「長行經」，輯刊于「微波榭遺書」之中，述有關於古戲長行的考證。

(註五)「日本書紀」卷三十云：(持統天皇)三年十二月丙辰，禁斷雙

六。又天平勝寶六年十月十四日，太政官上奏應禁斷雙六一文，見「類聚三代格」卷十二，又「延喜式」卷四十一云：凡雙六者，無論高下，一切禁斷。

(註六)「雍州府志」卷七「土產」雙陸，以棧木或黑柿製之。

(註七)據「譜雙」卷一的圖，北雙陸有白黑各十五，廣州雙陸有白黑各十三，大食雙陸有白黑各十三，真臘開波雙陸有用白黑各十六的骰子者爲特多，此名道中雙陸云。於今日則多以切合時事或小兒婦女的時好的畫題，繪在雙陸上面。

在紙雙陸中最流行者，爲官位雙陸佛法雙陸等，官位雙陸在中國稱爲陞官圖，一名物六帖」器財三條上，訓陞官圖爲カシイ、スゴロク Kasingokoku (官位雙陸)於陞官圖。彩選格之下有如左的記載云：

御掃編，彩選格起唐李邵，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者，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爲之，至劉貢文，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爲之，又取本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可類次其說爲一傳，博戲中最爲雅訓。

「五雜俎」卷五，舉有右記載所根據者

唐李邵有骰子選格，宋劉蒙叟揚億等有彩選格，即今陞官圖也，諸戲之中最爲儂俗，不知尹洙張訪諸公何以爲之，不一而足，至又有選仙選佛圖，不足觀矣。

「五雜俎」上想以此乃競選官界的爭競的遊戲。故載此爲鄙俗的遊戲。其中所云選仙圖者，相當于日本所稱的福神雙陸，故選佛圖者乃相當佛法雙陸乎。唐李邵「骰子格」序云：

開元三年春，余○唐房自海上北涉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紅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般雙雙爲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爲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座客有爲尉楊者而止者，有貴爲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復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欲升于上位者，大凡得失酷似，前所謂不繫賢不肖，但卜其偶不偶耳，達人以生死爲勞息，萬物爲一馬，果如是，吾今之貴者，安知其不果，賤哉，彼眞爲貴者，乃數年之榮耳，吾今之貴者，亦數刻之樂耳，雖久促稍異，其歸於偶也，同列榮寇叙穆天子夢遊事，近者沈拾遺述枕中事，彼皆異類徵物，猶且竊爵位以加入，或一瞬爲數十歲，吾果斯人也，又安知數刻之樂果不及數年之榮也，因條所置近身職官選黜之口爲選格。佛法雙陸者，乃係天台宗僧侶爲便初學小沙彌記憶天台宗的名目而創出者云，一稱名目雙陸。又名「轉樂道中雙陸」者，乃用與普通雙陸相異的信疑善惡的算目，先導引其入聖道門通過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諸業而入淨土。





六法論研究

(六)

佰精

六法論首尾的兩條，乃兩派畫家不同的主旨；氣韻生動為理想派士人畫的極詣，「傳移模寫」為傳模派作家畫的能事。這個，在上文也已說過了。此種區別的思想，發生甚早；莊子田子方說：

宋元君所畫圖，衆史皆至，受捍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儻然不趨，受捍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盤礴，贏。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以解衣盤礴為真正畫家的態度，乃理想派理論的張本。韓非子說林說：

客有為齊王畫者。問之畫孰難？對曰：狗馬最難。畫孰易？曰：鬼魅最易。狗馬人所知也，且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覩，故易。

難寫實的狗馬畫而輕想像的鬼魅畫，乃傳模派理論的蓋轍。莊周與韓非，雖非專在論畫；但前者重理想，後者重傳模，兩種說法的差異；影響於後世畫論者至深且鉅。

英國批評家培德在他的名著文藝復興裡說：凡是一種學問，都有兩個大的潮流互相消長。中國的繪畫，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定律。中國畫的種類，宋宣和畫譜，定為十門：

1. 道釋
 2. 人物
 3. 宮室
 4. 番族
 5. 龍魚
 6. 山水
 7. 畜獸
 8. 花鳥
 9. 墨竹
 10. 蔬果(草蟲附)
- 宋劉道醇聖朝名畫評，定為六門：

1. 人物
2. 山水林木
3. 畜獸
4. 花竹翎毛
5. 鬼神
6. 屋木

明陶宗儀繪錄，則分為十三科：

1. 佛菩薩像
2. 玉帝君王道相
3. 金剛鬼神羅漢聖僧
4. 風雲龍虎
5. 宿世人物
6. 全境山水
7. 花竹翎毛
8. 野驢走獸
9. 人間動用
10. 界畫樓臺
11. 一切旁生
12. 耕種機織
13. 彫青嵌絲

三書所說，雖繁簡不同；但若加以比類與綜合，大概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即人物畫，花鳥畫與山水畫。人物畫有鐵線描及蘭葉描兩大派，花鳥畫有鈎染法及沒骨法兩大派，山水畫則有北宗及南宗。所謂理想派士人畫與傳模派作家畫之名詞，固多就山水畫而言；然以之應用於人物畫和花鳥畫，也沒什麼不可。

兩派的分別甚多；舉其要者，約有三點：追求常形與追求常理，得物趣與得天趣及傳形與傳神。這個，完全爲了兩派對於自然的觀察不同，表現的方法也就因之而異了，理想派注意於自然的神韻，故傳寫品類之神，以求其天趣；傳模派注意於自然的形態，故描狀品類之形，以求其物趣。宋蘇軾東坡集說：

余嘗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

當，雖曉畫者有不知。……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前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此處所引，只重「常形」與「常理」兩名詞，不重兩名詞原來代表的意義。且對於「常」字，作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常字解。）

明練安金川玉屑集說：

蘇文忠公論畫，以爲云云。（文同上分，略。）余取以爲觀畫之說焉。畫之爲藝，世之專門名家者，多能曲盡其形似；而至其意態情性之所聚，天機之所寓，悠然不可探索者，非雅人勝士，超然有見乎塵俗之外者，莫之能至。

自然之物，有它的特點也有它的缺點。傳模派的畫家，乃將物之缺點彌補而入畫，即在追求物之常形；理想派的畫家，乃將物之特點放大而入畫，即在追求物之常形。惟其爲「常」，故均非自然的素材，而乃經過畫家的觀察，想像選擇與融合，將由自然攝取的真實加以藝術化。此其一。明屠隆畫箋說：

宋畫謂之院畫，不以爲重；以巧太過而神不足也。……元畫評者謂士大夫畫，世獨尙之。蓋士氣畫者，迺士林中能作隸家，畫品全法氣韻生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爲高。

自然之物，有它的皮相也有它的精蘊。傳模派的畫家，注重「傳移模寫」，刻畫工巧，其所得僅爲物的皮相，即所謂物趣；理想派的畫家，注重「氣韻生動」，脫落畦町，其所得乃爲物的精蘊，即所謂天趣。此其二。宋鄧椿畫繼雜說論遠說：

畫之爲用大矣哉！盈天地之間者萬物，悉皆含毫運思，曲盡其態。而所以能曲盡者，止一法耳。一法者何？曰，傳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此若虛深鄙業工，謂雖曰畫而非畫者，蓋止能傳其形而不能傳其神也。故畫川氣韻生動爲第一，而若虛獨歸於軒冕巖穴，有以哉！

自然之然，有它的外象也有它的內涵。傳模派務窮於邱壑，其結

果僅得物類外象的形似，即傳形；理想派務勝於筆墨，其結果乃得物類內涵的神明，即傳神。此其三。「形」與「物趣」皆指物的形相；「理」，「神」與「天趣」，皆指物的神韻。三種區別，其實只是一種。明高廉遜生人箋說：

物趣者，形似是也。

這個是將「形」與「物趣」視爲同物。宋董道廣川畫跋說：

苟求其理，物各有神明也。

這個是將「理」與「神」視爲同物。高廉遜生人箋又說：

天趣者，神是也。

這個是將「神」與「天趣」視爲同物。宋沈括夢溪筆談說：

得心應手，意到便成；造理入神，迥得天趣。

清邵梅臣畫耕偶錄說：

畫山水必神氣行於理法中，乃有天趣。

這個似是將「理」，「神」與「天趣」視爲同物。現在試就「形」，「神」，「天趣」與「理」，再略加申述。「形」存於外，「神」寓於心。布顏圖畫學心法問答說：

山川之存於外者，形也；寓於心者，神也。……心者手之率，手者心之用。心之所熟，使手爲之，敢不應乎？

形有迹而神無迹，故得形易而得神難。邵梅臣畫耕偶錄說：

作畫，得形易，得神難。

但畫家不惟肖物之形，要在肖物之神；傳形與傳神的作品，其價值也就判若雲泥了。元楊維禎圖繪寶鑑序說：

論畫之高下者，有傳形，有傳神。傳神者，氣韻生動是也。

「天趣」在筆墨之外，不可專以形似論工拙。邵梅臣畫耕偶錄說：

畫之天趣，在筆墨之外，不可以言傳。若以形似計工拙，則五都之市，頗不乏王右丞李將軍也。

天地之間，事物雖夥，但各具有其理；因各具有其理，故繁而不亂。韓拙山水純全集論觀畫別識說：

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不紊；物不衆，有緒則不雜。蓋各

有理之所寓耳。

畫家觀物，必先窮理。達於理的可造物之妙，不達於理的則失物之真。筆道廣川畫跋說：

觀物者必先窮理。理在有者，可以盡察，不必求之於形似之間也。宋張炎山水純全集後序說：

造乎理者，能畫物之妙；昧於理者，則失物之真。何哉？蓋天性之機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萬變生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空物之微妙；心會神融，默契動靜於一毫，投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韻飄然矣。故噫於理者，心為緒使，性為物遷，汨於塵塗，擾於利役，徒為筆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語天地之真哉？

此理也叫做「意」，清蔣和學畫雜論說：

畫者，理也，意也。梅道人詩：「詩傳畫中意；」得其意而已足，才着想便俗氣。吳融詩曰：「良工善得丹青理。」

黃公望寫山水訣說：

畫不過意思而已。

畫雖主乎意，但是形也不可失；形雖不可失，對於理就更當明白。明王履華山圖序說：

畫雖狀形，主乎意，意不足，謂之非形可也。雖然，意在形，合形無所求意？故得其形者，意溢乎形；失其形者，意平哉？莫是

龍畫說：

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

李日華六研齋三筆說：

與可論畫竹，於形既不可失，而理更當知。……非達材明理，不能辨論也。

形式與內容都好，纔是理想的作品。此理也叫做「真」，荆浩筆法

記說：

曰：畫者，筆也。但貴似得真，豈此撓矣。叟曰：不然。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華取其華，物之實取其實。若不知

術，苟似可也，圖真不可及也。曰：何以爲似？何以爲真？叟曰：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凡氣，傳於華，遺於象；象之死也。

畫家宜求其真，不可以形似爲滿足。蓋似者形相雖具，類同死物；真者氣韻充沛，方能生動。此理也叫做「實」或「質」，五代歐陽炯論畫說：

六法之內，惟形似氣韻二者爲先。有氣韻而無形似，則質勝於文；有形似而無氣韻，則華而不實。

華與文，乃係畫的藻飾；質與實，乃係畫的本體。韓拙山水純全集論用筆墨格法氣韻之病說：

善究其畫山水之理也，當守其實，實不足；當棄其華，華有餘。實爲質幹也，華爲文藻也。質幹本乎自然，文藻出乎人事。實爲本也，華爲末也。自然體也，人事用也。豈可失其本而逐其末，忘其體而執其用。是猶畫者，惟務華媚而體法虧，惟物柔細而神氣泯，直俗病耳，惡知其守實去華之理哉？

(未完)

剪 影

陳志濤作



蓬

壺

吟

瀾

滄

子

六 真如堂聞早鶯

白蝶翻晨曦，黃鶯鳴綠陰。
 淑氣沁心目，銀光瀉柏林。
 行人漸繁盛，汲汲出外勤。
 衆鳥紛喧噪，黃鶯自適吟。
 受氣從天界，歌音可動神。
 悠揚以清越，輕盈涼肺心。
 高歌欣自足，高跡邈難尋。
 神聖之所居，是汝所頻仍。
 或紅櫻滿深谷，流泉如至磬。
 或巍峩山寂寂，遙入銀籬層。
 或赤松聳幽姿，環繞塔院寧。
 或白日覆平原，農人刈麥散。
 或海浪靜不聞，巖岩峙如城。
 如此清境裡，佳音庶可聆。

七 夜醒

枯涸的心泉整日騰跄。
 滋潤我風塵侵蝕的顏容。
 光澤我倦視人生的雙瞳。
 靜夜裡聞汝琤琮。
 不禁淚潮洶湧。

八 遠水

孤寂之感驟然來迫我的胸坎。
 同居的異國人視我漠然不相關。
 青春之花忽凋萎。
 青春之燄成死灰。
 冷然的孤寂似朝霧瀰漫周圍。
 孤寂中的綠洲，青山帶日微。
 孤寂中的聖樂，潺湲聞遠水。

九 谷鶯

綠陰裡流出黃鶯清啼。
 漫隨春光遊移。
 新聲柔嫩，圓調悠緩。
 噓成微風芳馨，
 吹出生命之火。
 桃花艷紅，
 河柳抽青。
 金色薄霞，
 淺青輕鷺，
 和銀絲細雨
 編織錦繡世界；
 超越曆日的夢幻。
 唯有流利鶯聲，
 爲報春光暗轉。

紫泉河畔

丁 卉

又是那牧羊的孩子唱野歌，
沙啞的嗓子一點也不好聽；
他還唱，一直沒了影兒時，
聲音在河畔的荒蕪草上抖。
來了，背着荻筐的老頭子，
眼睛像流星似的搜覓道旁。
可是口內也哼着什麼小曲，
但，他的聲音可夠低微的！
這一排柳樹，歪斜着身軀，
向着河裏邊像似要喝點水；
水面早已凍成堅冰，奈何？
荻叢的風趣時下可沒有了，
遺下的枯黃細瘦葉在溜冰。
殘荷在小橋南邊嚙噬的響，
在呻吟吧，岸上走過大車；
到了岔路停止了，往西吧！

一月一日於故都

捲菸告訴我故事

鍾 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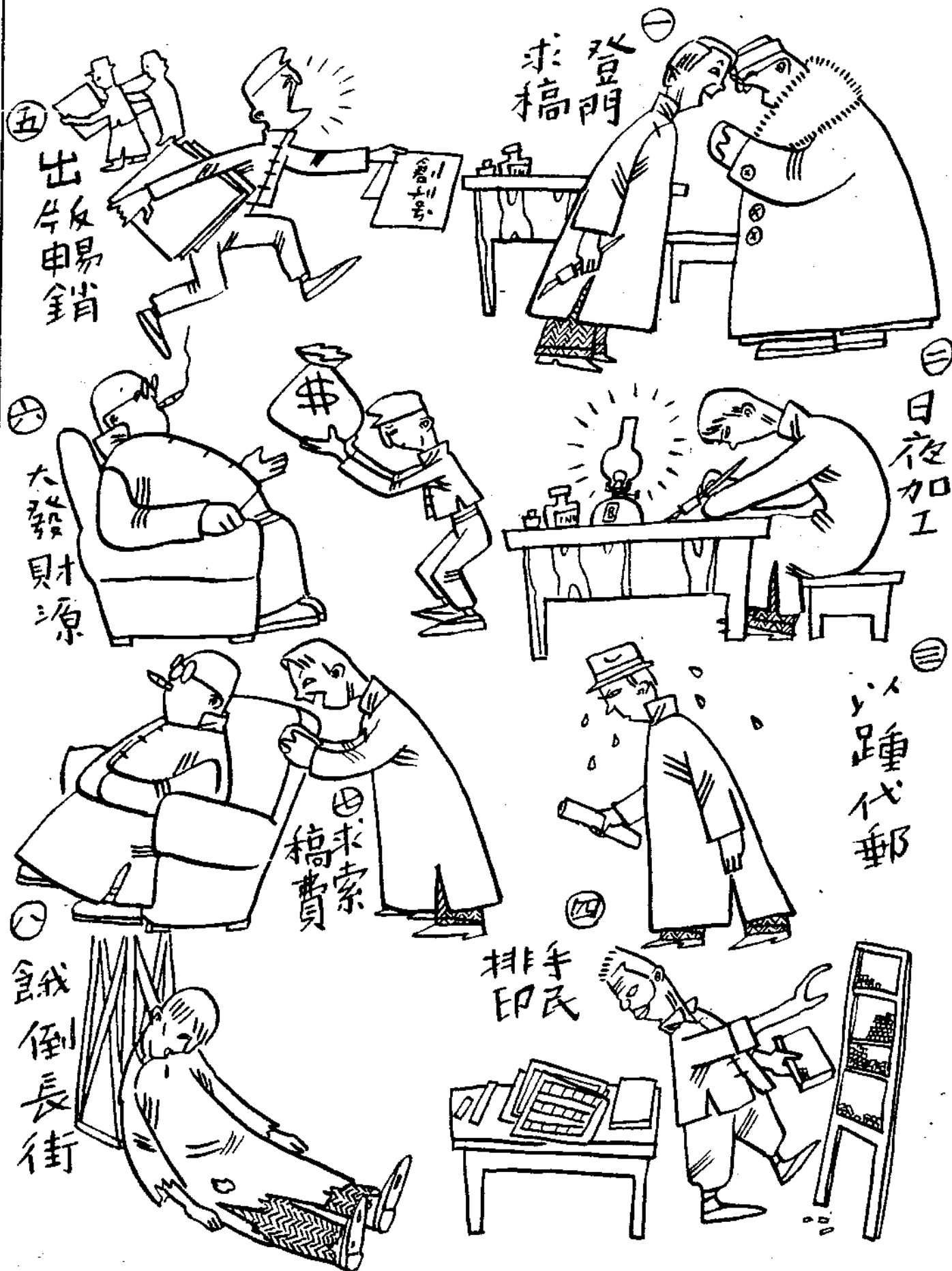
一星火
點燃了生命
爲時間的手指播弄着
泛做薔薇色
宇宙的口遂來吞蝕
噴出縷縷的往事
間有殘存的記憶
(沉重而幽鬱)
灰暗了生命的炫耀
再爲時間之指輕輕地彈掉
被噴散與彈去的
是往昔與記憶
還有青春
和顏色：
最後那一刻
生命的殘火
爲主宰的手擲棄
死亡的脚步走來
踐滅那一閃光輝
將餘燼深葬大地
不再回歸

漫國之通



作前明

活生人文



求登明

出版申銷

大發財源

日夜加工

以踵代郵

稿費

排字印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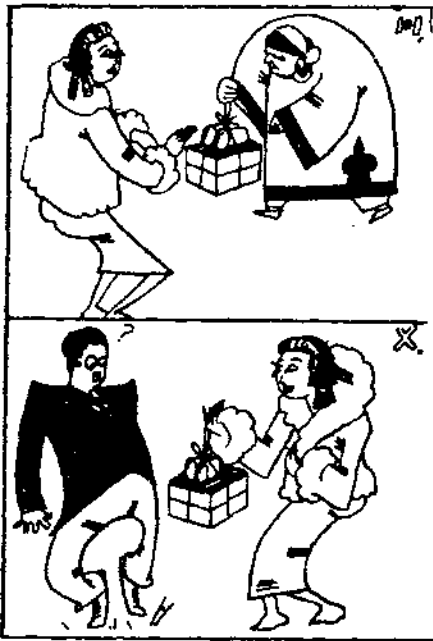
餓倒長街

財東對掌櫃的說..

「別忙看看行市再說」 夫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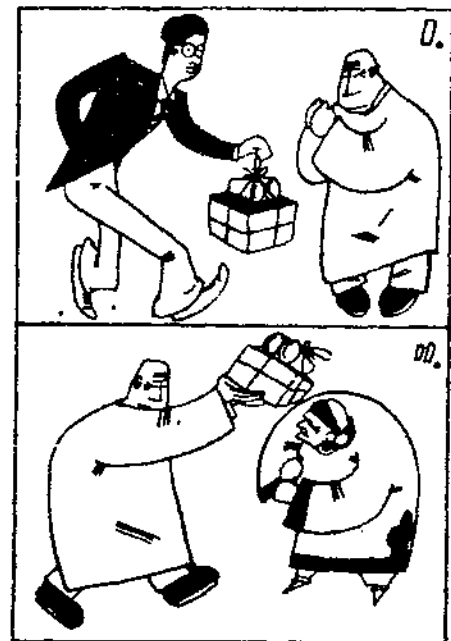


「禮也」



(一)「送給老伯一點禮物」
(三)「給小孩子買的不用謝了」

「芝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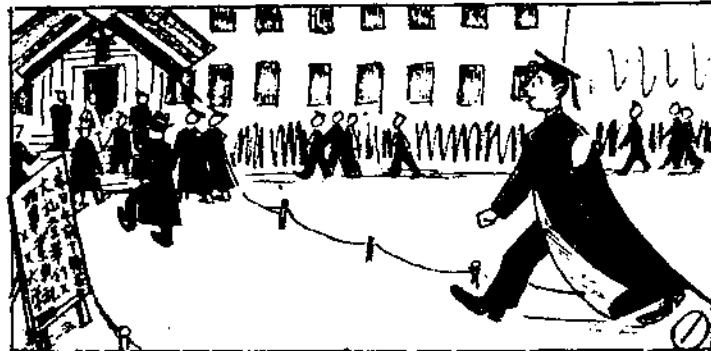
(二)「禮輕人意重快請收下吧」
(四)「送斯特比，新從市場買的糖果送您囉~」



老太婆：「媽的你們倆吃飽了撐的」 夫子作



父：吃那個不容易消化 夫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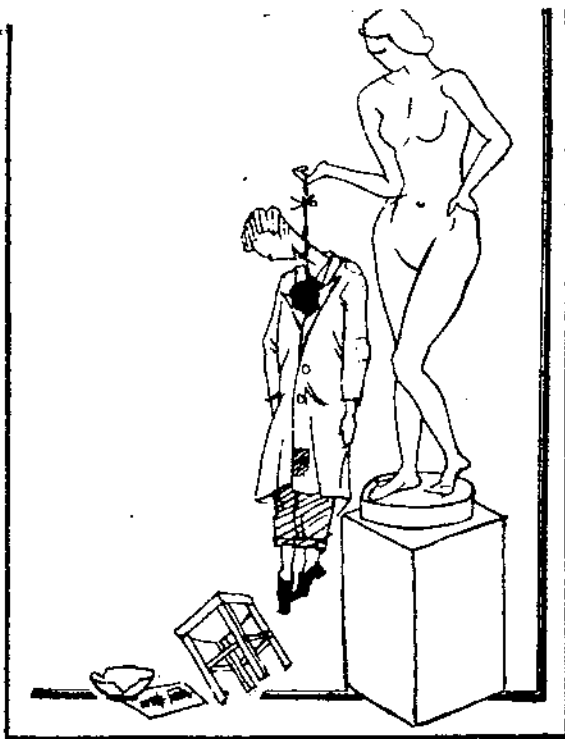


小聰明 (七) 大學之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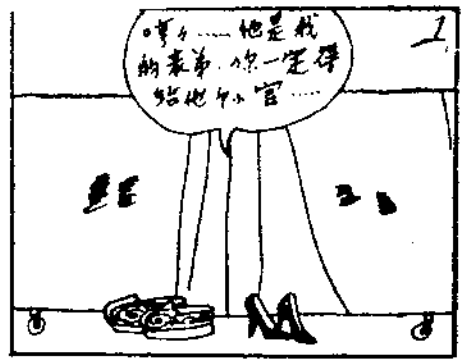
⑦

半作周作



遺作

駱駝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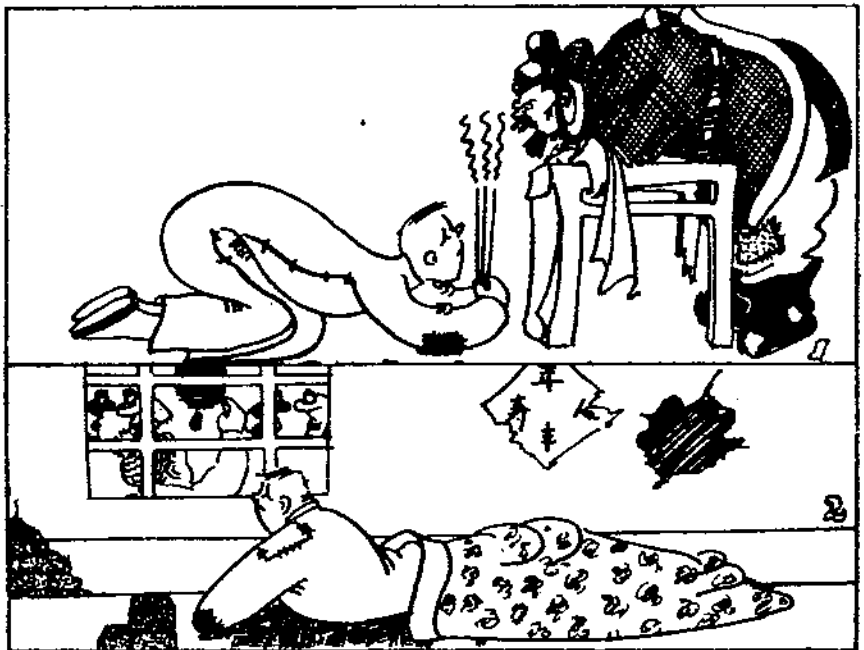
現社會即景

孫特哥作



X光醫士對米機店老板說：病沒法子治了！因為你的心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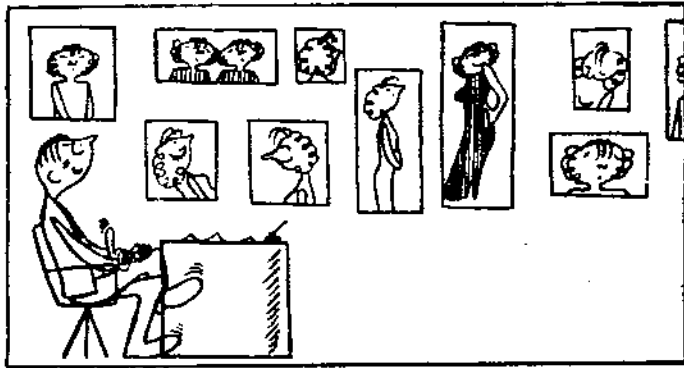
芝作



(一)臘月二十三，家令月多祭禮，好不心焦！苦命的人兒又把香燭，佛前跪着，燒罷香舌苦露苦露香，這苦怎熬。國王爺！他的苦處你知道，不用說了！他也買不起糖瓜，他也蒸不起年糕，瘦心一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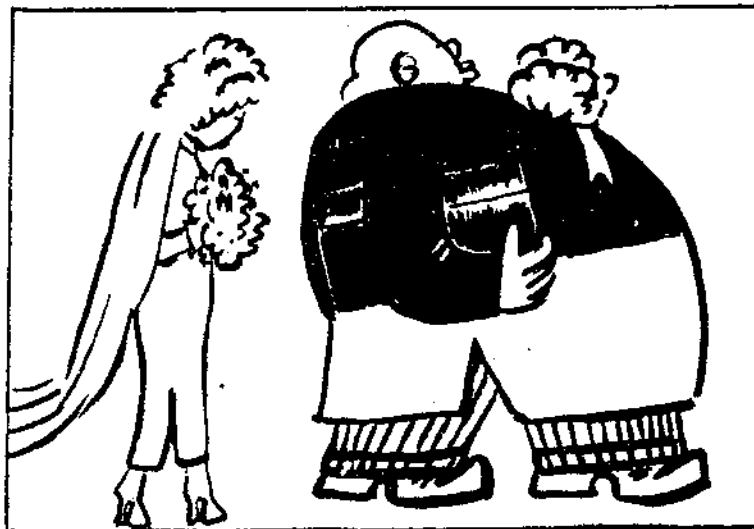
(二)又到了三十日手裏無錢乾發燥，沒有錢去找，初一日過新春，人家拜年他難覺，懶心熬着。

葛藤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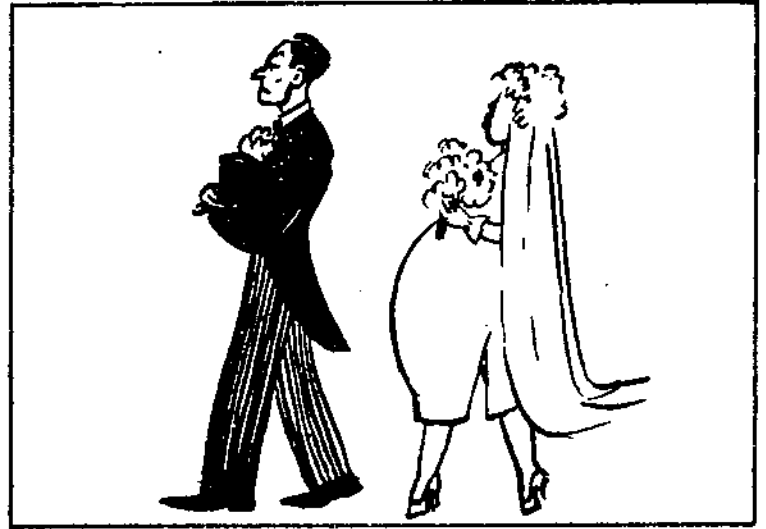


望梅止渴

季三桂作



兩種流線式的新婚 夫子作



名畫的流傳

美國朱萊斯巴齊把二千萬金的名畫捐贈給國家

一件美術名蹟的寶貴，完全在於它保管的得法，和參觀人的衆多，不如此：即便是多好的希世珍品，也只有埋沒下去。所以近代博物院和美術館制度的勃興，不能不說是文化界的一大進步，和從事美術者的福音。

記得民國二十三年間美國羅開森先生，把他許多年收集的中國古美術品，完全贈給中國政府，頗得大量文化界人士的贊頌，在古物的本身說它可以使大量民衆瞻仰，並且保管方面也比個人安全得多，這種辦法在中國人看來，也許覺得希奇，但在歐美各國，已經頗爲盛行了。

本期，我們介紹一位把許多珍貴名畫捐贈給國家和民衆的軼事。

朱萊斯西門巴齊 (Jules Semon Bache) 是美國僅有的幾位大收藏家之一，並且他對於拉飛爾的作品深切的了解和讚頌者，在紐約的銀行街巴氏是以經濟手腕靈活著稱的，他在克瑞斯蘭有很大的財產。銀行街以外他是被大家公認善於交際名譽最好的紳士。巴氏七十五年前生於紐約，十九歲任銀行出納員，十二年後昇任經理。十七年前已經開始熱心的收集藝術品，在十二年前已經想開始捐贈給國家，公之大衆了。



朱萊斯西門巴齊肖像

腕靈活著稱的，他在克瑞斯蘭有很大的財產。銀行街以外他是被大家公認善於交際名譽最好的紳士。巴氏七十五年前

生於紐約，十九歲任銀行出納員，十二年後昇任經理。十七年前已經開始熱心的收集藝術品，在十二年前已經想開始捐贈給國家，公之大衆了。

一九三六年美國最大的藝術品捐贈人是安周米倫，他把價值五千萬元的古代名畫贈給國家。

一九三七年最大的藝術品的施主已多半證明爲朱萊斯巴齊了。一九三七年五月，巴齊先生把他收藏的古代名畫價值二千萬元的珍品公之於美國的民衆，並捐贈第五號路 (Fifth Avenue) 一所大樓做爲這些名蹟的陳列館，本期刊載的這幾幅名畫，就是巴氏捐贈二千萬元之美術品中的一部份。

巴齊和米倫收藏中的特色，就是不包括十八世紀以後的作品，這種主張是古典作品收集家英國人杜溫公爵的堅持的見解，因爲杜溫是世傳的收藏家，他和他的經紀人商議，非經世人公認的傑作，不收買的。

以上這種事實，中國的收藏家們，似乎應該仿效一下的。

四十萬美金的哈爾斯。法蘭司，哈爾斯最善於繪漁船生活和酒肆裏的肖像畫，可是他的生活幾乎全都靠着給荷蘭貴族畫像。
這幅肖像是一位名叫伍爾胡特的人在(Ieyden)家裏以酒爲樂的，他時常以金錢補助哈爾斯，可是被哈爾斯很快的就把錢使花光了。
哈爾斯在放浪本裏飲酒誇大的生活之中供養起十個孩子，以致哈爾斯常在積蓄高疊中過活，一六五二年把家產拍賣了。和當時名人如羅倫斯(Ben brandt)戈亞(Goya)相彷彿。他一六六六逝世，時爲八十六歲，幾乎一生處於艱難困苦之中。



伍爾胡特肖像

四十萬美金的哈爾斯。法蘭司，哈爾斯最善於繪漁船生活和酒肆裏的肖像畫，可是他的生活幾乎全都靠着給荷蘭貴族畫像。
這幅肖像是一位名叫伍爾胡特的人在(Ieyden)家裏以酒爲樂的，他時常以金錢補助哈爾斯，可是被哈爾斯很快的就把錢使花光了。
哈爾斯在放浪本裏飲酒誇大的生活之中供養起十個孩子，以致哈爾斯常在積蓄高疊中過活，一六五二年把家產拍賣了。和當時名人如羅倫斯(Ben brandt)戈亞(Goya)相彷彿。他一六六六逝世，時爲八十六歲，幾乎一生處於艱難困苦之中。



撒賽提公爵及其子



五十萬美金的費爾大羅。這幅畫是吉蘭歐公爵的父親(吉之肖像見本頁)經營企業的股東。
費氏在意大利文藝復興期是一位最繁忙的工細作家，他的技巧雖然達到絕妙的途徑，但因幻想平庸以致構圖上沒有十分出奇的表现，所以他的作品僅能達到文藝復興期特有的精細畫風，和人物服飾則極佈最工細的寫實。

費爾大羅(Christoffel)代

兒皇衣紅牙班西

三十萬美金的戈亞 (Goya)，這幅作品，是戈亞描摹的西班牙幼年的皇兒，和他的恩物——小貓和小鳥等物。在公開的繪畫市場上最低限度也要出到三十萬美金這個數目。

這幅肖像是巴齊君 (Bacch) 收藏中最出名的珍品。這位偉大的西班牙畫家，把幻想中宮庭貴族長成的皇兒和嬪妃們堂皇華貴的生活很現實的描摹出來。戈亞的傑作以「鬥牛」和「拿破崙戰爭」最馳名於世界，戈亞一生過着浪漫的生活，逝世於一八二八年，享年八十二歲。



像爵公歐蘭吉

六十萬美金的拉飛爾 (Raphael)，拉飛爾繪的吉蘭歐公爵肖像也是巴齊君 (Bacche) 著名的收藏之一。吉蘭歐是一位謙恭和藹的公爵，同時是一位很喜愛繪畫並且熱心贊助藝術家的貴族。在他收藏的許多畫家給他製作的肖像中，以拉飛爾這幅為最著名。在當時——不論在任何時代，拉氏都是一位偉大優秀的畫家是無疑的。這幅畫當他 (拉飛爾) 逝世時 (一五二〇年) 已價值十五萬元。

鑿石者
素輝

落花飄墜在水面，
輕輕的聲息：
誰在敲着白日夢？
——憂々地，憂々地：
去用手捫那生死之門，
再鑿求一個美麗的謎；
可將永恆憂々地，憂々地敲麼？
把理想敲出一條條纖細紋理。

歲月碎了，
搖落滿天朗朗星斗，
繽紛落將下來，
無言掩了一個青色的太息。

披一身支離破碎夢，
永無停息地鑿求。
是一個甚麼日子呢？
很倦怠地放下手中斧頭。

葡萄
問流

蹣跚的，走過一條路，
巷角，拾一束紫色葡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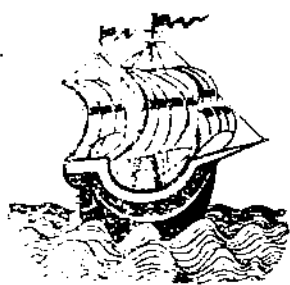
★
絳紫色，醉戀的，
我捧在懷裡輕吻，
不怕妳染紫了口唇。

★
失眠夜，
我伴你踱到天明，
妳呆望着我的眼睛。

★
妳有些憔悴，我也消瘦，
媽媽憎我，
說我不該描重了相思。

★
妳絳紫色，醉戀的，
又投在我的懷底，
不怕妳染紫了衣衫，
我倆都有些兒老了。

——哈爾濱的新年夜——



赤壁之戰

泥佛

初冬十月。揚子江江流附近地區，正是陷於濕寒濃霧之氣氛裡的季節。

凌晨，柴桑郡北灣子廣闊的江面上，築起暗白色的霧之厚壁。霧幕掩住了靜靜的水流，掩住了江關之一切景緻。滾水的岸磯左右，竟是一隻隻漁船樣的死氣。灣口大理石砌成的高碼頭上，兩個江防監視兵鐵人似的站立着。他們目光要穿過乳白色的霧壁，在幾乎不可透視的濃厚水氣裡，搜尋的等待從鄱陽湖調回來的建威中即將之一列戰艦。

整個的時辰滑了過去。金黃色陽光像是粘在霧裡的遲澀，沒有給予大地增加一些活力。雖是在絕早的清晨，似乎也可不應該這樣的恬靜啊！

然而，一會以後，沉悶的鑼聲從東方傳了過來。水蒸氣裡的傳音，要比平時快速得多。照平常，聽了鑼聲，須要一刻的光陰可以將船離岸。今朝的霧氣裡，一刻鐘的時光已過，三百名護軍都在碼頭上排列好時候，建威中即將的虎頭軍機大帥船及其隨下的二百四十四隻蒙衝鬪艦尚在霧中顯出了幾團朦朧的棕色影子。

一個時辰以後，柴桑郡府公衙門口熱鬧起來。幾十匹駿馬雜踏的散在府前橫街上。剛從鄱陽到達的水軍軍官，三五成群，料理好部下，往府門裡走進去。郡府裡面，每一個院落都擁擠着人，每一間屋宇裡都充滿着久別寒暄的談話聲音。公衙建築中心部位，也就是那座行政

大廳內，兩位精氣充沛的中年將軍談話着。

偌大一棟佛殿樣的行政大廳，例外的只有兩個將軍在談話。廳外則是紅絨甲冑之兵士在戒備。

穿着紫綾戰袍的人，就是剛從鄱陽調回來的建威中郎將周瑜。

「那麼，吳侯閣下的意思怎樣呢？」急急的卸下銅兜盔時向迎接他的襄軍魯校尉這樣的問。

「公瑾猜吳侯是怎麼樣。」紅木案那面坐下的魯肅一面用眼睛死釘着他一面答着。「告訴你，吳侯接到曹操檄文的那天，簡直整夜的不安。曹操檄文中說：『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你看……」

「八十萬？」周瑜並不是着慌這個數目之大。實是他明瞭吳侯聽見這個數目，縱自己不懼，而侯府中一般文臣們的胆小，是頗可顧忌的。

「公瑾，告訴你一個秘密。從荊州回來的細作報告軍府說劉景升手下原有八萬多，荊州舉降以後，實歸曹操的只有不足七萬之數。計算他由中原帶來的十五萬在一塊，總不會過二十三萬吧。」一向忠誠的魯肅在開頭就把檄文的騙局揭開。

「嗯。不過，子敬，現在你先把這邊各方的意見大略的說一下。」周瑜一下子坐在獸炭火盆之旁，拔出佩劍來刺着盆裡熾紅之炭條。那沉重而遲慢的動作，顯示他胸中正在有所決定。不過對外方還有許多籌略。

「壞得很！張子布，薛敬文，步子山等一千文臣都被曹操的八十

萬數目嚇倒，一齊向吳侯勸降起來。我在這生死關頭，乃不得不挺身出來說話。我對吳侯言以和戰利害，並把破虜將軍大志重複的說着，那天夜半，我更鼓動呂子明，韓義公，周幼平三位武將連夜進公爺府見吳侯，呂子明出來之後，說吳侯絕對不願把江東輕易送人，不過就是自己不相信有沒那樣兵力抵住曹寇八十萬人。所以我想非把閣下調招回來，不能鼓使吳郡一戰了。

「事情照例如此的。」周瑜微把頭回過來向着坐在對面的魯子敬說：「文臣永遠會意識到戰爭的可怕。在他們看來，大概保全地區元氣，妻子私慮，比國運要緊！不過我們戰將決不這樣。天下是血戰出來的，豈能隻手送人。這種時候，縱然一陣打敗，也不能叫人家拿個完整的去！然而，像呂蒙韓當他們可以這樣說，你我受付郡國大權的人，不能這樣冒然。我們必須估量自己是不是有決勝的對半把握。如果不幸沒有，就必須想法子緩曹操兵勢。如果有對半把握，那這一戰是太值得了。子敬！如果打下了曹操，江東便可妥保，與他對峙天下了。」

「公瑾說得對！那，現在來看看我們的兵力怎樣。」魯肅從袖中取出一軸絲卷，展鋪在琴案面上。絲卷裡寫着的是江東六郡現役駐軍的各各數目及全境府治地方可取用的壯丁數目。

魯肅一處處的指明現有的兵卒，足夠對敵之用。

然而建威中郎將却另有他的心思，他深知東吳水軍之作戰能力，因此對於北軍檄文所指之八十萬眾及細探確報之千九百艘戰船，不免得有些計算。

看見周瑜今回却不易說動，只仍用佩劍撥着爐心熾紅的炭條。於是魯肅又另找一個新的方法來：

「公瑾兄，知道諸葛亮嗎？」

「諸葛亮？是不是中司馬諸葛子瑜的兄弟？」

「就是他。他答應劉豫州也助我們呢。」

「劉豫州！他正在當陽大敗之後，追隨着他的不是兵卒而是一群飢苦的黎民，我們能得到他多少援助！」

「不然。公瑾你應該知道現在我們能夠多得一分兵力就多有一分把握。劉豫州新敗之後，正是需要合作的時候，我們與他合作，在將

來可期望少一個敵人。目下他手下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公子劉琦的江夏水兵，也差不多有這樣的數目。關羽同荊州的水兵，爲素有訓練的，我們招致來，足有大助罷！」

周瑜斗的把劍往炭爐中一插。顯然的對這事已開始了信心。

「在吳侯接見諸葛亮時，」魯肅緊逼着說：「他會很詳細的剖折曹操的兵力。他認爲北軍自新野追逐玄德公，因爲只圖輕進，一日一夜要趕三百里路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

「是的，這樣與糧秣及後方接應失去了聯絡，確是太危險的事。」明明是已經有活意的話頭。

「第二點」魯肅再度緊逼着說：「北方兵士對水戰沒有經驗，曹寇的船舶雖然多，恐怕不足爲用。」

「是的，我是鄱陽時就聽說曹軍把巨艦都釘牢作橫列，小船作阡陌交通。分明是北軍不能水居！」

「公瑾怕還不知道疾病已經開始散佈在他們那裡了呢！」魯肅咳嗽一聲，接着說：「還有，荊州降去的七萬，完全是受制於曹的力服。真正作戰起來，恐怕不由他的心哩！」

說完了時，把身子往後靠去，兩目切迫的看着周瑜之表情。跟着的是一個沉默。

突然，周瑜驟的站了起來。吼着向魯子敬：「我們自己能動員的，一共是多少？」

「恰好五萬。」

「戰爭開始了！」把佩劍從炭爐裡抽出，用力往琴案上拍去。鏗鏘之鋼聲迴環於穹廡之室內。劍刃上附着的灰色細末散落在黑紫桌面上時，鼎奠東吳三分天下之勢的決策，已定於周公瑾的胸中了。

六天以後，吳軍的動員業已完成。

軍的配備是這樣：

周瑜，水軍左都督，統帶鄱陽水軍一萬七千，包括艤艦鬪艦三百艘，艤艦戰艦一百艘，月牙快船一百條，充當左哨及正面攻防戰之任務。

程普，水軍右都督，統帶本部水軍一萬。包括艤艦三百艘，艤艦戰艦一百艘，充當右哨防衛戰及增援左哨之任務。

吳侯本身，臨飛雲大船，自領兩萬三千精甲，包括艤艦二百艘，快船二百條，充後軍督監，計議與前鋒保持三百里之水程。

魯子敬權升費軍校尉。佐左督周公瑾參謀軍機。

劉豫州之友軍兩萬。包括關羽水兵精甲萬人，關艦一百零五，戰艦五十三。公子劉琦荊州水兵一萬二千人，關艦三百，戰艦一百三十二。由諸葛亮會同周程二都督及魯費軍按十之七及十之三之比例分配在左哨及右哨。

劉豫州之步軍二千人，則自陸路嘉魚西北沿小道配備。即時佔領陣地。這是出於諸葛亮的設計，預防可能的北軍接應路線。

第七天晚上，公爺府的大廳裡，燈炬輝煌。吳侯同手下周瑜程普魯肅以次四十七位戰將聚飲在一起。席前吳侯首先作一篇沉痛的演說。末了一句他說對這四十七位將軍及五萬士卒的願意挺而保全江東八十一州的人民之舉，表致最大謝意。

席上的四十七個銅鑄般的武人，自是感激莫銘。

繼之，便是他們在辭別國土，踏上艦板前之最末一頓悲壯的晚餐。

饗罷已是漏半之刻了。微醺的軍官們一列列的拜辭出去。吳侯也退入寢堂。大廳內殘席收拾完畢後，只留下四位高級統領及一個遲遲不肯退去的老將軍在裡面。

程度走了過去，拍着那個老將的肩頭。親切的對他說：「公覆將軍，休息一下。明天要凌晨就動手呢。」

「都督，肯聽我的計劃麼？」這位老將就是黃蓋，長江水戰中，節省吳軍兵力以少敵衆之計謀的獻議者及施行者。

聽見這話的四個統領，一齊拿奇異的眼光看着他。

「四位統領，拿我們的兵力說，實在不及江北的曹寇。」

周瑜急切的搶出來向他解釋：「然而這不足懼，我們的水軍戰技，比北寇超越許多的！」

「周都督！」黃蓋看出周瑜以爲自己是怯怕，「不是戰將不相信自

己。倘若我們有個更好的方法時……」

在一旁站着的諸葛亮及魯肅立刻意識到黃蓋動意的重要性。趕忙止住周瑜的插言。四個人靜靜的聽完了這位忠勇老將的戰計。

然後，把堂中一隻大炭爐內的灰括平，在上在畫起長江進軍部位圖。決定好這條妙策之施行。

天空上面沒有日光。灰厚的雲層籠罩住一切。夾着水的涼風，咆哮似的吹過。澎湃波濤激動起極地似的寒氣。江面上雖確是一點霧都沒有了，然而只是冷！冷！冷！

預定的時刻到了。吳軍的三部舫舸開始逆溯江流向西南急航。大家都扯起了帆。急挺的東南風把船送得像流箭樣的快。

左都督屬下的艤艦，自北灣口駛出八十里後，在當前一系列的中央部位，就有二十隻特別輕捷的船，忽然脫出了整齊綫，向前竄了去。

這二十隻快船，就是前夕計中的產品。船中載的是乾荻枯草。中間澆滿魚脂同香油。外面裹好帷幕。迎頭舷邊插上投降的牙旗龍幡。這樣的。直向嘉魚北岸赤壁泊艦的地方穿去。

沒及一刻功夫，兩都督水師橫亘十里江面的艦隊，擺成銳進式的陣形，跟蹤趕到，曹寇在江面撒下的前哨輕艇，還沒來得及逃回去送訊，都被腫大的艤艦用靈巧而準確命中的投石機所擊沉。

行過牌州渡，江面改隘。銳進式的行列，收縮爲縱深條陣。把每兩條艤艦用四條輕利船夾護着。一共大小一千三百七十艘的艦隊，突變成功爲一條巨蛇。船船都扯滿絲帆，一鼓氣的溯江向上。拐過凌鴻磯的江面就是一直向西了。艦隊當首的望兵，已清清楚楚看見前面負火的二十隻快船在衝躍。盡端顯露出一列棕黑色綫。那就是號稱八十八萬衆的曹寇水師呀！

第一個艦立刻給一個信號。一列巨蛇之一千三百七十條船，個個都由腋下伸出粗壯的槳，律節的急划。於是在東南急風相送之外，又加上一倍的速航。

就在這信號發出之不先不後，遙遠之前方有一點火光在邊緣的快

船上逃了出來，立刻，二十隻快船眼着散開了，還沒有二顆流星隕下那多的功夫，全體快船都被火炎罩住。二十隻鮮紅火團，一直撞入曹軍水寨，熱火激着了油脂，點燃了旌旗，火花沿着關帆繩索直跑上去。於是每五十艘釘成一排的大船，先是燒着了絲帆，接着，每顆艦板上的桅，柱，檣，梢，舷，欄，甲板，擋頭，依次的爆燒起來。每列每排都用查板緊釘成一個水上浮城樣的船集，於今全化成爲一個火團。沒有一條船脫得開。擠在大船中間的快艇，通被當頭墜下的火球燃着，在大船腹下燒了起來，正像在船旁生了火爐般的，加速了戰艦的灰化。了不得的東風又把燃着的帆片，桅節，吹到臨水的營幕地。一下子連帶着久曝在乾風裡的營幕，席捲樣的燒了開來，江的這面，一派殷紅顏色，爆裂聲音雜裹着水軍的痛苦呼號，動天震地。江的那面便是迅速趕到的吳軍。乘勢把陣形凹了起來，向曹寨火勢還未延及的左右翼施行猛烈攻擊。巨大的投石機往復的拋動，旋尖滿裹着火炎的箭，亂射到前面。用不了多大功夫，整個的水寨化成爲一個鎔爐。銀冶在裡面的是曹寇全部的精兵，馬匹，糧械及船隻。

暮色籠下來的時候，江面上竟如春午般的暖和。勝利的四個水師統領，集議在左都周瑜的師艦船頭。每個人臉上泛著安慰的笑容，同時眸子却隱有莫名的傷感。

傍晚，得着捷報的吳侯乘飛雲大船趕到這裡的時候，殘燒已成了尾聲，藍黑的江水吞沒了所有的燬餘。騰下的只是些浮在浪頭上的段木，和北岸上不斷升空的青煙……。

談徐懋庸及其作品

賈智

青年作家徐懋庸，這名字凡是喜好文藝的人想皆熟悉的罷。這位作家是以寫雜文著名的，他的雜文流利且新穎，讀過他的作品的人，都會有一個好印象，在小說的創作上，他是頗少產的，過去雖曾發表過幾篇小說，却不是怎麼驚人的作品，他知道自已擅長的是雜文，便向雜文方面下了功夫——他的雜文有魯迅的風味，思想新穎，文字不俗，這兩項長處使這位青年成了名！

他的家庭環境說壞得很，他的父母都是目不識丁的人，開了智識以後，他便喜歡讀小說寫些文章，二十歲的光景吧，他跑到上海來，最初進的是勞動中學，在公餘之暇便又執筆爲文，第一個寫稿的地方是申報的「自由談」上，其實那時黎烈文並不與徐懋庸相識，徐懋庸的文章投進申報以後，乃被黎烈文賞識。

其後更在中學生（夏丏尊，葉紹鈞等人取編）上寫了不少「燈下書札」(?)頗爲讀者所喜，又在「申報月刊」，「濤聲」，「文學」等刊物上發表作品，文名乃震。

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徐懋庸的「打雜集」出版，卷首的序言者爲魯迅，魯迅藉此會大發偉論，並把反對「雜文」的人罵得相當厲害，以魯老頭兒而能重視徐懋庸，則徐懋庸之作品的好壞便又見一斑了。

他會許多種外國文，翻譯西洋作品不下十數種，人是和藹可親，從沒有與人發生爭執過的。

最後，把徐懋庸的「打雜集」的自序抄錄下來，以結束此文：「我的動手寫作，常常是因爲感到寂寞，我的寂寞，是明明知道在威嚴而高大的牆外就有新的生活和新的自然而不得見，不得近的寂寞，因此我要打毀這牆，然而我沒有巨大的撞槌，我只能對着我的面前的牆，咚、咚地擲些石子使它起一些麻點而已。」……從這中間，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寫文章的動機了。



黑貓

侯北子

今年，從紫藤蘿的花香裏，透出春的滋味了！那麼溫柔的，蘊着馥郁的熱情。

我便在這個春裡的一個下着迷濛的春雨的日子裏，携帶着行李和一支 *Guitar*，搬到海岸旁的一間小洋房子裏來。

小院子裏一叢紅百合花，一株開着白花的海棠，和一架空着的花棚；另外還有一隻小黑狗。

在牆上掛了一張我自個兒的照片，框是淡黃色的，而外又釘上了一枝枯了的白玉簪花，和一幅夜裏的威尼斯海岸的油畫。

把書放在一座淡灰色的書櫥裏，我却覺得病後的身子很吃累了。房東太太送過來一壺白開水，問我：

『爲什麼不先把行李鋪好呢？』

黃昏的當兒，我便悄悄底，一個人悄悄底睡在這新的房子裏了。心，抹上了淡淡底孤獨的憂鬱。

窗外的春雨，還是那樣的迷濛呢！

海岸旁有着蒼翠的山麓，有着蔭幽的林莽，有着立體的建築物，有着古世紀的船隻和破落的漁舍；也有霓虹燈的光彩，和爵士樂的音浪，也有水晶柱似的，穿着絲襪的半透明的腿，和塗滿了 *Lip-stick* 的紅唇和直線形的臉。

在爽朗的日子裏，這兒有清涼的氣壓，藍色的天空，碧綠的海

水，在陰晦的日子裏呢？這兒是披上了一身灰色的外衣，有着一張憂鬱陰沉的臉色啊！

每天的黃昏裏，我獨自個兒寂寂的走到海岸旁的西山去，在那兒可以看着日落時的海的偉大，黃昏後的海霧的迷離，有月時的海之明朗，和銀溶溶的銀波的繚繞啊！

黃昏和夜是靜寂的，山上的松林也是靜寂的，我總是在這靜寂裏，那麼饑渴似的，來享受這景色的奇麗。

那夜，有着朦朧的月色，微微的風；我躺在山的巖石上，望着銀灰色的海，彈着 *Guitar*，奏着 *La Nuit de Mai* 的曲子；那麼寂寂的，幻想着，*Alfred de Musset* 的這友詩歌裏的神秘。

驟然，是那樣的清脆的，二重物質體的混合啊！——像簫滴輕敲芭蕉葉的幽揚，像午夜裏梟鳥的哀怨啊！從黑灰色的林莽的後面跳在懷裏的琴弦上的歌聲，是那麼飄飄底輕吻着音律。

『危險性的動物啊！』我只是這麼的想了一想。

夜深時，默默的走回家來，心裏奇異的這黃昏裏的歌者。

『奇怪啊！』自家兒的心裏喊着。

一本陌生的日記簿子，皮是淡藍色的，頁裏夾着一朵鮮艷的鳳仙花，和一條有着活潑的字的紙條：

年青的孩子：

請你以鳳仙花馱負着的詩句裏，

請你以銀色的夜和灰色的黃昏裏；來描下你盛年之華的圖畫

吧！

今夜，我望着你那寢窗兒通紅，
孩子，你是有福的了，

給你以輕輕的一吻，
鑽進被窩裏去安穩的睡吧，
會有一個美麗的夢呢！

黑貓。

我以一顆驚喜的心，珍重的把字條釘在淡藍色的日記簿子裏，上面貼着那朵鮮艷的紅色的鳳仙花；而外，淡淡的寫道：

我以夜鷹的眼，來尋找妳，
我以孤獨的憂鬱，來紀念妳！
黑貓，神秘的黑貓！

每天從西山上踏着夜色回來，在藍色的燈光下，以淡淡的筆條，寫在淡藍色的日記簿子裏：

『會有找到神秘的黑貓的日子嗎？』

(另外，今夜我又聽着了那奇怪的歌聲了！)

二

黃昏裏，披着迷濛的灰色雨，從西山上走下來，一個穿着黑色雨衣的姑娘，閒散的情態啊！站在海灘上，用黑色的高跟鞋尖輕踢着爲海潮磨成的精巧的小石子；驟然拋過來一朵巧笑，臉色的新鮮，像四月裏櫻球的血紅啊！——有着刺激性的。

懷着火熱的心情走回家來。偶然，在藍色的燈光下，看見自家兒的淡藍色封皮的日記簿子裏的紙葉上寫着：

我愛你那美麗的詩句，
像愛你那可愛的嘴臉呢！
年青的孩子，你想熟識我嗎？
待白玉簪花開的時候吧！

不，這樣不是很有意思些？

黑貓。

我奇怪着，不安着；又深的一層驚喜着：

『也是有着危險性的動物啊！』

『可是：她真的愛我吧？！』

三

星期六，像一匹野馬似的，從教室裏跑出來，便一頭鑽進海濱舞場去；孤獨的人，還是找一些孤獨者的刺激吧！喝着紅色的酒，嘴裏吐着灰白色的煙圈；那癡狂似的抱着 Dance-girl 踏在音律上舞着；曲子是一支，一支，又一支的飄過去了，可是心裏還是有着淡淡的憂鬱。

一覺得自家兒的脚步是輕飄飄的了，便以那支動人聽的曲子的尾巴梢上走回座位來，意思朦朧中看見自家兒的酒杯底下壓着一張紙條，字跡是令人熟息的：

年青的孩子：

看你那一張像被打屈了的小丑的臉，怪可憐的呢！酒和煙是害人的，該小心你自個兒的健康啊！我愛着你！

黑貓。

瘋子似的張着破碎的嗓子把 boy 叫過來：

『告訴我黑貓是誰呀！』

『先生，是送字條的人嗎？噢，那麼一位穿着黑色衣服的小姐，可是已經走多時了！』

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夜裏的海岸上，心裏舒適着：有愛我的人啊！該快樂呀！該尋找她呀！

早晨醒來，看那張紙條還躺在枕旁，想起奇怪的黑貓來了，危險啊！有着邪氣的，貓不是狡猾的動物嗎？該自家兒存着戒心，不要被當作祭祀品吧！

四

「唔，是那雨天裏穿着黑色雨衣的姑娘呵！妳！」

「也是你奇怪的夜裏的歌者呀！」黑貓有着銀鈴似的聲音，笑是清脆的；月光抹在她的臉上，像蒙着淡藍色的薄紗。

我們輪在海岸的細沙上，看着明月的月，銀溶溶的海；數着銀波直線條……

「夜，是多麼的美麗呀！你看！那海的情態，那羞澀了的月……可是爲什麼要呆呆的看我呢？」

「愛着妳那黑色的皮膚呵！」

「傻孩子，那麼爲什麼一點勇氣也沒有呢？」她便把頭埋在我的懷裏。

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我輕輕的吻着。她的皮膚是有着悒悒的，是有着涼性的。

夜是俏巧的，偶而，沙灘上，有一陣微微的呢語，是海潮的時候了。

從海灘回來，我們愉快的走在沿着海濱的煤屑路上，路長長的，靜寂的，旁邊的廣告牌上的南非洲人，是永遠那麼奇怪的笑著。

她把手掛在我的胳膊上，走路一跳一跳的，嘴裏輕輕的噙着幽揚的調子，活潑像一匹小馬呵！

「黑貓，妳是不會永遠的愛我的！」

「這麼想，才是傻子呢！可是你爲什麼？」她的臉上立刻有些不高興的氣味。

「貓不是狡猾的嗎？」

「可是她永遠歡喜躺在愛她的人的懷裏呀！」我點一點頭。

「那麼該安心的，熱烈的「喜歡」我吧！」

我乃偷偷的，有了康乃馨味的愉快了。

夜色的深深裏，我送到她家的門口，黑貓孩子似的，那麼稚氣的：

「該給我一個今夜最後的吻啊！」

我便把她抱在懷裏。然後，她揚一揚胳膊，便旋風似的跑進那浴在淡淡的月光裏的紅色的門裡了。

心裏鬆快的，也懶快的，走在回歸的道上。

在淡藍色的燈光下，在那本淡藍色的日記簿上；又淡淡的寫道：

「我以雁鳥的心，來戀愛妳！」

我以獅子的力量，來保護妳！」

黑貓，神秘的黑貓！」

愉快的季節啊！每天在海上，在山莊裡，在浴場的沙灘上；無論是夜和黃昏，或雨的淋漓和風的太息裏；我和黑貓總是愉快的玩着；忘掉了寂寞，也忘掉了孤獨的憂鬱；心裏總是輕輕的喊着：「血紅色的戀，像一支直線條啊！是無邊際的……」

那天，夜色灰黑的；天上，有着無數的星，我坐在船板上輕握着雙槳，黑貓默默的躺在船裏，眼，是那麼呆呆的仰望天上的星，臉色是有些傷感的。

「該告訴我呀！爲什麼呢？」

「爸明天帶我到羊城去。」有些辛酸味的。

「真的嗎？」我丟開了雙槳，身子倒在船裏，心裏立刻擠滿了難受的滋味。

「還回來呢！看你急的樣子，我難過便是爲了怕你傷感啊！」

「可是什麼時候會回來呢？」

「總會告訴你的，傻孩子，該快樂的等着我呀！」她把頭又那麼樣的埋在我的胸前。

「你看，那北斗星是多麼的光耀啊！明夜，我便自個兒孤單的在海上的航程裏了，該是多麼的冷清呢！沒有了你在我的身旁，今夜，該給我一個吻呀！要長長的。」

我熱烈的吻着她，長時間的，偶而看見她的眼角裏，有着晶瑩的淚珠了。

「黑貓，我是熱誠的愛着妳的，可是妳呢？」

「爲什麼總不相信我呢？」

她的淚珠像水銀球似的，一顆，二顆，三顆……從她的眼角裏流出來，落在船板上，碎了，我吻着，也一次，兩次，三次……；心落在悲哀裏，便也碎了。

午夜裏，馱負着紫色的悲哀，把黑貓送回家去。

「黑貓，該紀念着有我這麼一個熱烈的愛着妳的人啊！」

「我不會忘記的，該快樂的撕着月份牌，快樂的等着我呀！黑貓揚一揚胳膊，精緻的影子便被紅色的門扉吞蝕了。」

第二天醒來，看朝霞的線條爬上了牆頭；驟然，覺得自家兒的枕頭上已濕濕的了，悲哀，在心頭上，像煙似的繚繞！

懶懶底起來，懶懶底坐在最後一次的口。到學校去。

五

每天感動的撕着月份牌，感動的盼望着黑貓的信息。如今，秋天了，海岸上的楓樹葉子像血般的鮮紅；可是希望不會再起一星星的泡沫了！

那天，從學校出來，是憂鬱的。還是找些刺激醫治孤獨的病症吧！便拖着沉重的步子走進白宮舞場去。同着老張。

自家兒那麼默默坐在牆角裡，喝着紅色的酒，吐着灰白色的煙圈，看着每一雙精巧的高跟鞋上的玲瓏的腳。

一支幽揚的曲子又吹過來了，驟然，見地板上滑動着一雙熟息的玲瓏的腳；心，便砰砰的跳動着：

「啊！黑貓啊！嘴裏喊着，便跑過去。」

「討厭的，醉了的男人啊！」那會掛在我的胳膊上的，那也會騎在我的懷裏的黑色皮膚的動物，便是那樣的，軟軟的，可投在那樣同舞着的胖的男子的懷裏了，又輕輕的舞去。

忽然覺得自家兒的眼前有一片星——像和黑貓臨別的那夜裏的天上的星一樣，可是都落下來了，接着眼前便是一片暗黑。

感覺着有一種石炭酸酒精混淆的氣味，睜開眼睛看看，自家兒騎在白色混合物體的輪廓裏，老張坐在一旁看着我發笑，頭上有着白蝴蝶的姑娘，是晶瑩的，在一旁那麼仔細的看着溫度表。

「可是我沒有病啊！」

「那麼忘了那個黑色皮膚的姑娘啦嗎？」

我不自然的點一點頭，拿着溫度表的白色動物的嘴上畫了一朵淺笑，是使我難受的。可是心裏還是那麼樣的惦记着黑貓。

「常看到的，多戀的姑娘呵；常常同着新的男子到舞場玩的，臉的線條有着 Deanna Durbin 味。」

「在夏裡也看見過嗎？」我坐起來。

「從春到現在，隔不到幾天便會看到她的影子的，可是你該安靜些呀！」

我立刻覺得自家兒的身子，已是被屠宰似的；已是被犧牲了的，褪了色的祭祀品啊。

六

如今冬了，小院子的那架空着的花棚，積着一層薄薄的白雪，小黑狗終天躲在窩裏；看不見那一叢紅百合花的新鮮了，那株開着淡淡的白花的海棠枝上，只殘餘幾片枯葉，隨風飄搖，偶而，也發出一陣刷刷的聲音。小洋房子的玻璃窗上，凝滿了冰花，像一副美麗的圖案呢。

白天，一位朋友告訴我：黑貓已經出嫁了。

黃昏當兒，在藍色的燈光下，以一個祝福寄給黑貓，以一祝福抹在那本淡藍色的日記簿子裏——是給自家兒的。然後，珍貴的把黑貓送給我的禮物和這本淡藍色皮的日記簿子收藏起來，永恆地壓在記憶裡會沈澱的已過往諸多溫馨日子的底下。

一九三八，十，二。



懷想病

潘 中 一 蛙

結婚儼然野馬合邊

在外邊的喜向裡進

在裡邊的那願外出

年青人而有了茸鬚鬚的謹吾，有更年青而美麗的妻，乃被蠶蝕了生活上諸般幸福。謹吾眼前既短少幸福，且由於極度的頹喪感而致於無能力向今日以後的一切明天放懷，做向上的夢，快活的玄想，一切快活的向上的努力；遂低了頭沉湎於過往了的，陳死了的，一切不可再來的往迹之中。

這一黃昏，謹吾爲那美麗的妻有一跳舞會而被放假；將一個身子：平日爲了跟隨太太到畫展會上簽美麗名字的，監視一個理髮匠是否貪癩而致於將耳後某一髮髻燙得略々不好等々役隸之中纔舒展開。（而再舒展不了那顆癱瘓的心了）

在碎々皺褶的素紗窗簾之內看着天外的飛霞，飛霞叫暮日帶走了光采。天色限然了，謹吾的目光也限然了。

喀——有小侍婢進來爲捻亮了一支低垂的長繩罩子燈。且殷動問：「要水嗎？如覺得寂寞，開留聲機上少爺頂愛听的夏威夷音樂的片子？……」『少爺』笑了，像喪家應酬致祭者的容顏，說：「少爺要當和尚呢；正要寂寞。好々的寂寞些日子吧。祝福妳也愛寂寞，一切年青人皆也愛上寂寞。——我爲妳禱告一下子寂寞的永生！」

那小女孩子完全茫然了。大眼睛水汪汪的看着謹吾交插了而微顫的手，又扭開身子跑了。哺々——「少爺又想起來死了的少奶々了！」於是，全宇宙的川流皆一下子增加一點泉源：謹吾有兩行淚湧出

匪外，滴落而滲入地下；地下那安息了的天折的麗萍也淒然了；於是幽靈之淚滙合這生活着的幽靈之淚而交流入於全世的川水，川水皆苦澀了！

看着昔日跳蕩在德意志少年群中的生活影子，迴想那時被灌溉的日耳曼民族的英挺而着定的豐姿。那些皆在眼前淚水中散了光。——謹吾一下子將椅子放置着的昔日與那好些德意志女郎的照像連并鏡框投擲地下了。且隨手抽出一冊異國的文化結晶，既覺得那些小字一行々皆如小蛇蜿蜒，蜿蜒自瞳孔而侵入心腦狂噬，遂那塵歇斯底里的用小刀將字行紛々橫斷，且散扯，而目光從地上爬到牆角一隻塵封的冷筒。乃一躍而趨前啓開，眼前如有靈光寶采自筒唇間冉冉々上昇，謹吾燦然取出一打子舊日的日記。

遂將身子埋入一隻胖々沙發，昔日的筆墨陳跡，早年生活的影子，在謹吾心上復活了。謹吾數着麗萍々々這兩個字出現於日記中的次數，燦然，且大笑，而吟誦着：麗萍！妻！那個人！心上老不可磨滅的影子：「我何時能開啓其墓以復讀那張失望的瑪格麗特的臉？」

斗然，有枯長而黝黑的頭髮夾於一冊之中，那縷頭髮如一條刑罰上的鞭子，猛擊謹吾之心。謹吾撫了狂哭，想從頭從上追回那個所有者，那個和善訓良的女人，會被相愛的妻，死了的麗萍。

——當妻第一下剪子已竟交代了這縷髮絲的運命及命意，說着：「使君既難相愛，尼姑庵中有多少年青的女尼可以合歌了各自的末日之歌呢！」之時，我悽然而強暴的用了力彈壓住妻自殘行爲（而大罵着下流坯子的着數），然而彈壓不了那顆悽絕的心；於斯爲妻麗

萍植下即死的根子！——以下淚漬模糊。

「快樂皆在老死了的前面」，謹吾的手帶着日光，目光帶着心，追趕着老死了的快樂，翻往日記的更前部分。一頁：

——爲了數十元錢致於無法使妻歡心，是怪慚愧的事！……而換了有淡紫色筆寫着：我絕不爲這點事不歡心，爲了這個叫丈夫不安心那才是我的罪過！

謹吾的淚水如急流突堰，瞬息將這段悲苦紀錄沖拭。然而謹吾心中更有更細緻的影子：

當貧細日子中，自己在一報館售賣心計的那個冬天，妻爲了支持她那個傷敗於勞瘁的身子以抵禦朝晨與宴夜的街風，微意作伴較好的外衣，而因一點貧細與慳吝遂駁斥了，但在日記中慚愧的記下。次日又發現妻的筆跡發了軟軟的話。——像這樣的記憶該有多少呢？

一天，自己步雨歸來，妻倉皇爲脫下雨衣，且俯身送着蹣跚；焦灼丈夫是否苦於雨中的泥濘及凄風帶雨的寒涼呢。而雖有粗糙雨衣的橡膠臭及寒冷與泥濘苦楚，然溫馨的妻愛可完全將其溶解。

夏天，如以黃瓜作爲菜佐，則妻必食了那些瓜尾；夜間有涼席的一半床褥皆歸自己，在人前從不瀟怨貧細生活之苦，縱一條身子再衰弱些，發醉於切身苦況的吁嗟亦從不讓丈夫聽見。

然而，「年青而僵僵了腰的病蟲，讓這個惡運的醞釀者早些消滅吧！」這些咀咒；及希冀有一天听一朵燦爛的花說我愛你，求一位更年青而美麗的妻附隨無量歡樂以來，從新生活一下子；那些，那些皆是誰呢？

「誰呢？」在這入耳旁似乎有無數回聲，皆如苛薄戲謔，皆輕輕的；「誰呢？誰呢？」謹吾大怒了，如代替神明之怒譴；失計，無可挽救，盲目於燦爛的，桎梏於燦爛的，一切懺悔思念皆如苦惱的箭鏃，紛紛注向心腦，……然而有遮然的喇叭悲鳴，一汽車吶吶的輪開刺耳的聲音突然停住於門外，謹吾乃驛然有一陣子可憐的強率心搏，擔心是否那支燦爛的更年青而美麗の後妻歸還。乃嚶嚶听着；有人開門了，一陣子不可聆辨的言語，於是有人急急走向裡來，門道窸窣步響，又輕輕的沿了走廊上水門汀的，咯々咯々，廳門的彈簧吶々吶々，那聲音爬上了樓，——謹吾倉皇對了鏡子檢查自己神色，恐怖妻的偶然的嬌嗔！然而現在那聲音到了眼前，還是那個小婢女。小婢女很佻皮很

佻皮的，說：「老爺沒作個福氣的夢，夢見萍少爺替少爺打領結？……（謹吾搭然噓口氣）（無語靜聆）……」新少奶在那個外國太太的家中派人回來，說取少奶的「羅」勒「萊」的歌」的片子，有人等待呀」。

謹吾一面將心情弛懈，一面懶々告訴小婢說：「外寢間小櫃中第一層第三張」。而擺手示意叫她無言退去。那小孩子慨然赦放這煩惱者以清靜，躡足去了。

大門光當一下子關上了。

於是彷彿有種魔怪做弄玄奇的法術在謹吾的幻緒中——那大門光當一下子的回聲恰如一股山村中的旋風一下子自一市城中打了颯旋歸來，就一下子捲回來無數囂囂；無數囂囂就皆在謹吾耳旁徘徊；女人尖聲的嘩笑（必是帶着粉香與媚容的），有矜矜而裝飾上謙虛的言語，是穿着夜禮服的紳士男人的寒暄吧？啊，囂囂啊！大提琴們論論的，妮娜琿琿的帶着水滑而嬌々的尾巴，瘋狂的爵士樂呀！拉梵娥琳的人必正搖頭擺尾呢！啊，囂囂囂囂！狐步，——波露士，——華爾滋——快的——慢的。紅的，紫的，藍的。呀，那群魔怪！你瞧你瞧，燈光必暗下來了。那個老外國太太那歷大年紀還那麼風騷！那麼招風引蝶的不清靜！妻，美麗的熱情的太太，此時尚惦記丈夫孤零々的進晚餐，抑睡下了未蓋被々囂！——她必，必是跟衆人交換着一節々華爾滋，一節狐步，一節波露士。……也許……也許叫一個男子忘情的踩下脚！呀！囂囂々々，這生活！天旋地轉！爵士樂鼓蕩着那麼些生物，那些就彷彿銅盤上被震蕩着鼓舞的草坯傀儡呀，還有生命嗎？除了眼睛放射情欲的火苗與心狂跳之外的那些。唉，怪物，那些草坯知道自已支支得可笑不？喝喝，囂囂囂囂——謹吾眼前忽然一黑，儼然爲那陣子怪風旋轉墜入山谷，完全不自主的跳起來，大步週旋室內，又完全不自主的跌入沙發。雙目炯々，極視遠天。天外有顆新昇大星眨眼，以外邊沉平靜無囂囂。

樓下，母親朗朗背誦太上感應篇。其音鏗鏘。

謹吾的心思彷彿細碎砂塵一樣的下墜了；悄々的，安息的，死謐的，輪下了，混跡於一切塵埃似的。連侍婢爲開的小蠟燈亦嫌其多餘，乃索性息了。有寒涼月光如水，一下子流進來了。遠處有禪寺鳴鐘，夾着種贊美涅槃的氣息，帶來在晚鴉翅膀上的微風之中，如瞽目叟的算命小鑼鏗鏘的，如沙漠中熱傷了的砂礫於一月夜承接悠柔光水

沐浴着的，寂寞的微音，捲着鴉翅羽風的素；那麼遠處的，一陣子佛號，一陣子鐘與鼓，一陣子木魚與磬，——一種至高無上的大和諧。驟然，止息一切動及一切擾攘；空虛的笑，失望與痛苦的呼籲，殘殺與淫暴的狂歡，厭世與自殺的高歌，皆豁然為所溶掃。謹吾心中一時空明。趨前訪視那蒼頭的過客，月澄潔如水，天如海，謹吾的心乃如無塵的鏡子。然而，晚鴉有聲悠長的太息，消失入於太空。

於是，驟然，謹吾抽身走向書檯，重新捻着燈光，用一支鉛筆在張白紙上說着最末一次與世俗的交談：

(沙的，杜鵑啼血吧！)

「蕪英夫人：今夜有清冷之月，然不專蕪撫您們歡樂在紅燈綠酒中吧！請知照，或催您自己略無遺憾的噤聲知道而已；在塵世這一個叫謹吾的年青人，如今蟬蛻而去。為既會相邂逅，乃有末了的告別。歸宿，請不必問。有禪寺的鐘聲埋在樹林之中或荒山之中的，皆非極其可愛嗎？」

今夜，予得讀大世界真諦的僅有的一課；真諦遣我向一歸宿。數年來鷓鴣的生活叫我距離那真諦愈遠，我今為此真諦無所怨而蟬蛻了這現生活的軀壳。既睡醒了，則不為失迷於夢中的幸福所悲，尚不失其為聰明。那末，會被妳禁止吟誦的那首詩，我再吟誦，啊——

Marriage is such a fable rout,

That those who are out, would fain get in;

And those who are in, would fain get out.

我今乃與夫人此離，且此離眾汎塵世！

遂笑以靜穆的。簪，肩準備飄然引去。然大門再開了，汽車喇叭餘音尚未溜出窗外，「蕪英夫人」乃已施施歸來。謹吾的心一下子跌一筋斗，木然旋首向遠天。那美麗熱情者幾乎大笑了，但嬌的細語：

「Dear 謹吾！恕我叫你寂寞！呀！怎麼？落淚又為麗萍姐嗎？

啊，上帝保佑多情的人！啊，謹吾，你乃又重犯了你的懷想病吧？可憐，讓我為君醫治，跟我找更快樂興奮的地方去——呀怎麼好謹吾！我為你唱支歌——真的，我的「羅勒萊的歌」多榮譽的成績，你听听！

「那山上正坐着一個體麗的女郎，頭上的珍寶與她金髮爭光，

（吟，還是請用你柔和的鼻音為我伴奏）：她一面梳着金髮，一面在歌唱，那歌的情調何等驚異異狂，那江上的船夫听得如此的忘神；

（吟，謹吾也唱）！他只望着山上而不顧水中，船衝到石岩上，終至人船俱沉。這全是為羅勒萊的歌聲！」

悲劇家伊索奇洛斯的死

——秋——

在紀元前四百年左右，希臘活着一位叫做伊索奇洛斯的悲劇家，他是希臘戲劇史中，集以往之大成而開後來之路的一個人，他是一個悲劇家，因為那時一般人都以為悲劇比喜劇價值高，並他的死據傳說也是異常悲劇化的。

他在一次睡在野外，恰巧一隻鷹，飛在空中，正要把一隻捉來的鴉擲碎在石頭上，看見他的頭就把他的禿頭當作一塊石頭向下一拋，正拋在他的頭上，就把他的頭擊碎了。

勃蘭克斯對安徒生的贊美

——秋——

世界最大的文學批評家勃蘭克斯曾經大為贊美安徒生說：「安徒生真快樂極了！那一個作家能像他得這許多觀眾？有許多科學家研究範圍又專門又窄狹，他出的書只有四五個人讀，並且這四五個人還是想駁倒他的敵人，比起安徒生來真差遠了，大概說來，詩人總算是很光榮的，但雖是運氣好讀他們詩的人很多，雖然他的詩曾經纖玉手翻過，還夾着絲書帶，這種幸福很使人羨妒，但究竟不及安徒生的讀者之多而且專心，我想安徒生一定高興極了，他在夢境中能看見燈下有成千成萬的兒童的臉圍住了他，一個個都是玫瑰般的雙頰，卷曲的頭髮有的是黃髮的丹麥小孩，有的是柔嫩的英國娃娃，有的是黑眼的印度女郎——富的和窮的，拼音呀，讀文呀，聽講呀，從世界各地來，說着各國的話，有的康健而且活潑，有運動疲倦歸來，有的面帶病容，大家凌亂的伸出肥白可愛的小手來預備翻第二頁！這樣忠實而且專心不怠的讀者，恐怕誰也沒有。這樣尊貴的讀者（因為小孩是最尊貴的）也是誰也沒有。像這樣的讀者，能使我们設想他們一種和平靜寂的樣子：一個教師高聲誦讀，孩子們注意諦聽，或是一個小孩聽他的書幾入化境，兩肱支在桌上，母親從他身邊走過時，也在小孩的背後讀安徒生的書，這樣多的小讀者，豈不是安徒生最大的報酬嗎？」（擇自趙景深所譯安徒生傳）但我們也不要忘了，他也是一隻從醜小鴨而變到天鵝的哪！



爐 灰

西 澈

報紙上大字登着：

「清潔運動週已閉幕，當局嘉獎出力人員」。汪德信躺在土炕上同命運搏鬥，兒子汪六從外面買了一塊黑麪餅來，放在他的面前，他的精神便覺得輕鬆些，止住了呻吟，拿起黑麪餅在嘴嚼着；唔大的一個清潔隊宿舍，靜得連嚼餅的音聲都聽得出。

兒子汪六提着丟了蓋的鐵水壺出去，他從後影看着，雖然祇有十四歲，但已經長得很堅實，足夠支撐汪家後代的砥柱了；他環視着周圍，半間屋子那樣大的一面土炕，自己蜷臥在一個角落裡，實在是渺小，他這才發現一個清道夫在人群中，渺小的程度，也不過這樣，簡直連那塊包黑麪餅的報紙都不如！他拿起那塊報紙在估量着，他發現了上面那一段記載，他放下餅，面上掛着笑容，試探着想爬起來，他雙手支着身子，剛起到半截，那塊餅被棉袖頭給兜落在地下，他想立刻去捉回來的時候，破報紙也失手落下去。

他的雙手在炕沿邊下垂着，喘着不均勻的氣息；失望開始鑽到他的腦海裡，他想到了那嘉獎是與自己沒有份的，一個清道夫，雖然是爲着清除污泥，致勞成疾，但沒有人注意到那說一句同情話的，除了同隊的人爲了自己常罵着喊着不平而外。

汪六從外面提着水進來，看見父親在望着黑麪餅出神，沒有言語便扶着他重新臥好，把餅給拾起來送到嘴邊。

他並沒有吃那餅，無力的抬起頭來，看了兒子一眼，又垂下去，眼淚湧出來！兒子給他斟了一碗水，他顫慄着接過去，消失了的笑容，又浮在臉上。

「你去吧！」他並沒有看着兒子。

「天氣已大冷了，今年煤斤缺乏，煤核也值錢，出去多撿點回來」，他不由的喘了一口長氣。

兒子揉了揉眼走了，他聽着兒子的腳步聲消失了後，拿起嘴邊那塊黑餅，他又想起那塊報紙，睜大了眼睛，瞅着對面鐵色的牆，那牆上像已浮出一行一行的字跡：

「自己自從妻死了以後，無力拉車了，便託人補了一名清道夫，兒子也住在清潔隊裡，每天檢拾煤核賣給開壁土藥店裡，維持生活，這是命運！自己因清除污泥累病了，有兒子檢煤核換錢買藥吃，這也是命運！」

牆上的字跡模糊得看不清楚了，那塊包餅的破報紙，在牆上飛舞；他努力支撐着，想爬起來捉那報紙，氣息粗得震撼了全室。

由此剪斷

定 單

茲定閱 中國文藝 第 卷第 期起至第 卷第 期止
共 冊計洋 圓 角 分 隨函附上
即希查收按期送寄爲荷 此致

書寄至

訂閱者

(民國 年 月 日)

◀備註▶

由此剪斷

(一)

汪六扎着白腰帶從外面走回來，從下生就沒有洗過的煤球臉，掛着一條條淚痕；屋裡曬成一片，在汪六進來以後，喧嘩中透出幾聲嗟歎。

『還不如開水的時候淹死了好。』無限的同情。

『不管怎麼樣，死了也好，免得受罪。』雖然是達觀的話，但在一個年歲老的清道夫的口裡說出來，便含着深長的傷感。

『說起來，汪德信倒也是好人。』

『不然，也不會活。』果死，這就吃了太老實的虧。』

七言八語，怒罵喊叫裡，夾雜着長吁短歎。汪六站在門後，門上又多了幾條淚痕。

在第二天早晨，清潔隊宿舍經過一次消毒後，失了父親的孩子汪六，也失了居所！他並不知道是誰的意思不許他再住在清潔隊裡，他聽了被驅逐的命令，除了憧憬死了的父親外，沒有勇氣再看別人的面孔，祇低着頭走出來。他經過買他煤核的土藥店，他踴躍着想走進去。一對男女追過他橫在他面前，兩個分票順着他的鼻子落在地下，人像燕子似的進去了；他看了那分票一眼便向馬路中間跑過去。

『混蛋，碰着汽車』他的衣領被警察給捉住。他驚醒了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以後，已經又被警察給棒到便道上去。

他寸子在便道上，包子舖亮出熱騰騰的肉包子，飢餓爬上他的喉嚨，他馬上按着肚子緊走幾步。拉圾箱旁幾個往日常見的孩子，在瘋狂的尋找着，灰塵遮蔽了一切，他轉回身子，一個孩子喊了一聲，向他投過一塊煤核，但立刻又追過來檢回籃裡去，回身換來一塊瓦片。他轉頭看見，煤核檢回去了，扔過瓦片來，苦笑了笑，依住電線杆子，對着遠處的拉圾箱出神。

肉包子的香味，向他襲來，他掏衣袋，五個鋼板握在小手心裡，使他回憶起父親臨死時的情景。

『長大了拉洋車，也不要當清道夫。』父親的話，使他向包子舖移動脚步。

『混蛋！』他急忙止住脚步，看是否有汽車來。

『可惡！』他安心自己是站在便道上，身旁並沒有警察；可是發現在便道下面，一個洋車夫在向着一位穿短裝的人作揖求饒。他不由的握起小拳頭。

氣和怒使他加強了脚步，一直走進土藥店，把僅有的五個鋼板放到櫃檯子上，管賬的先生向別的夥友擠了擠眼，把錢收進去，遞給汪六一包烟。

西北風在怒吼着，路燈仍舊閃着強烈的光，雪花在燈光下打了一個旋轉，便落到路旁爐灰堆裡去。

『一個小孩子服毒了！』爐灰堆旁圍滿了人，一個警察筆直的站在一個警官面前；土藥店的夥友縮着頸子，站在警察背後，不時吁着長氣。

中國文藝

國內外各埠代銷處

本市	外埠	滿洲	日本	朝鮮	台灣
北京：各大書店書攤	天津：市內各書局 法租界大業書局	錦州：朝陽盛京時報分館 大連：大阪屋號書店 旅順：大阪屋號書店 奉天：大阪屋號書店 吉林：裕興書莊、松江書店 營口：豐樂商店 新京：大阪屋號書店 明文社	東京：三省堂 大阪：大阪屋號書店	京城：人文社、日韓書店 釜山：吳竹堂書店 平壤：積文堂書店	台北：日光堂書店 台中：中央書局

局書通三海上：處發批總南華中華刊本

長篇連載 咆哮山莊

愛密黎·勃朗特作

林 栖譯

第一章

一八〇一年——我剛去訪了我的房東回來，那位將來不免和我麻煩的孤獨的漢子。這真是個美麗的鄉土！在全英國，我不相信我竟能找到一個這麼完全離開人群騷擾的所在。完好的厭世者的天堂；而且西斯克立夫先生和我來分享這種荒涼實在是最合適的。一位超人！當我騎馬而來，看見他那深黑的眼睛在眉毛下面那麼猜疑地退避的時候，以及當我報告了我的名字，他有些嫉妬的決意因而把手指更深地插入背心之內的時候，他哪兒想得到我對他很有好感呢。

「是西斯克立夫先生吧？」我說。

一個點頭做了回答。

「我是洛克屋德，你的新房客，先生。我剛到此地就趕快恭恭敬敬地來拜訪，很希望我固執地請求租住鵝十字山莊這事沒給你添麻煩；我昨天聽說你早就打算——」

「鵝十字山莊是我自己的，先生，」他退縮着插言說。「假如我攔

得住，我不許任何人麻煩我——進來！」

「進來」這兩個字是從牙縫說出來的，頗有「去你的吧！」之意；連他倚着的大門對這話也沒有表示同情的動作；我想是當時的情形讓我決定了接受他的邀請；因為我對於一個似乎比我更過於拘謹的人有了興趣。

他看見我的馬簡直是用前胸推那柵門的時候，他才把手伸出來開了門鏈，然後陰沈地領着我走上石道，我們進了院子，他就叫着，「約瑟，把洛克屋德先生的馬拉去，拿點酒來。」

「全家的用人只有這一位吧，」是他那複式的命令給我的揣想。「無怪石道中間草長得很高，修剪籬樹的只有牛羊了。」

約瑟是個年長的，不，年老的人；也許很老了，雖然是筋強力壯的樣子。「上帝幫助我們！」他用抱怨的低聲自言自語着，拉過我的馬去；同時那麼尖刻地看着我，我倒寬容地猜想他必是飯後需要神力幫助消化，那麼誠的呼聲和我的意外來到無干。

西斯克立夫先生的住宅叫做咆哮山莊。「咆哮」是很有意思的本地字樣，用以形容這山莊的位置在暴風雨時是暴露在天氣的騷擾之下

的。真的，山莊上面必然無時不流通着純潔的振作精神的新鮮空氣：從屋側幾棵矮樹的過度傾斜上看來，從一行枯瘦的荊棘都把四肢伸向一方像懇求的太陽騰濟上看來，人就可以猜測出從旁掠過的北風的力量了。幸而建築師有先見之明把房屋造得堅固；狹窄的窗戶深入地裝在牆裏，還有突出的大石塊保護着每個屋角。

走進屋門以前，我停了一會，讚賞着牆上無數奇形怪狀的彫刻，尤其是正門上的，從那一片破碎的半獅半鷹怪獸和不知羞的孩子們中間，我看出來「一五〇〇」這年代字樣，和「哈雷敦·恩紹」這名字。我本來想談論幾句並問乖僻的主人這地方的小史；但他在門口的態度顯然是要我趕快進去否則即刻走開，我也就不想在參觀內部以前增加他的暴行了。

我們一步步走進了家庭起坐室，並沒有引路的過道或走廊；他們特稱這兒爲「宅子」。普通的宅子都包括廚房和客廳的；但我相信咆哮山莊的廚房不得不完全移到別處去了；至少我聽出來一陣語聲和一陣餐具的噼啪聲很遠很遠；我看不出來那大火爐旁有甚麼炒，煮，烤的痕跡；牆上也沒有銅鍋和錫漏斗的光輝。不過屋裏的一頭實在有幾排極大的合金盤子輝煌地反射着光和熱，中間夾雜着一些銀壺銀杯，一行一行地聳立着，從一張大橡木食櫥上直到了屋頂。食櫥總是開着的；用探查的眼光可以看出它整個的內容來，除了放着燕麥餅和幾堆牛腿羊腿豬腿的那個木架掩住它一點。烟囪上面有各種帶兇氣的舊鎗，一對馬上手槍；烟囪臺上還放着三個油漆華麗的茶罐做裝飾。地板是平滑的白石；椅子都是高背的，古代的形式，漆做綠色；一兩把沈重的黑椅子隱在暗處。在食櫥底面的弓形之下臥着一隻大的，肝褐色的雌獵狗，周圍是一羣尖聲叫着的小狗；別的狗伏在其他隱僻的地方。

這種房屋和傢俱，如果屬於一個容貌剛愎，穿着短袴和腿套因而更顯出四肢強健，質樸的北方農人，並沒有甚麼希奇。這樣的人物坐在安樂椅裏，面前有一杯麥酒在圓桌上起泡沫，假如你飯後去的時候合

適，在這些山中每隔五六哩都看得到。但西斯克立夫先生和他的住處以及生活方式大不相同。他外表上是個黑膚色的流浪人，衣裝和態度上是紳士；也就是說鄉下的紳士；也許有些不整潔，却無礙於他的磊落，因爲他的姿容端正英俊；又有些森嚴。或者有人會猜測他有一種粗俗的驕傲，我心裏的同情却告訴我並不如此；我自然地感覺到他的所以拘謹是因爲不願誇耀着表露情感，不願表露雙方的客氣。他或愛或憎都是隱藏着的，認爲再接受別人的愛憎是一種不當。呀，我說得太快了；我把我自己的性格過於隨便地加在他的身上了。西斯克立夫先生遇見所謂知識者的時候總是避免接近，也許和我所有的理由完全不同。我想我的天性幾乎是特別的：我親愛的母親常說我永遠不能有一個舒服的家；就在去年夏天我證實了自己果然不配有。

我在海濱享受好天氣的那一個月裏，忽然遇見了一位最迷人的小姐；當她不注意我的時期，在我眼中是一個真正的女神。我從來不會用言語表達過我的愛；不過，假如臉上的表情也算說話，最癡呆的人也會猜得着我已經沈醉了；終於她明白了，回答了一個表情，一切可想像的表情之中最甜美的。我怎麼樣了？說來慚愧，我像一隻蝸牛一樣冰冷地縮了回來；她每看我一眼我退避得更冷更遠；直到最後那可憐的天真孩子被我引得懷疑起她自己的感覺來，以爲她錯了而大爲狼狽，慫恿她的母親悄悄走開了。因爲這種奇怪的氣質，我得着一個故意忍心的名聲；只有我自己知道多麼不應該。

我在爐石的一端坐了，我的房東正預備坐個對面的爐石上，我爲了填補這一會的沈默，就試着去愛撫那隻做母親的獵狗，她已經離開她的育兒所，狼一般地正向我的腿後潛行而來，她的唇向上彎着，她的白牙齒流着醜惡的預備咬一口。我的愛撫惹起一陣帶喉音的長吼。

「你最好不要理她，」西斯克立夫先生和着狗叫怒聲說，「不是一下腳，壓制住更猛烈的責斥。」她不慣於受人溺愛——不是養着做玩物的。然後他大步走到旁門，又喊道，「約瑟！」

約瑟在地下室深處含糊地叨念着，却没有上來的樣子；於是他的主人下去找他，剩下我面對着那兇惡的母狗，還有一對可怕的粗毛守羊狗，也來幫忙嫉妬地監視我的一切行動了。我不急於接觸他們的牙，便坐着不動；然而想着他們不容易了解沈默的侮辱，我不幸對這三位丟起眼色來並做出鬼臉，我的某種相貌惹惱了那位狗太太，她突然大怒，撲到我的膝上來。我把她揪回去，趕快把桌子插在我們中間。這種行動招來了整窩的狗。半打四條腿的惡鬼，大小和年齡各自不同，從隱秘的巢穴跑到共同的中心點。我覺得我的腳踵和衣襟受節特殊的攻擊；我用火棒盡力擋開了大的戰士，不得不大聲要求家裏人的援助以恢復和平。

西斯克立夫先生帶着他的僕人慢地走上地下室階梯，遲鈍得令人惱恨；我想他們比平走得一秒鐘也不快，雖然爐旁的咬撕和嗥叫弄得天翻地覆。幸而一位廚房裏的人急趕到了：一位強壯的太太，穿着打摺的長衣，光着兩臂，火烤紅了雙頰，舞着一個油煎鍋衝到我們中間來：用了這件武器，也用了她的嗚叱，結果這一場風波魔術一般地消滅了，只有她停在那兒，喘息着像大風後的海水，她的主人到場了。

「這是怎麼一回鬼事？」他看着我問。經過這一場不客氣的款待，他的眼光我簡直不能受。

「真的，鬼事！」我抱怨着。「一羣被祟的豬身上也找不出來比你的狗更壞的鬼怪，先生。你不如把一個生人交給一窩老虎的好！」

「他們並不干涉甚麼也不動的人，」他說着，把酒瓶放在我的面前，又把移開的桌子放回原處。「守衛是狗的正事。來一杯酒吧？」

「不要，謝謝你。」

「沒咬着吧，對不對？」

「假如我挨了咬，我早已在咬我的狗身上留下記號了。」

西斯克立夫臉色和緩了，露齒一笑。

「來，來，」他說，「你慌張了，洛克屋德先生。來喝點酒吧。在

這個屋裡客人十分難得，因此我跟我的狗簡直不知道怎麼招待了，我願意承認。喝這杯祝你健康，先生！」

我鞠躬還了一個祝杯之後，才覺得為那一群惡狗的行動不端坐着生悶氣是發傻的；而且，我不願意再拿自己給那傢伙取樂，既然他有那種脾氣。他也許有了深思遠慮，知道得罪一個好房客不是聰明的事情，於是把那不用代名詞和助動詞的簡潔語法解放一點，找了一個他覺得對我有興趣的題目來，——談着我現在的隱居地方的優點和劣點。我發現他在我們所談的事上很有見解；在我回家之前，居然高興得想明天再自動來拜訪一次。他顯然不希望我重覆打擾。雖然如此，我還是要去的。可驚的是我和他比較起來覺得自己這麼長於交際了。

第二章

昨天下午寒冷多霧。我一半打算在我的書齋爐畔過那半天，不去跋涉着荒原和泥路訪啞啞山莊了。然而，吃了午飯上樓之後，（註：我的午餐在十二點一點之間；那位女管家，一個永不離開這宅院的老成的女人，不能理解，或者說不願理解我的五點鐘吃飯的請求。）存着這懶惰的念頭走進屋，我看見一個婢女跪在地板上，周圍是掃帚和煤斗，她用一堆煤渣把火焰撲滅了，弄得烟氣滿屋。這個景象即刻把我趕出來；我拿了帽子，走過四哩路之後，到了西斯克立夫的園門，正巧驟開了第一場羽毛一般的雪片。

在那荒涼的高丘上，土地因暗霜而堅硬了，空氣使我四肢寒戰。我不能打開柵門的鑰鎖，便跳了過去，跑上兩旁雜生著醋栗叢的板路，白白地敲了一回門，我的指節疼起來，狗也狂吠起來。

「這家可憐的人！」我心裏驚歎着，「你們這樣地頑固無禮，真應該永遠和大家隔離。至少我不會白天把門上門。我不管——我定要進去！」我下了決心，抓住門門猛烈地搖撼起來。臉色不悅的約瑟從倉房的一個小圓窗裏探出頭來。

「你幹甚麼？」他喊着。「主人在農場裏。如果你要跟他說話，從柵欄一旁繞過去。」

「這裏面沒人給開門麼？」我招呼着應答。

「除了太太沒有別人；你亂嚷到天黑她也不會給開門。」

「爲甚麼？你不能告訴她我是誰麼，哦，約瑟？」

「我也不知道！我管不着。」他叨念着把頭縮回去了。

雪下得大起來。我抓住門門的一端想再試一下的時候，一個不穿上衣肩着草耙的年青人從後院出來。他招呼我隨着他走，經過了洗衣室和一個鋪石的區域，包括煤棚，抽水筒和鍋子房，我們終於進了上次我到過的那溫暖光輝的大廳。滿屋照耀着紅光，極大的火爐，雜燒着煤，泥炭，木柴；在爲豐富的晚餐所放置的桌子近旁，我高興地看見了那位「太太」，此前我從沒想到有這麼一位。我鞠了躬等候着，以爲她會請我坐下。她看着我，在椅子裏向後靠下去，便不言不動了。

「壞天氣呀！」我說。「西斯克立夫太太，恐怕你的門受了僕役們沒工夫照管的影響吧？我叫他們真費了大事！」

她決不開口。我瞪着眼，她也瞪着眼。橫豎她是把眼光放在我的身上，又沈靜，又淡漠，格外令人窘迫不快。

「坐下！」那年年青人粗暴地說。「他一會就來。」

我服從了，喉中哼着幾聲，又叫着那位兇惡的狗后，她在這第二次會見時居然開恩把尾巴的極端搖了一搖，以示相識之意。

「漂亮的狗啊！」我又開頭說話。「你打算出讓這些小狗麼，太太？」

「它們不是我的，」那可愛的女主人說，比西斯克立夫本人的回答更拒人。

「啊，你喜好的小動物在這裏面吧？」我接着說，看着一個暗影中的墊子，上面有一羣貓似的東西。

「真是奇怪的喜好！」她嘲諷着說。

不幸那是一堆死鬼子。我又在喉中哼着，走近了火爐一點，重新

講起晚上的壞天氣來。

「你本來不該出門，」她說，站起來到火爐架那兒伸手去取那兩個油漆的茶罐。

以前她是在暗影裏面的，現在，我清清楚楚地看見她的身材和面貌了。她很纖秀，顯然剛過了少女時期；可讚美的體態，我從來不會見過的完美的小臉；五官小巧美麗，淡黃色的，或者不如說金色的，項鍊繫掛在她嬌柔的頸上；那一對眼睛，如果有愉快的表情，恐怕就令人情不自禁了，何況對於我這多感的心呢；幸而那僅有的表情是在輕蔑和一種絕望之間的，看來異常不自然。

她幾乎夠不着那幾個茶罐，我表示要幫她拿；她轉臉她着我，如同一個慳吝人看看打算幫忙數他的金子的人一樣。

「我不用你幫忙，」她鋒利地說；「我自己夠得着。」

「對不起！」我趕忙回答。

「他們剛才請你喝茶了麼？」她問，把一條圍裙繫在她整潔的黑長袍上，站在那兒舉着一匙茶葉葉備倒在籠裏。

「我很高興喝一杯，」我答。

「請你喝了麼？」她重問。

「沒有，」我一半微笑着說。「請我喝茶的合適的人是你。」

她把茶葉茶匙之類都扔了回去；發着脾氣又坐在椅子裏，她的額現出皺紋，她那紅的下唇伸出來，像一個要哭的孩子的下唇一樣。

同時，那年年青人已經披上一件十分襤褸的上衣，直立在火旁，由眼角俯視着我，真好像我們中間有一種未報的深仇。我懷疑起來，不知道他是不是一個用人；他的衣裝和言談都是粗陋的，完全沒有在西斯克立夫夫婦身上看得出來的高貴氣派；他的濃密的棕色鬚髮蓬鬆不整，他的頰鬚粗率地遮滿了兩腮，他的手像普通工人的手一樣暗褐色；然而他的態度仍是放縱不羈的，幾乎有些傲慢，他也一點顯不出來家僕伺候女主人應有的殷勤。關於他的身分既沒有明顯的證據，我覺得最好不必留意他那奇特的舉止了；五分鐘之後，西斯克立夫走了進

來，我的不舒服之感才減少了一點。

「你看，我來了，先生，說定了不能不來！」我大聲說，裝出喜歡的樣子；「恐怕這天氣還要把我拘留半點鐘，假如你肯讓我停那麼大工夫。」

「半點鐘？」他說着，搖下來衣服上的雪片；「我真不明白你怎麼專挑暴風雨最利害的時候出來閒走。你知道你有在溼地裏迷路的危險麼？熟習這些地方的人們在這樣的晚上還常常走錯了路呢；我還可以告訴你，現在這種情形並有改變。」

「也許我可以從你這兒找個領路的人，他可以轉在十字山莊過夜——費心給我找一位吧。」

「不，我找不着。」

「啊，真的麼！好，那麼我只好靠自己的能力了。」

「嗯！」

「你正要喝茶麼？」他問那穿襪襖上衣的人，同時把兇暴的眼光從我身上移到那年青的太太身上。

「他喝不喝？」她問，讓西斯克立夫決定。

「倒好了吧，行麼？」答話說得那麼兇橫，讓我吃驚。這幾個字的語調表示出來一種真正的惡性。我這時不願意稱西斯克立夫「超等人物」了。茶預備好之後，他用「來！先生，把你椅子往前挪一挪。」這句話邀請了我。於是我們大家，那個粗陋的年青人在內，圍起桌子來；我們用茶點時，一種嚴肅的沈默籠罩着。

我想着，假如沈悶的空氣是我造成的，盡力打開是我的責任。他們不能夠每天坐着這麼竦然無聲；無論在們怎樣脾氣壞，時時刻刻一齊帶着怒容也是不可能的。

在喝下去一杯茶又接了另一杯中間，我開始談起話來，「習慣能造成我們的鑑賞和理想真是怪事；許多人無從想像在你這樣完全離開人群的生活裏會有快樂，西斯克立夫先生！可是，我敢保，你有這些家屬，又有你的可愛的太太照管着你和你的家——」

「我的可愛的太太！」他插口說，臉上現出幾乎是惡魔一般的冷笑。「她在哪兒呢——我的可愛的太太？」

「我說的就是西斯克立夫太太，你的妻。」

「啊，不錯——噢！你的意思是雖然她的肉體不在了，她的靈魂做了救護天使來守着咆哮山莊的家產吧。對不對？」

我知道弄錯了，很想改正一下。我本來可以看出來這兩位年齡相差太遠不大像夫婦。一位是大約四十歲，正在理智很強的時期，少有因愛情而和女孩子結婚的幻想；這種夢想要留着做我們老年時的安慰。那一位看着還不到十七歲。

然後我忽然想起來——「在我身旁用粗碗喝茶用髒手吃麵包的村夫恐怕是她的丈夫吧。當然是小西斯克立夫了。這情形簡直和活埋一樣；她把自己交給這個鄉下人，純粹因為不知道有比他好的人存在！一件太可惜的事——我必得小心別讓她後悔嫁了人。」這想法似乎有些自負，其實不然。我覺得我身旁這一位近於令人厭惡；我從經驗上却知道我還相當可親。

「西斯克立夫太太是我的兒媳，」西斯克立夫說，證實了我的推測。他說話時向她看了一眼，懷恨的一眼，除非他面部的肌肉極其怪癖，不和別人的一樣能傳達靈魂的言語。

「啊，一定——現在我明白了：你有福氣做了這位仁慈仙女的丈夫，」我轉臉對我身旁的人說。

這話更說壞了：那年青人臉紅起來，握緊了拳頭，完完全全是準備攻擊的樣子。忽然，他却又似乎鎮定住自己，叨念出來一陣對面而發的野蠻的咒罵，把脾氣壓下去了；然而我只當沒有聽見。

「不幸你猜錯了，先生！」我的主人說；「我們誰也沒有特權要這位好仙女；她的丈夫死了。我剛才說她是我的兒媳，所以，她一定是嫁給我的兒子了。」

「那麼這位年青人——」

「不是我的兒子，當然！」

西斯克立夫又笑了，好像說他是那隻熊的父親這玩笑開得太冒失。

「我的姓名是哈雷敦·恩紹，」那一位怒聲說，「我勸你恭敬它一點！」

「我並沒表示不恭敬呀！」我回答，暗笑他自道姓名時那種裝模作樣。

我好久之後才回看他一眼，他仍然盯着我，怕我打算打他嘴吧，不然就是怕我笑出聲來。我這時才覺得自己在這有意思的家族中間顯然是不合適的。精神上的陰沈空氣重壓着，周圍的身體上的暖適也早就抵消了；我決意加小心不要再第三次闖進來。

茶點吃完了，沒一個人說句和氣話，我走到窗前去觀天氣。愁慘的景象：暗夜來得過早，天空和山丘混合在一陣嚴酷的悶氣的漫天暴風雪之中。

「沒有領導我想在現我沒法子回家，」我禁不住地嚷着。「道路怕已經埋住了；即使不然，我往前一步也看不清啊。」

「哈雷敦，把那十二隻綿羊趕到着倉房門洞裏去。假如在羊欄裏扔一夜它們就得讓雪蓋住；再用一塊長板擋住它們。」西斯克立夫說。

「我得怎麼辦呢？」我接着說，更加煩惱起來。

我的問話沒人回答；我向四周一望，只見約瑟提進一桶喂狗的粥來，西斯克立夫太太站在爐旁燃燒一束火柴做消遣，那是她送還茶罐時從火爐架上落下來。約瑟放好了他的桶子之後，把屋子細細視察了一回；然後用沙啞的聲音咬着牙說道——

「我真不知道別人都出去了你怎麼想的主意，站在那兒懶着閒着！不過你是不中用的，說也不管事——你決不肯改你的過錯；見魔鬼去吧，跟你的母親一樣！」

我一時以為這套漂亮話是對我而發，我氣得夠利害的，走上前去打算把那老無賴踢出門外。然而，西斯克立夫太太的答話攔住了我。

「你這老沒臉的假善人！」她說。「你敢提魔鬼的名字，不怕把你整

個抓走麼？我先告訴你少惹我生氣，不然你就得特別勞駕滾開。等等，看着，約曠，」她一面說，從架上取下一本暗黑的長書。「我要讓你知道我的魔術長進多了；我快能夠隨便運用了。那隻紅母牛並不是偶然死了的；你的風溼病也不能算天罰！」

「噢，妖邪呀，妖邪呀！」老人喘着說：「上帝教我們脫離兇惡！」
「不，教不了！誰管你——去你的吧，不然我讓你受重傷！我要把你們都用泥蠟塑出來；誰先過我定的界限我必讓他——我不用說讓他得甚麼結果了——可是，你瞧吧！走，我看看你哪！」

這小巫女美麗的眼中透出假裝的惡意，約瑟真怕得顫抖起來，急忙走了出去，一面祈禱着並叫着「妖邪呀」。我想她這種舉動必是開一種無味的玩笑；既然只剩下我們兩個了，我就想法子把她的興趣引到我的困難上來。

「西斯克立夫太太，」我認真地說，「你一定原諒我給你添麻煩，我想，因為，照面貌上看，我敢保你不能沒有善心。千萬指出來一點標記我好認道回家；我實在不知道怎麼走，如同你不知道怎麼上倫敦一樣！」

「從原道回去，」她回答，在一把椅子裏安坐了，眼前有一支蠟和那本打開的長書。「這話很簡單，不過最可靠了。」

「那麼，假如你聽說有人看見我死在一個泥塘或者滿是雪的坑裏，你不會良心上覺得有一點過不去麼？」

「怎麼呢？我不能送你。他們連圍牆盡頭的地方也不讓我去。」

「你！爲我的方便，在這樣的夜間我求你出門一步也覺得太對不起呀，」我大聲說。「我願意你告訴我道路，並不是去指引我；不然你勸西斯克立夫先生給我一個領導人也好。」

「誰呀？只有他自己，恩紹，吉拉，約瑟，還有我。你要哪一位？」

「農場上沒有用人麼？」

「沒有，就是這幾位。」

(未完)



編後記

在國外久已盛行的懸筆（或曰雜感），我國曾有刊物一度倡導，近來

又復消沉，蓋寫懸筆似難於寫小說劇本，必胸有成竹，始能頭頭是道，若

一味油腔滑調，畫蛇添足，不如敬惜白紙。話雖空泛，尙望投稿諸公鑒

之。下期擬以國內外懸筆二輯，齊備一輯，散記小品一輯，都三十餘篇，獻於公正的讀者諸君之前。

詩歌稿件收到極多，熱心可感，惟寫詩似不可鬧着玩，韻律及用字方面，偶有疎失，即不合「不厭百回讀」

之旨，至於題材作法，說來話長，諸侯異日，實則高人亦無待詞費。倘自問尙不可登大雅之堂，請即藏諸箱

篋，以免往返之勞，因投稿人附信請編者刪改者頗多，無論時間能否允

許，好詩豈容人改乎。

近日稿稿已達數千件，編輯部正日夜清理中，請投稿諸君耐心稍待。

翻譯稿件最好附寄原書，萬不得已亦須詳註出處，勿僅加一「譯」字使編者有摸不着頭腦之苦也。（林柄）

所收到的文稿，以創作小說爲多數，大約皆因一般以爲創作較側重故事情節的記述，文字整列不似散文等

嚴格的原故，其實這是一種錯誤。因爲在生活中描寫生活：更需要豐富生活經驗，並能够理解未曾經驗的生活

與意會可能有的生活形態情態；再經過慎密的情感淨化及故事內容的安排而後寫出來方能感人動人。

多數寄來的翻譯稿常優於寫作的理解的話。——這固然給「文壇」描

上層眩人的虹彩，但對於這眼前的美麗，却更使我們臉紅了！所以一邊介紹翻譯稿以外，一邊希冀能够融通那

些長處，俾使用自己的文字時也能有同樣的洗練熟諳的「字之排列」的技巧，並能使故事內容接近真實與情節結構得適當曲折些。

本期的編排及內容方面，距離滿意顯然還有着隔閡。以故，還期待明見的讀者能時賜指示；集合衆多的智慧，整理這本文刊，想定能漸趨大成的。（葛藤）

自本期起，封面及編排法又稍爲改變了，編排法的好壞仍任讀者高盼。（者也）

評，至於內容的方面，我們自信更有相當的進步。「關於阿Q」是知堂先生特爲本刊新寫的快作，我輩先生也動起筆來了，看芸蓀先生的「我父與我」是多麼有趣，瀾滄子先生的「遊居靈古錄」竟大博日本文人方面的好評，泥佛先生的「赤壁之戰」雖未可謂爲傑作，此種文字是愈來愈有必要的。

關於討論翻譯之稿件，如態度誠懇，本刊無不樂於刊載，本期DD先生之讀「小新房」即其一例也，希望林榕先生之答覆下期能刊出。

最近所接到的批評稿件居然增加了，這的確是好的現象。祇是剽竊的稿件，仍有防不勝防的遺憾，這很對讀者不佳，還望讀者繼續協力糾察爲盼。（者也）

自本期起，封面及編排法又稍爲改變了，編排法的好壞仍任讀者高盼。（者也）

自本期起，封面及編排法又稍爲改變了，編排法的好壞仍任讀者高盼。（者也）

自本期起，封面及編排法又稍爲改變了，編排法的好壞仍任讀者高盼。（者也）

自本期起，封面及編排法又稍爲改變了，編排法的好壞仍任讀者高盼。（者也）

自本期起，封面及編排法又稍爲改變了，編排法的好壞仍任讀者高盼。（者也）

社 告

△自本期起決定遲發稿費，以防剽竊稿件。

△因紙價高漲自本期起決定改價目爲三角，但對定閱者限至本月底仍照收原價。

徵稿簡章

一 本刊下列各門均歡迎投稿：

甲 文學

新文學：小說，散文，隨筆，短篇創作，詩歌，文藝評論，外國文學之研究，介紹，批評，討論與翻譯。

乙 藝術

繪畫，電影，戲劇，音樂，以及一般藝術理論與介紹（作家小傳及論文）漫畫作品與理論（作家小傳及論文）。

丙 雜組

科學新聞，名人傳記，時代生活之介紹，學術界藝術界一般動態，消息，讀者通訊……等。

二

本刊文字注重精短，來稿以不超過五千字為佳，但非短篇所能容納者，不在此例。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稿紙繕寫清楚，稿末註明姓名與準確住址，以便通信及匯寄稿費。

四

來稿得由編輯人酌量增刪之，但投稿人不願增刪者，請於稿端聲明。

五

來稿一經登載，概酬現金，每千字由二元至六元，特殊稿件另議，每月結算後，即時發出。

六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版權仍為著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儘先由本社出版。

七

來稿寄「北京東單大羊堂胡同五號中國文藝社」。

(號七八字民證記登部政內刊本)

目價告廣

附註	普通	底封面		地位	
		目錄前及	裏封面	全	面
長期刊登及特殊指定地位者價目面議廣告如用各式鉛字，均可指定，如用鐫版銅版木刻等，須由刊登人自備。	一	一	二	一	一
	套	套	套	套	套
	四〇元	六〇元	一二〇元	九〇元	五〇元
	二〇元	三五元	七五元	五〇元	三〇元
	一	二	四	二	四
	元	元	元	元	元

本刊郵費：北京城內一分，城外一分半

刊月藝文國中

號一第 卷二第
行發日一月三年九十二國民華中
版出日一月每
角三幣國價定冊每

編輯人 張深切
發行人 張深切
發行所 中國文藝社
總代售處 北京東單大羊堂胡同五號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土路新國民印書館
電話 西局二一三〇號

價 定

訂購辦法	冊數	價格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每月一册	一日出版	每卷六册全年十二册		
零售	一	三角	一分半	一角
預定半年	六	一元七角	在內	六角二分
預定全年	十二	三元三角	在內	一元八角
本刊每年有一二次特別增刊預定讀者另有優待				三元五角

當今權威綜合月刊

中國公論

第二卷第五期二月號
已於一日出版零售三角

本 期 要 目

社論·中國的危機
英德海軍競爭史
西北的政治現狀
中國學生運動的回顧與前途
德國與持久戰
從蘇芬糾紛說到國聯
關於致中國文化人書
事變以來中日貿易之趨勢
對於東亞經濟懇談會的期望
爲民衆文學進一解
戲曲發達簡史
生活的可貴

地址 北京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報 畫

婦女雜誌之王
婦女新都會
婦女畫刊之王

(分六份每)

WOMAN WORLD

版出六期星三期星每

六廿路州福區一別特津 址社

新民週刊

定價 一角
每星期出版

中和月刊

定價 四角
第三期三月一日出版

藝術與生活半月刊

定價 三角
第二卷第五期三月一日出版

新婦女月刊

第十期三月一日出版

立言畫刊

第七十五期三月二日出版

國醫砥柱月刊

每月一日出版

再建旬刊

定價 一角
第一卷第四期三月一日出版

新南新命月刊

第十三期二月二十日出版

中國青年

第二期已出版

朔風月刊

第二十一期三月一日出版

長城畫報

三月一日出版

南文南文教月刊

創刊號已出版

南國南國藝月刊

創刊號已出版

青年唯一良好讀物

青年呼聲週刊

復刊號已於十二月出版
每期二分各大書局代售

內容豐富 立論正確

取材新穎 投稿公開

社址：北長街教育會內

法 文 研 究

北京文化出版委員會主辦純文藝

法 文 研 究 月 刊 雜 誌

研究法文之良書

介紹法國古代現代作家
登載法國文藝界的動向

每期有一篇專家研究作

品翻譯與原文并列對照

編法新穎選材簡括

評釋精盡裝訂美觀

價目 全年十期國內訂閱國幣五元
零售每期 六角

處售 燕京大學售書處
東安市場中原書店

欲訂閱全年者可函西交民巷七
十一號中法文化出版委員會

壽 字 牌 牙 刷

萬 人 讚 揚 萬 刷 之 王

◎ 牠 的 優 點 ◎

(1) 料 固 (2) 工 精 (3) 價 廉

(4) 新 式 (5) 消 毒 (6) 衛 生

▷▷ 附 設 牙 科 ◁◁

專 門 牙 醫 鑲 牙 統 治 牙 科 百 病 費 廉

廠 址：北 京 東 安 市 場 正 街 南 首 路 東 八 號

擔保準確無比

西單大街路東

公 司



明 明

全國眼鏡大王

明明配鏡準確

明明誠實賤賣

明明設備完善

明明規模宏大

電流驗目配光

恒 陸 線 店 花 邊 莊

自運華洋雜貨織
物香品針線縲帶
花邊繡線繡絨杭
絃金線金邊光片
花邊鑲嵌珠石戒
指耳鉗童裝繡枕
鞋面各種禮物禮
盒禮券凡居家旅
行各種用品無不
精美齊全歡迎試
購參觀貨高價廉
北京前外大蔣家
胡同西口

平平

治鞋院

平平專賣男女皮鞋

樣子好

樣子多

用機器製做

用機器修理

新鞋漂亮經穿

整理舊鞋如新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路西

英文打字科招生
BA組 速成班
 完全新式 **Shorthand** 字機
 採用本校獨有打字講義
 附設華文打字字科·詳章索寄
 校址：胡而口

北京小峰醫院

▲內科 ▲小兒科
 ▲性病 ▲戒毒科

院址：北京王府井帥府園西口
 電話：東局二五八六

正日語講座

第一、二、三輯已出版
 發行所：新民印書館出版部

補習學校招生	校名	新聲	耀華	育才	喬治
	科目	英文打字專科 補習高初中大 學日英漢數理	日華英文打字 簿記初高中大 學日英數理化	華文 打字	華英文打字初 高中各日英漢 理化簿記
	地址	同胡廠菜井府王京北	同胡錢錢四東京北	沿河家潘外和京北	條頭營壇香外和京北

北京華洋廣告社啟事

本社承辦中國文藝月刊
 廣告專宜

請各廣告刊戶逕與敝社函洽為荷此致

△本社地址前內司法部街
 鑾輿衛夾道二十八號▽

附告
 本社專登電台電影各種新聞報廣告
 翻印廣告迅速價廉約期不誤
 承印美術名片、仿宋楷字百張四角
 起碼函購加郵五分

介紹北京專門打字學校

校址：宣武門外
 德勝門
 九號

正風打字科

職業補習學校

招男女生
 隨時報名上課
 男女分授

附設：簿記班
 地址：同胡才蘭單西

最新出品

百代新片



牌子最老

張 花子巧報三四段	春唱 花子巧報五六段	山 改良娛樂綠	白 綠珠墜樓	玉唱 義	霜 鋸碗丁	劉 一元錢	翠唱 四海棠	霞 三女姓	筱 千里送子	桂唱 乞巧千金	廣東音樂 西湖返棹	狂歡 白髮紅顏	醉月	
周 國華新鉅片 百 花 如 綿 歌	璇 唱 春 花 如 綿 歌 孟姜女插曲 麻登歌曲	王 新華新鉅片 春 花 秋 月	人唱 玫 瑰 花 開	王 盼 郎 歸	離恨天插曲	龔胡 天聲新鉅片 合 人 魚 公 主	秋蓉 合 人 魚 公 主 歌兒救母記插曲	霞蓉 歌兒救母記插曲	龔 明華新鉅片 四 季 花 開	秋唱 四 季 花 開	霞 恐怖之夜插曲	袁 新華新鉅片 風 流 雲 散	美唱 節 令 花 開	雲 地獄探險記插曲

高尙 美觀 恒孚 人人 歡迎

電 夾 禮 五 銀
刻 銀 品 彩 盾
結 彌 齋 離 感
婚 月 遷 別 謝
， ， ， ，
祝 榮 開 獎 紀
壽 陞 幕 品 念

承做學校機關團體徽章

歡迎惠顧取價特別低廉

地址：西四南紅瓦市

經售本日新書雜誌

人 人 書 店

北京宣內大街九二
電南三〇五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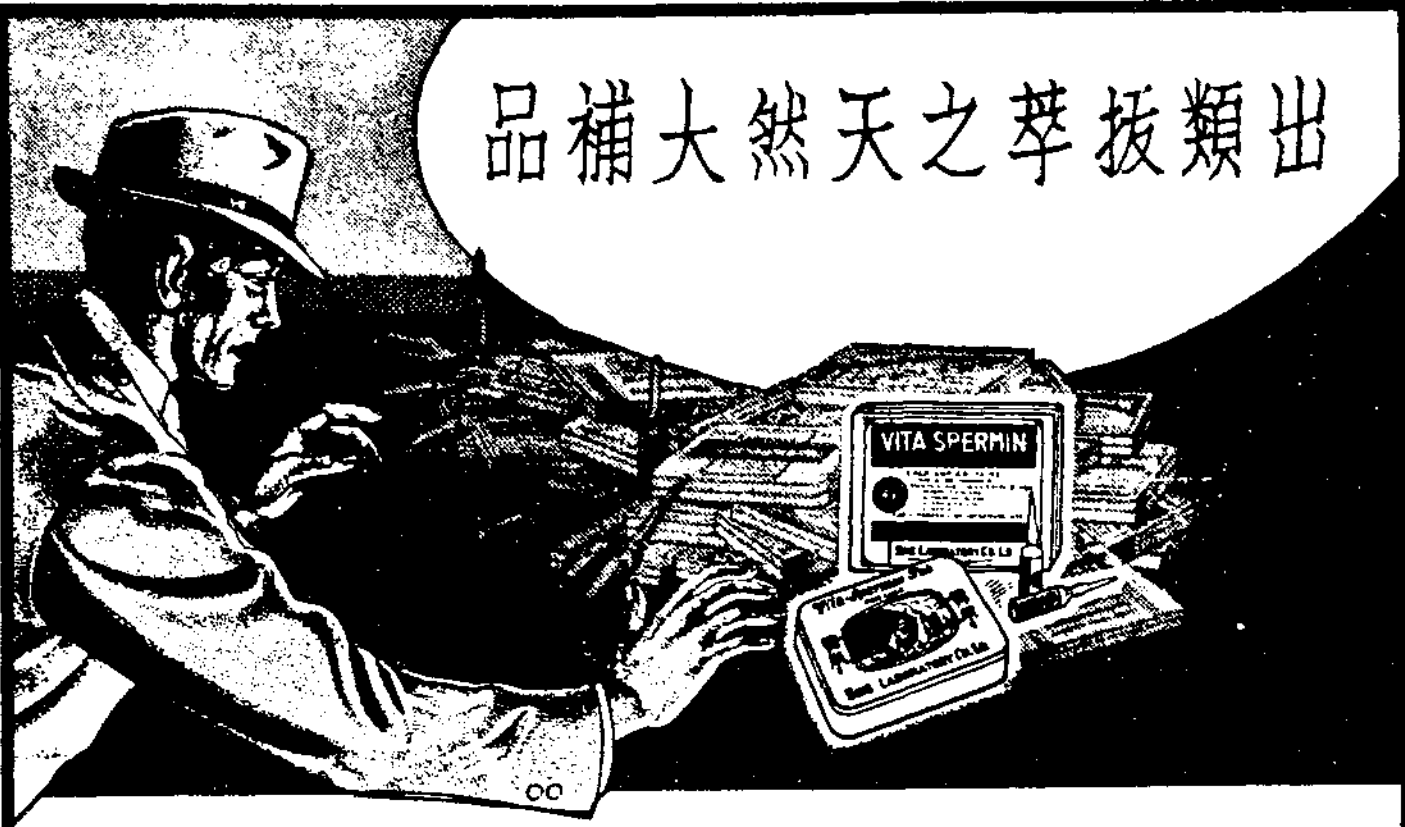
張我軍著

標準
現代日本語法大全
分析篇 定價一元二角
運用篇 定價一元一角

前期四冊(口語)
後期一冊(文語) 定價各一元

比英文較
洪炎秋著
日本語法精解
定價二元

品補大然天之萃拔類出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丸 補針

市上補品雖多而長命牌維他賜保命始終推
 稱為補劑中之權威銷海內外十餘年功效
 獨偉何哉緣本品之煉製事實非易須將動物
 幸丸中提出荷爾蒙HORMONE煉成結晶體並加
 入乙種維他命結晶體VITAMIN B12及各種名
 貴有機精素再經最完善之機械方克製成倍
 粒以鉅資備置科學設備採購標準原料更聘
 請藥學專家及化學師多人以取完善之人力
 財力悉心製造故出品得日益益晉

主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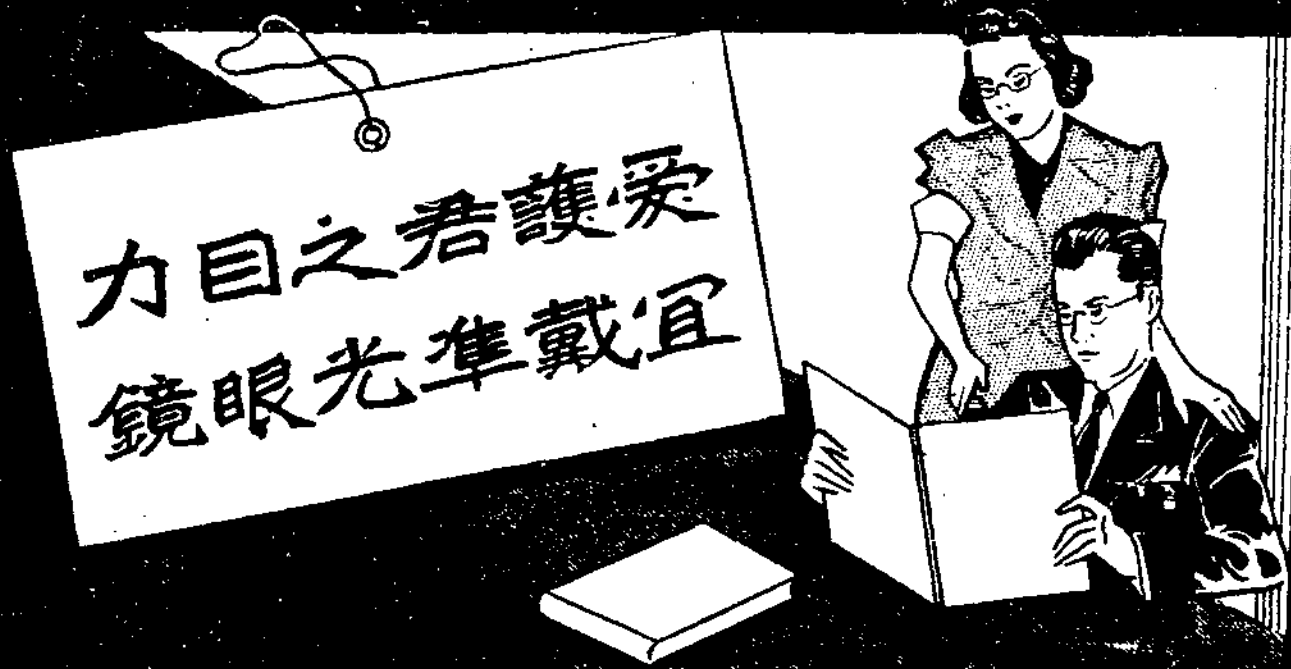
神經衰弱：希司脫利：病後產後
 腰痠背痛：遺精陽萎：月經不調
 生育艱難：調理各症：貧血瘦弱

藥分男用女用各有丸劑針劑二種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民國二十八年九月經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種新聞紙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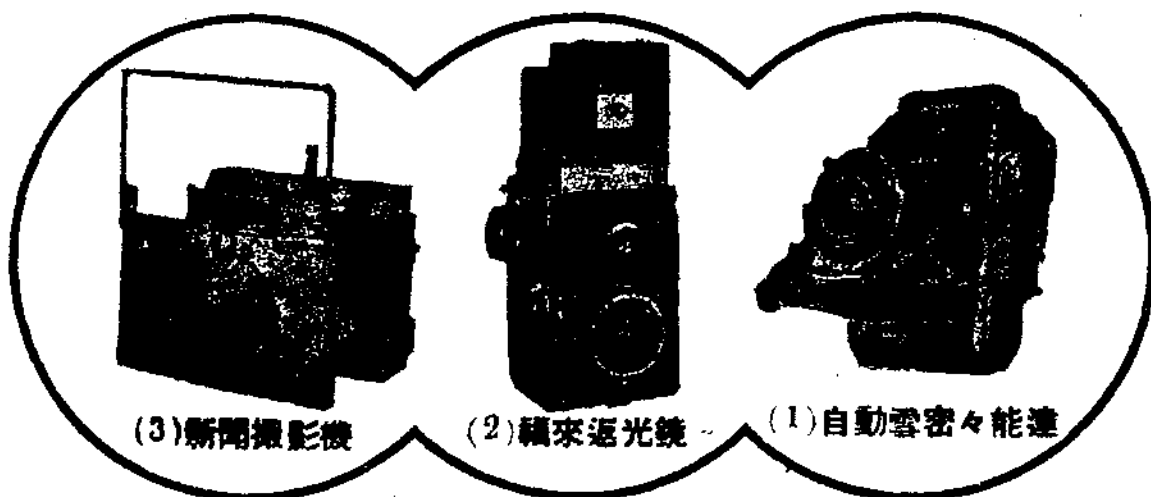
思銘

大明製鏡公司

王府井大街市場西門

日本光學界最高權威

密能達牌各種攝影機



(3)新聞攝影機

(2)積來返光鏡

(1)自動雲密能達

另有蔡司柯達等廠攝影機及照像材料藥品備貨齊全價目公道

北京華本洋行 謹啓

王府井大街南頭路東
(電話東局三九三二號)

華本洋行